



海外雜筆

王搏今著

中華書局出版

海外雜筆目錄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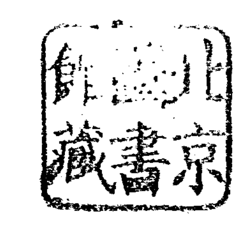
海外雜筆

前記三則

一 追憶的巢穴

寫日記是一件最簡單的事，却是一件最困難的事。好像英國十七世紀的Samuel Papies的九年不間斷的巨帙，中國曾國藩的雖行軍不輟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實在是罕有的。但所謂困難絕不在技巧或時間之類問題，而在難於有恆。像我自己，關於寫日記，曾經下過無數次的決心，寫過若干篇序言，但從沒有繼續過一個月以上的恆心。去年在西航途中，還寫過這樣一篇序言：

人類在茫茫宇宙間，享有的年齡是太短促了。而在這短促的年齡中，又為過去與將來所夾攻，不能好好地享受和使用現在。一切過去的都是美好的，在當時所鄙棄不屑一顧盼的現實，一成陳迹，便在「追憶」這藝術家手裏，畫成一幅極



可留戀的圖畫。「追憶」這藝術家是現在的仇人。凡存在於現在的一切都爲這刻薄與嫉妬的藝術家所仇視，他掠去了生活於現代的人們的歡愉，他減少了人類追逐將來的火力。剛剛成了過去，便爲這藝術家所賞眼，收入他的畫卷與詩囊，

過去是乞兒，現在是少女。乞兒永遠是纏繞着人，而羞澀的少女却常常躲避着人。所以過去是追逐人的，現在却是需要人去追逐的。從「追憶」的圍城中打出來，而去抓住眼前的實現，開闢未來的光明。這叫做「做人」。

但是「追憶」這乞兒是不容易逃避的，時間越過得久，過去的影子越淡，而追憶之心越強。也像骨董一樣，時間越過得久，價值就越貴，實用性也越減少。如果過去的每一個脚印都留下了痕迹，一切過去都歷歷如在眼前，也許不會去作苦苦的追憶吧！荒山的岩石，滄海的鹹水，雖其由來甚古，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就不足珍貴了。假使能够把過去的生活留下痕迹，不必冥思默索而得，大概這位追憶的魔鬼就無所施其技了。因此，我很久很久就想把追憶這重擔交付這日記。

在過去，這僅僅成了空想。「現在」常常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避人們對他

的注意，尤其不讓人們去抓住他，或者使許多繁忙的事情來糾繞，或者是用愁與病以及種種遊戲酬應來消蝕人們的現在。於是人們就得了許多遁辭與口實，而自己原諒不能做「寫日記」之類笨事是不爲無因的。於是仍然讓現在成爲追憶的資料。現在一天天過去，追憶的資料一天天多。這付沉沉的擔子就慢慢的把人們的呼吸壓斷了。所以老年人總愛嘮咕些不値錢的往事，一直到他死去。

我想我必得從這重圍中逸出，我就必得爲這追憶的魔鬼營一個巢穴，使他安穩地居住在這巢穴裏，不再來掠奪我的現在。這巢穴就是日記。從今天起，我決心經營這巢穴。

我現在正托身於茫茫海天中的一芥微塵的小舟上，從東方運往西方，已經到了亞剌伯海的中途。這追憶的巢穴，決心從今天經營起。請浮出海面的太陽爲我作證。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九日日出時。

但是，太陽天天在海面浮出，而我的日記自從寫了那一篇序以後，竟不曾有恆地寫下去。

這些雜記，就算為這一段「追憶」經營的巢穴。

二 集蕪雜之大成

這本「雜記」的內容大概包含三個時期。

東島淡憶及兩度熱海是一九三二年在日本時的印象。海程三箋、海上外交、巴黎漫筆、英倫瑣記是一九三三年歐遊的雜記。自南洋巡禮以後諸篇是這一回重來歐洲時寫的。

體裁沒有一定，因為寫時根本沒有想到要集成一本書。海程三箋及西航五舉是幾封信。兩度熱海、南洋巡禮、印度一角、開羅短遊、兩個奇蹟、羅馬弔古是遊記一類東西。東島淡憶、巴黎漫筆、英倫瑣記、法西治下之類則既不是遊記，也不像分析社會政治的莊正的論文，只是事後忽然想起，隨手記下，心之所之，筆之所止的一些散文而已。至於海上外交，以甲之體，附乙之魂，以丙之骨架，飾丁之衣冠，只想寫一點「類型」，並非真有所實指，則又類乎小說。

我從來走路不會辨方向，所以我想世間最不適宜於我的職業是 Guide。但這裏面的西航五舉却是爲導遊而寫的。因爲有些到歐美吃過麵包的人故意把歐美的情形說得很誇大，把歐美誇大成天堂，自己不用說是升過天堂的人。或者在國外的時間不久，回國就信口開河，把一些道路傳聞，展轉拚湊。好像有一位寫旅行記的人，對中國去歐美遊歷的人開了一百個「不可」，摩西對於升天堂的人，也不過只有十誡，而去歐美却有百不可之多，那最好是先斷了呼吸，自然什麼不規矩的動作都沒有了。有人說，歐美各國的交通，分爲三個階級，貴族坐天空高架車，窮人坐地下鐵道車，中等男女只好坐地上車。又有一個朋友，在出國前向人請教英國的生活，那人很具體的向他說：『英國最便宜的麵包是一先令一個，叫做 Shilling loaf，和一切牛奶牛油暈素菜合算起來，非十先令以上一天不可。這樣荒唐的例子眞是不一而足。在我們來歐之前，許多人都警告我們，沒有三十鎊一月，決不夠兩人用。我們現在靠賣文爲活，不到十鎊一月也一樣可以生活下去。這些刻苦生活的老實話，對於窮學生，或 Refugee，也許是不爲無益的。

這一切集蕪雜之大成的東西，要說有統一性，那便是「海外」所寫的對象是「海外，」又的確是在「海外」寫的，所以就叫做海外雜筆。

三　世界正遇着急流

世界的進程正遇着急流，所以一切都變得很快，兩三年內的事，有些是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迹了。

巴黎漫筆中談到巴黎的藝術風氣，現在也不同了。從前——所謂「從前，」不過僅是去年——巴黎的蘇俄電影院，眞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感，據說現在却很熱鬧了。

我到英倫以後，時常眷戀於神田夜市，因爲日本的舊書攤上，實在是新書多於舊書，左傾書籍，照眼都是。英國則不然，要想買一本左傾的社會科學書，簡直非到出版的本書店買不着。但是，近來東京友人雲陰兄來信說：

東京情形，已與兄在此時大不相同，處處表現「非常時」色彩，即如書籍，有左傾色彩者幾無出版處，卽舊書店，馬列及其研究者之著書，已爲鳳毛麟角，價亦

高漲。

可見馬氏於一八四八年所言，現在依然可驗。而出沒於歐洲之妖魔 Spectre，且已出沒於東亞，使一般統治者無所措其手足至於此極，以文化之統制，作對妖魔之防衛，也不僅西方之法西爲然。

說到這裏，就不好再有下文了。所以，序止於此。

一九三四年五一節。

東島淡憶

一 封建的資本主義

日本是一個奇特的國家，你越看會越不了解。列寧說沙皇時代的俄國是封建的資本主義，我想這個稱號最好加給日本。日本因爲它本來是一個封建國家，明治維新時代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資本主義栽上去，好像一個狐狸精驟然變成人形，來不及收藏它的尾巴，日本在意底沃邏輯方面每每把變不及的尾巴露出來。

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恰爲濱口被刺就醫，一方面用西醫的方法去取出子彈，一方却有百官庶民向神前求來的符籙進獻。因此，濱口的傷口，旣敷了科學的西藥，又蓋上了多層符籙的黃紙。

在中國求神念佛的事自然很多，但是除了中央一兩位有聖賢質地的人，會在■時候想以念佛寫經却敵外，一般學生以及西式機關（如醫院之類）

裏面的[illegible]，[illegible]西方的流毒都中得很深。而求神拜佛這類高行只有在農村裏才流行。日本可不然，我在日本帝國大學醫院治病的時候，元旦那一天晚上，看護們一個也不見了，就那位念過洋書而中西方流毒較深的看護長也沒有蹤影。後來問明才知道她們都去求神了。

在醫院裏面看見俄國人寫的一篇文章，裏面有一個故事：

一個西洋人在東京造一所房子，工程師是一個在西洋讀書有年的日本人。有一天這位工程師很鄭重的來詢問主人：『你們貴國在房子落成之後有什麼儀式沒有？』

『有時候也有的，像落成紀念，請朋友們來喫喫茶之類。』

『不是這樣說。在我國，房子落成之後得禳醮一下，因爲從前那地方沒有人住，自然給鬼佔用了。必得請鬼把地方讓出來，人才好進去住。』那位服裝歐化的工程師很鄭重的把理由說明。

這個故事夠說明日本的社會了，但還不及一個俄國漫畫家的最高妙的藝術手腕。他畫一條很寬廣的柏油路，一輛其勢洶洶的汽車飛奔而來，但是爲了兩個人在馬

路上一起一落地鞠九十度的躬，只好停下來等他們完成他們的禮節再駛過去。

這決不是畫家的誇張的描寫，我自己就經驗過。有一次我上電車，在電車門口遇着兩位老太婆攔着門鞠躬。他們的鞠躬是以先起爲失禮，甲先起來，看見乙還伏着，甲又伏下去，這樣來回的起伏，我只好等着了，我背後還有一個人等着。他們爲了禮節是很能忍耐的。

這樣的象徵到處可以見到，我再舉一個例：神社。神社是到處都有的，也是人人都拜的。神社的門口，有光輝燦爛的燈籠，裏面是電燈，外殼是塗飾着商店的廣告。

有人從點表面的迹象斷定中國是封建社會，假使他們看見日本的社會，必定張開他們的驚訝的眼睛：『原來典型的封建社會在這裏啊！』

二　日本的女性

我在東京一個病院裏割痔瘡手術後，東霞來陪着我睡。許多看護都圍攏來閒談。

『聽說中國男人有時候也做疊被一類的事，是嗎？』一個「附添人」叫菊池美

代子的問。

「當然。」東霞說，「這種事男人女人都好做，叠被有什麼難呢。」

「不是難易問題，是身分問題。我們日本做女人的眞苦，有一天我們日本女人的地位能像中國的婦女一樣就好了。」

「所以我决心不嫁，」漂亮的芳子說：「除非嫁中國人。」

因此，我就特別打聽日本女人的生活情形，她們地位的不平等，簡直遠超過於舊式中國的男女關係。

男人出外或回家，女人要跪着接送的。

男人做工快回來時，他們妻子就得費一兩個鐘頭以上的化裝工夫，準備給男人賞玩的。政府特別提倡這些事。好像一切婦女看的雜誌，差不多專談烹調化粧之類的東西。據說這是學務部的婦女教育政策。武士道的影片無論那個電影院都非演不可，這是大和民族的魂魄。這些影片裏面用各種方式表現男子的威嚴，女子的柔和卑屈。

男人打女人在日本是最平常的天經地義的事。在美國男人要在街上給女人結

鞋帶，在日本，這些事自然是女人的職務。Madam Butterfly 裏面的情節，決非過分誇張的描寫。

晶清在日本想進一個大學院去研究。問過許多學校，才知道日本的官立大學根本女子沒有進去的資格，自然國家更沒有專爲女子而設的大學。只有與謝野晶子一班文人辦了一個文化學院，算是打破了這個成例，允許男女平等地在裏面受大學教育。後來朋友介紹給與謝野晶子，晶清才算在日本能得到求學機會。可惜我們匆匆的離開了日本，她也就沒有進去看看所謂男女平等教育究竟怎樣。不過這學校在日本很少人注意，自然也就很少影響，因爲女子受大學教育在日本人看來總是不應該的。

廬隱在日本，也很想進一個學校，託許多人和帝大的當局商量，結果自然是擡面學制的招牌來做答覆。

社會自轉到男性中心以後，任何形態中女子的地位是很低的。生育的關係就把一切女人的獨立性壓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對付女子的方法雖各有不同，然其輕視則一。在歐美一切都是 Lady first，美國男人給女人在街上結鞋帶是最平常的事。一

切在表面上看來是捧在天上，其實和日本人的把女人踏在脚下不過是輕視的不同的形式。日本把女人踏在脚下做牛馬，歐美把女人捧在天上——不，捧在花瓶裏捧在寳箱中當珍寳玩物。在歐美和一個女子吵嘴當作耻辱的事，爲社會所不直，社會一般觀念是：「給女子吵嘴是太沒有氣量了，」總之，同女子計較是沒有出息的事。

中國從前的女子是在日本形式下被輕視，而現在摩登女子們正追逐歐美式的輕視以爲榮。很少的中國女子有正式的解放思想的。然而日本的看護們所希望的只是現在中國的婦女地位而已。

三　異國情調

小鹿常說：「到歐洲還不覺得什麼異國情調，到日本就覺得眞是異國。」眞的，歐洲的模型已經在中國製造了許多都市，至於日本的模型，只有在日本才領畧得着。

就我的經驗說，一到神戶，坐上日本的火車，在每個站上都可看見賣「辨當」的。

所謂「辨當，」就是兩個很小的柳木盒子，一個裝飯，一個裝菜。裝菜的裏面分成若干隔，一隔是一點鹹菜，一隔糖蝦子，一隔手爪大小的魚或肉。小木筷一雙，牙簽一把。乾凈小巧精緻，很有意思的。不過日本菜初喫不易入口，不像西洋菜一樣，西菜在初喫的人也不感到什麼特殊的難吃。所以一見辨當就特別感到異國情調了。

他們喫飯很簡單，普通人家每飯只是一條臭蘿葡。假使有一個生蛋打在飯裏面，加點醬油就算上菜了。吃魚的方法較多，中國人較適口的是把魚放在火上燒乾，不用說油是沒有的。生魚有紅的白的兩種，中國人能入口的很少，我覺得吃慣了也不錯。只是把一條白白的小生魚粘糖喫的辦法最不妙，我嘗了一次再也不敢領敎了。因爲用油很少，所以厨房及吃飯用的桌子異常乾凈。筷子是用柳木做的，喫一雙扔一雙。這些事在異國人看來都有趣。

他們招待國際的客人時，上菜是牛鍋鳥鍋。所謂鳥鍋就是鷄肉火鍋。辦法簡單極了，較之中國的火鍋或北平的羊肉鍋子自然相差很遠。

房子像鳥籠一樣。我初到長崎時，在一個友人家裏最初見到日本房子的構造，簡

直像紙糊篾塔的靈屋一樣。我上樓時，簡直不敢把整個身子的重量支在脚上，生怕脚重了房子會塌下來。我在東京，住代代木上原，初去時，旁邊是一個空地。到小鹿去，我們結婚的時候，空地正在建造房子。待我們去熱海幾天回來，房子造成了，却是移在後面，後面一所舊房子却推到前面來了。在我們想像中，那會能把房子搬來搬去呢！日本的房子除了木頭就是紙。木頭沒有粗大的，都是薄薄的木片或木條，就像火柴盒辨當之類放大的東西，房間與房間之間，只是幾扇紙門，推來推去。睡房也沒有床，只是睡時打開壁櫥的紙門把鋪蓋搬出來，早上又打疊了搬進去。地上是蓆子，蓆子有紅邊有黑邊的。睡房裏講究的人家多用紅邊蓆子；進門一間房的蓆子必得用黑邊，錯用紅邊那可是笑話，因爲這是娼妓人家的標幟。

一進門，有一塊小小的空地，叫做玄關，不是坐玄修眞用的，是爲脫鞋子用的。你必得在玄關脫了鞋子才能進去，初到日本這個習慣很難熟。歐美的公共場所有人專管大衣帽子的，日本有人專管鞋子的。

服裝也很奇特，男女都寬袍大袖，像中國的古裝。第一次踏進日本境，眞有不知今

世何世之感。女子背上褒一塊包袱一樣的東西，他們算是裝飾品，有値很高的價錢的，這些包袱把日本女人的背都壓駝了。男女都穿木屐，所以他們出入脫鞋子穿鞋子很方便。滿街只聽見拖木屐聲，尤其在車站上，屐聲的喧鬧，掩蓋了電車火車的機器聲。

還有一件和他們的衣食住有同樣重要地位的就是洗澡。

澡堂每條街都有，收價極廉，澡堂男女的出入口是分開的，中間有一個公共櫃臺，一個坐着收錢的人，不斷的曼聲高叫：『請進，再會，請進，再會……。』男女脫衣服的地方可以互相看見。浴池在東京是男女分開，但沒有個人用的池，一個池裏簇着黑壓壓的一羣頭。洗澡的方法是先在池外用木盆打水洗一次，入池後只許浸，不許用肥皂手巾。熱度高極了，我頭幾次是脚都不能下去。中國人大約都在小孩部分洗，水稍爲冷些。

池裏放很多藥品，而且在門外標明出來，如「人參湯」「藥湯」之類。一進澡堂就有進廣東飯館之感。廣東菜亦是以北菁，燕窩，枸杞之類藥品來相標榜的。

一切生活簡直和中國兩樣。

四　神田夜市

日本最可留戀的是神田夜市。

夜市在比較大的街道上都有，而以神田爲最盛，並且最適宜於我們書生，因爲那裏舊書攤特別多。

一提到神田夜市，不禁使人想到北京廠甸。每到新年，北京廠甸就有一番熱鬧，街道的兩旁，羅列各種各色的舊書舊貨以及小孩的各種玩具。人羣的擁擠使行人失去自主的力量讓羣衆的潮給你向前推湧。

夜市中最使我不能忘情的自然是舊書攤。舊書攤價錢的便宜幾乎爲你所夢想不到。並且一本新書出版，過幾天，舊書攤上你就可用半價以下的價錢得到。

舊書本來到處都有。英國賣 Second hand books 的書店也很多，並且有些書便宜得出奇。有一個 Foele，是倫頓舊書業之王，你無論要什麼書他都有，萬一沒有，他可以替你物色。這個書店是兩個窮孩子擺一個小書攤起家的。倫敦還有舊書拍賣的地

方，書是一批一批地出賣，一批七八種到十幾種不等。有時一批的價買不到裏面任何一本。北京玻璃廠上海三馬路一帶舊書也不少，但僅是塵封蛛網的線裝書，夠供給許多好古之士去爬羅剔抉。英國的舊書，文學書最便宜，左傾的東西，幾乎完全沒有。

日本的舊書攤，那就眞洋洋大觀了，什麼書都有，左傾的東西特別多。越是流行的東西，在舊書攤上越容易尋到，有點和中國的翻版的風氣一樣。我眞奇怪那些做翻版生意的人，爲什麼不改賣舊書，既可賺錢，又不致滿紙魯魚亥豕使作者受冤，讀者受苦。

因此，我特別愛逛日本的舊書攤，常常吃過晚飯，與小鹿特從代代木上原上電車，去新宿逛夜市，總猶未足，再乘電車到神田，用貪饞的眼光在一個個書攤上搜尋到深夜。

五　文明檢查

我生平是以旅爲家，一切檢查的麻煩都受過，恰好又生在多事的中國，許多不近人情的事情，只要有一兩次旅行經驗的人，很容易遭逢。

有一次我去北京，手邊只帶一本科學家傳這類東西，也是老於旅行的我，才選了這樣一本最無危險的書作伴。那時候「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名稱還沒有流行，不然，「科學家傳」與「科學社會主義」也有通家之雅，好像爲馬氏文通而被捕的那位先生，就爲了疏忽馬克思也姓馬之故。

但是我終於受窘了。在東長安春幾乎被捕，爲的是檢查人看出那些達爾文，科白尼都不像姓名，像是暗號，本來百家姓上就沒有姓達的姓科的。自得了這個敎訓，我才知道以後帶書要帶他們知道的東西，如三字經、天子重英豪、增廣昔時賢文、包公案、大鬧三門街之類，那就決無危險了。

不過在中國到底比較好辦，因爲沾敎育尙未普及之光，知道達、科不像姓的人到底不多，所以有人在北京進城的時候，把名片倒拿給檢查兵「字口口，口口人」一行左下方的字，轉在右上方，很像官銜，檢查兵鞠躬而退，就免了這場災難。

到日本，這些辦法都失了效，因爲到底是「近代國家」，識字的人多些。

我的書箱中有一本歐美及日本的政黨，我的朋友有一本詩經的女性研究都被

檢查去了。對後者他們很有使你滿意的解釋，他們說凡是講「性」的書日本都禁止，這書特別標明了「女性，」當然不好入境。雖然裏面並沒有若干種水一類東西名稱的本身的確是犯禁，我們沒有話可說。日本是政黨政治的國家，爲什麼談政黨的書不能帶？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明白。

張競生在中國誠然該死，廢姓外骨在日本也是以牢獄爲家庭的。

×××越到東方越無恥——不過西方也不一定有恥一點。焚書殺「馬」的悲劇正在西方排演着呢。予倩在俄國寄幾本書給在德國留學的德援，累得德援嘗了一次鐵窗風味。還是中國一句舊話說得好：『天下老鴉一般黑。』

兩度熱海

一　溫湯與海濤

一到熱海邊境，天地完全變了，使人覺得可喜也覺得可怕。四面熱氣蒸騰，遠看似乎整個城市都在萬縷炊煙中，又像熱透了的蒸籠到處冒氣。這些炊煙的來源不是煙窗，却是水溝裏面的流水，或公的私的浴池。簡直就像走進了土耳其式的浴場裏。遠遠的還可看見一座小島，島上一天到晚噴着濃煙。也許那就是造物者的大爐灶，而熱海的不擇地而出的溫泉就在那裏煮出來的。

沿着熱氣蒸騰的水溝走，找着一間小小的旅館，旅館門口懸着的一塊牌子上，很清晰的有兩個日本風的行體字——「柳屋。」我想不妨就在這裏住下來吧。進去時，自然主婦同一切下女都在「玄關」前排着隊歡迎這外來的新客。我說明我找房間的條件是第一要價廉，房子小一點不要緊；第二是要一個小桌子可以看書寫字。小桌

子自然是很難找，根本這些鄉下人就不知道桌子是什麼東西。恰好有一間小房，窗前有條高炕，本是用來擺點花的，我就把它們用來做桌子，擺點書籍文具。所謂高炕自然沒有中國桌子那樣高，不過比通常的椅子高些而已。於是椅子也就有了，席地而坐的日本人做桌子用的一個小几，我就拿來當做椅子。一切停當之後，窗口的大竹筒裏插上幾支花，居然就很可觀了。主人同下女們看見覺得也怪新奇有意思的。

『中國的桌子椅子就是這樣的嗎？』一個傻下女獃着眼睛問。

『不，椅子差不多有那個炕那麼高，桌子自然更高得多。』

『是嗎！』她覺得真可怪。

我剛進去稍稍布置一下，下女就拿了一件衣服來，要我去洗澡。我雖然對於洗澡沒有那樣熱心，也不能不隨方入俗，就換了衣服，拖着兩個大袖子跟她去。我們在一個堆着許多竹簍子的房間停下來。席子上還有兩個簍子，堆了兩套濃花大葉的女人的衣服在裏面。下女取了一個竹簍子給我，她站在旁邊等着。我獃住了，不知應當怎樣辦才好。她要我脫了衣服放在簍子裏，我只好照樣做了。她開了旁邊一道紙門要我進去，

煙霧沉沉中隱約看幾個高聳的雲髮在裏面動。我站着不好意思進去。

「請進來，」一個女的聲音在裏面叫。只好老着臉進去。裏面有兩個接連着的水池：左邊池裏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婆和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女在洗，另一個是正在泡着一個三四十歲的肥婆。「請這裏來，」肥婆說。那個少女告訴我說她那邊的水熱些，「如果願意水熱一點，頂好在這邊洗。」水熱的一邊實在擠滿了，不能再插一個人進去，我還是同肥婆洗一個池。我眞慚愧不能像那幾位女性一般的大方。大概日本的女性的祖先沒有偸喫耶和華的禁果，所以坦然不知道裸體有什麼不好意思。而我，眞慚愧，像耗子見着貓兒一般胡亂地洗一陣就上來了。

第二天，她們介紹我到「大湯」裏面去洗。呵！那眞是洋洋大觀！男男女女都很大方地在一個大廳裏脫衣服，一絲不掛地走進隔房的大池裏。池的面積大約可以密密地排一百人以上。四面裝着鏡子，高大和牆壁一樣。池裏滿滿的一池「赤誠相見」的男女。有的在掉臂游行，也有把全身縮下去僅僅露個頭一聲不響的，有提高聲音練嗓子的。四面的鏡子下一排排坐着許多少女，在那裏像匠人粉牆一般地把刷子在上半

個身子上刷粉。她們不像中國女子僅僅把粉擦在臉上，她們是胸以上都得厚厚的刷一層粉。刷了粉又坐着梳頭。差不多整整坐兩三個鐘頭在那兒。於是乎大鏡子裏面就萬象雜陳，有洗澡的，有刷粉的，有梳頭的，有站在臺階上一桶一桶水自頭上灌下來的。可惜這洋洋大觀中沒有畫家來利用這些不要錢的 Models！

在「大湯」裏，後來我認識了一家人。我常常和他們在池裏談他們的風俗。他們一家父子夫婦和小孩通通隔幾天來洗一次。有時男人都做着事，有客人來，就派那位少婦招待他去洗。這箇直通常得很的事，要女兒或太太陪着客人一同去洗澡就和客來做點心喫一樣的平常。

那樣的男女混浴法，初參加時非常覺得驚異和不慣，慢慢的也就沒有什麼了。不過在日本的社會現象矛盾得希奇，裸體跳舞在舞臺上是禁止的，就乳部也不能露。混浴的風俗却很盛行。據說在更遠的鄉村，露天的池裏也是這樣隨便，決不像西洋男女洗海水浴時還得穿個坎肩般的浴衣。不過東京是不允許，據說是萬國觀瞻所在，不能不收斂些。

我受着醫生的催眠，特來熱海醫治神經衰弱。結果，一點功效也沒有。長夜不眠，海浪衝打堤岸，如夜戰，萬馬奔騰；又如孤客睡荒山中，松濤萬頃。人生的生趣，每每在這荒寂的深夜中消散無餘；有時强勁的海濤，却又提示生之力的排軋。以耿耿的醒眼，伴着萬感交集的長夜，我就這樣在熱海度過了一個月。

二 伴侶們

在熱海的一個月中，來過兩個可感的探病的朋友。

一個是冬野。冬野是在東京才認識的朋友。一見面覺得性情很相投，他也是不甚注意一切現代紳士們所應該注意的事，頭髮固然沒有用過梳子，褲管上也沒有直線。走路時也像我一樣的糊塗，一上路就神遊天宮地府，看不見兩旁的東西，以致永不識路。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壞習慣，我們兩人都有。只是一種習慣和我不同，他愛抽紙煙，一支接上一支，直到眼睛閉上了才停止。我却絕對不抽。但在這樣煙霧沉沉的房間裏談話，倒也別饒趣味。

他一到熱海，我自然開宗明義就介紹他去洗澡。他覺得很有意思，一天裏面就輪訪了五六家大池子。在這個池裏泡一下起來，披上和服，又走進另一個池。這，我們叫做「走馬看花。」

晚上我們爲了想找一個清談的地方，就走進一個咖啡館。剛剛坐定，每人身上就坐了一個女人。我在日本進咖啡館還是第一次，簡直就手足無措。冬野把她們支使在旁邊坐下，才告訴我這是很平常的事，據說還可以買 Kiss，每次大約是一兩毛錢。冬野在這一方面也是獃子，所以他也僅得其彷彿，不知其詳。

夜晚添一個鋪蓋在三鋪席子上，煙霧沉沉中又開始我們的漫談。從中國的政治文化界的近況談到中國社會的結構，得到許多相同的見解。後來談到各人過去的悲歡離合，才知道我在中學時代的好友大朱，也是他的好友。並且談到許多大朱在武漢時代的事，中學的朋輩，除其烈外，像大朱大勳都是在理論上很有造就，而我們的友誼間算最好的。大勳死於疫，大朱又死於土匪，其他許多早年的同伴大半爲革命而犧牲了。舊日的朋友都羣集於失眠的幻覺中，驚怖哀恨像嚴刑一般地拷打燃燒了終夜。

另一個來探病的朋友是董霞。一個月快滿了，「老東京」董霞來伴我回東京。他是有浴癖的人，所以熱海是够他過癮的了。

傍晚兩人穿了睡衣，在海灘上散步。

『晚上好呀！』後面一個女子的聲音。

『你好！』董霞答應她。

『上我家消遣去吧！』她上前來了。

『奇怪，日本也有野鷄，』老東京也慌了。

她上前來拉，我們只好倉皇地逃遁。

前幾天旅館的下女常對我說：『姊妹們麻煩你了沒有？』我望着她莫知所云。後來她看見我不過是一個書獃子，除了日常供給茶飯以外，也就不談這些話了。現在才知道所謂「姊妹」者，是有所特指的。就「老東京」在「萬國觀瞻所係」的地方住那麽些年也不知道這類怪事。

在一切不合理的社會中，本來都有兩面。上海中國人有坐汽車兜風的闊太太們，

也有四馬路以拉客爲生的野鷄。日本也何嘗不一樣。一般人常說中國的作家窮，外國人寫一本書可以過一生。那亦看是怎樣的作家。日本菊池寬之流自然賺錢，一生喫着不盡。但在池袋和我隔鄰的一位普羅作家窮得三年沒有錢給房租，房東氣得和他興訟，他依然無法給。不過像野鷄拉客這類風俗，在東京之類萬國觀瞻所係的地方少些，而中國偏偏只有萬國觀瞻所係的上海才有。這正是所謂文明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區別。因爲「文明」所以它有組織；所謂組織便是把難看的部分藏起來，而無組織的中國却在斷送了主權的地方由我們自由去暴露。也只是這點分別而已。

除了這兩個朋友以外，在熱海一個月中沒有見過其他的中國人，每天只是洗洗澡看看書，跑跑街。街小得很，行人大都是整天穿睡衣，手裏或肩上一條毛巾。居民洗澡成了習慣，每天至少三次，多則五次。早起和睡覺時必洗，一天三餐後各一次。居民都很憔悴，很少看見豐秀的男女。我想熱水浴過多也有關係。浴衣極方便，我很愛穿，而叉脚丫子的響木屐却穿不慣。所以我常上穿和服，下着皮鞋。他們看不慣，覺得這是四不像的服裝。天天在海邊廻廊上或街巷中發現這四不像的服裝的怪人。

我頂愛坐在海邊看潮。一大羣小孩天天不厭的在海灘上玩。潮退時，他們把些木片之類東西扔下海去，讓海浪的銀花把它擁入海心，但接着又是一個浪捲到灘上來，小孩們爭先恐後的追潮水像故意和他們開玩笑似的，拚命追趕，木片也給湧上來了。成天的，潮水就那樣逗着孩子們玩。我一個人成了觀衆。有時也參加玩玩，暫時忘記了自己是個大人。孩子們初入世間，一切在他們眼中都有新奇的趣味。到我們這樣年齡，尤其是經歷這樣複雜，許多可以發笑或感傷的小事，簡直視若無視。沒有很重而有力的嚴重刺激，不能發動感情。一發動也就很難收拾。所以這樣的「暫時忘記」也只是暫時而已。忽然覺醒時，便反感到無名的失去了什麼似的悲哀。

三　蜜月

我和鹿在東京結婚之後，很想到什麼地方玩玩。我覺得熱海地方熟些，並且很有兩人同去一次的必要。我就提議去熱海。

熱海的風光，這一次就很有些不同了。蓬蓬鬱鬱的熱氣，好像蘊蓄了無量的力，而

海水和沙岸衝激，水花四濺，也好像在快樂地跳舞。

只是鹿對那裏的生活非常不慣，她眞正嘗到日本風味是在熱海。我們在東京住時，還有一張小床，兩張小桌子，一個小書架，一切都是具體而微的中國陳設。飯是自己做，鹿燒飯燒菜，我提水買菜。所以日本菜也沒喫過。

到熱海仍然住在柳屋，一間房空空的除一個小几兩三個蒲團在蓆子上以外，什麽也沒有。坐下去時只能挺腰跌坐，萬一你偶然不小心，僩僩的向後面牆壁上一靠時，牆壁上馬上就會發見一個窟窿，因爲一切房子裏面的間隔都是紙糊的，像中國鄉間燒給死去的祖先去住的紙屋一樣。夜晚下女來把紙壁橱推開，搬出一個鋪蓋來。被並不暖；却是像一塊鐵般的重得很，全仗壓力把體溫壓住。被的形式像一件大長袍一樣，有兩個大袖子。問日本人也不知大袖子是做什麽用的，有的說冷天伸手出來拿東西時不致全身受凍。有的說：『如果沒有袖子，睡時把手放在那兒呢？』被長得很，依我想「一身有半」的寢衣大概就是這樣的東西吧。鹿對這一切尤其覺得新奇有趣。爲了被上的兩個袖子都笑了半夜。

早餐喫「味噌湯，」亂七八糟一大碗。我是早已成了習慣，覺得頗爲可口。午餐一個生鷄蛋打在爛飯裏，和點醬油就那麽喫。最客氣時，還有一盤生魚。鹿對這些都喫不下，只是喫點乾飯和臭鹹蘿蔔。所以我們只住三天就回東京了。

洗澡只是偷偷的在半夜人靜時或淸早人都沒有起來時。初到那一天，她跟着我一進澡場看見那兩個小池內先有幾個男女，駭得像小鷄般的逃上樓去。後來我要她無論如何到「大湯」那些地方去看看，也親身經歷過一種奇異的風俗。有幾次哄得好好的，但一到澡場門口又溜了。

夜深，月色誘我們離開旅館，在海濱小亭子裏閒坐。一切市聲完全給月色洗去了。月色投入海中，海波把它碎成千百個銀片，遠處無窮波浪向前追蹋，於是結成矛盾的和諧，千百個銀波展開一條銀線用撼天震地的聲音，送到亭子脚下才又散去了。十年以來，我們都在人海中浮沉，一切希望與掙扎糾結着物質與精神的苦痛，沒有一天在生命上得點潤飾。我們相識以後，也在矛盾中逃避掙扎，從沒有在純甘中咀嚼過愛的滋味。這時對着長空與大海，月色與波光，一切動與靜的和諧，兩人緊緊地偎倚着默坐，

好像肺的鼓動，呼吸的韻律，與大自然得着一致的和諧。一切過去的苦痛將來奮鬥的前途，現在一切環境的不幸與不平，都在這和諧中暫時忘却。

海程三箋

箋一

亞南、龔彬、秋原、信威、胡雪、天白、君匋、芳艸、翔穆、榮竣諸兄：

明天到 Venice 了，今晚才趕着來寫信。我們每到要靠碼頭的前一天，總想好好的寫一封長信，但一鬧又是夜深，只好又推下一次；今天是無下一次可推，但又是夜深了，短信也只好寫一封。

我們的旅程，算是一路很快活，只是離開香港後的兩天，我暈過船。以後就一直風平浪靜了。

道過馬尼剌時，因為我們的護照，沒有美領簽字，所以不得上岸，有一個上岸過的人帶來一個消息，說日寇到北平了，使我們憑空愁了好幾天。到新加坡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岸找星洲日報林藹民君探聞中國的消息，知道那是謠言，快活自不可言。林君還

給我們一輛汽車，派兩個記者陪着我們玩了半天，「刺天長櫻櫚，照眼多濃花，」一到新加坡我們最初領略到熱帶的氣息。熱帶的氣息是强烈得很，像强烈的酒一樣，一方面可以使人興奮，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終日醉昏昏的。不像我們溫帶的生活像白開水一樣的乏味。不管熱帶的生活怎樣的可以使人墮落，但我總愛它無論從椰子或樹膠或任何草木的一枝一葉一花一果發出來的氣息都可以加强人們的生之味。

新加坡的中國人多於土人，也多於白人，一到街道上簡直像回了中國。達生堂達仁堂之類的中藥店或什麼酒樓什麼酒家到處可以看見。中國人的學校有幾百個，而新加坡土人只有一個學校，不用說，中國人只在數量上佔優勢，在政治上，中國人和土人沒有兩樣。這當然有人會用來證明中國文化的奇特，可以不借政治力而無地不及，或是中國民族的不會亡，然而，也只是藥房酒館的文化而已！

在新加坡看到兩件很可慨嘆的事情。

在星洲日報看到許多華僑匯欵救濟[illegible]的信件，這些欵都是些苦力憑他們的血汗三角二角掙來的，在每一封信上都讀到他們的眞血眞淚。政府和軍隊的將

領不知道將怎樣處分這些血汗的積集這些眞血眞淚不知道是否可使那班人感動？

第二件事情是南洋華僑的一天天的破產，華僑的起家多由於樹膠業近年的樹膠業低落到幾百分之一，因此十萬家產常常流爲乞丐。像陳嘉庚公司本來也在破產之列，只是爲了工人太多（間接直接幾萬人）當地政府怕釀成社會的騷亂，設法去維持他，因此中國在新加坡最有錢的人，只有以萬金油起家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了。華僑的破產，實在是中國前途的一個大問題，但是誰來顧到這些問題呢？

我們去參觀胡氏的游泳池，門口掛着一塊有趣的牌子，「祇許華人入內游泳，」頗含有洋人與狗不許入內的意味，大概他們是受够了外國人的氣了。

我很想去吃一頓土人的飯，同行的人有怕口味不慣的，所以沒有去，在一個廣東館南天酒家午餐。在「喫飯」這點上也很有趣味，好像表示文化的歷史上差異是不大容易磨滅似的，白種人用刀叉喫飯，黃種人則累代用筷子喫飯，土人亦不肯變更他們的用手抓飯喫的辦法。各種各樣的喫飯方法，在南洋都可看到。

在新加坡的一天，玩得非常痛快，只是在中途小鹿的手給汽車門軋傷了，幾乎軋

斷了一個手指，好在船上有醫生救急，現在旅程快完了，傷痕也快消滅了。

我們的船第三個停舶的地方是哥侖坡(Colombo)，Colombo是錫蘭(Cylon)的一個要埠。錫蘭的原名是獅子的意思，所以中國從前叫獅子國，我們到獅子國很想去看看佛教的痕跡，佛教在印度是幾百年前就絕跡了，只有獅子國還有奉佛教的。我們看了一座佛廟，廟裏面到處塑的是佛像，有坐像有臥像，有諸天像。像前供鮮花，一個解英語的和尚替我們解釋，並且送我們每人幾朵鮮花。出門時討點香火錢。所謂佛的痕跡，也只是這樣靠佛營生而已。

因爲我們的船停的時間太少了，所以匆匆的逛了一個佛廟和一個公園就回船了。同船後聽見一個外國人說，哥侖坡的佛廟裏面有貝葉出賣，價亦不貴，可惜事前不知道，失去了一個機會。自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一位先生給我看過一次貝葉，覺得非常有趣，只是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到手，那知道在哥侖坡交臂失之。

舟中悶了兩天，我們又到了孟買(Bombay)。在Bombay上岸，因爲同行一大羣人，而且其中有很不少的小姐們，所以沿途爲買東西看街道就擱許多時間，沒有好好

的玩。只是午餐到一個印度館子吃，兩人共吃一份加厘鷄飯，加厘辣極了，還有許多生辣的蔬菜伴着喫。在新加坡我們最初聞到熱帶的氣息，在孟買我們最初喫到熱帶的味道。都是濃郁得可愛。同行的有好幾位都不敢喫他們的生菜，不敢喝他們的水，以爲喫了喝了就會生病，我不相信，盡量地喫喝。如果誠如這些紳士們所說，則印度人早就死完了，這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紳士對落後民族的輕視與侮辱，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和這些可憐的印度人有什麼兩樣，爲什麼中國人要把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的輕視態度去對印度人？中國的所謂學者之流也曾經把所謂汚穢算做中國人的一個汚點，算做侵害中國的一個鬼，其實中國如果脫離了帝國主義的覊絆，把一般的消費力提高，難道還不會清潔嗎？並且汚穢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別一面還不是一樣的存在着，好像清潔禮貌之類的東西在中國印度等等國度的別一面並不亞於歐美人士，在船上的二十幾天，我們就聽厭了那些喫西餐要怎樣擱刀叉，喝湯要把湯瓢與嘴成直角進口，不要橫着瓢灌進口去，或者喫麵包要用怎樣的姿勢之類的有閑階級的講究。可見超於清潔如那些紳士的惡心的舉動，在落後國家的紳士也一樣地會，不需要學者們去

擔心的話扯遠了，再談我們的行程吧！

過了孟買就一直經過亞剌伯海，紅海，要到蘇彝士才停船，船進蘇彝士的時候，我們本可以去遊開羅（Cairo）看看四千年前的偉大建築——金字塔獅身人首像。因爲船由蘇彝士到波賽（Port Said）要十點鐘左右，船過蘇彝士時登陸，三點鐘汽車到開羅，可以在開羅遊觀五點多鐘，乘下午六點鐘的車趕到波賽。但是這個旅程是由一個旅行公司包辦的，每人得花五鎊錢，我們兩人就得十鎊，中國錢約一百五六十元，以我們的旅費那樣少，那敢做這個訪古的悶夢。只好看着別的人去報名，自己退一步想看看蘇彝士沿途的工程。後來有人發起自己組織去，每人兩鎊多就够了，我們的一羣的精神也就抖擻起來，中間還鬧了一些男朋友女朋友爭風吃醋之類的故事，總算組織成功了。到蘇彝士的一天，我們不等天亮就起來，亂到簽護照的時候已經六點鐘了。忽然一盆冷水澆來，說現在沒有汽車了，車通通給那個旅行公司定完了。大家都氣憤得很，但有什麼辦法呢？有錢的有公司給他們服務，窮人的氣憤是不值錢的。

蘇彝士運河的工程好極了，不但河堤築得很堅固，並且兩岸的風景很有意思。有

些地方是一排翠柏，疏疏的點綴幾許人家。有些地方是一望無際的沙漠，遠遠的一兩個駱駝背着人在踐他的荒遠的長途。無窮的畫意不斷的向我們展開。也算多少彌補了我們不能去開羅的缺陷。

那天下午到波賽，上岸時已經不能照相了。我們一路都照了些相，將來住定一個地方再洗了寄給你們，只有波賽我們沒有照。波賽我想是頂不道德的商場了。扒手非常多，上岸的人都極力減少身上所帶的東西。我們東西本來就不多，自然用不着小心，滿街上的商人拉客，像上海四馬路的野鷄一樣。我們也算喫了一個小虧，一幅埃及的摻絲織的圖案檯布，我們爲它的古意盎然所引誘，一問價要兩鎊，我們就不想買了，還他十先令，我想還四分之一的價錢他總不會賣的。他拉拉我的手，『照本一鎊錢賣給你，Heaven father 作證，如果不能照這個價錢，我們就說 Good-bye』我出門了，還被他拉轉去十先令買了，Heaven father 亦做了他們做生意的工具，後來有人對我說五六先令就可買了。

我們在波賽看了一個回敎堂，嚴肅極了。又到埃及人的區域去了一週，破破爛爛

的眞不是人的生活，埃及人自己的商業區域和那些猶太人的區域比較，眞好像上海城隍廟比英大馬路一樣。

我們現在已經在威尼斯（Venice）了，天亮時想補完這封信，但寫到這裏已經快七點鐘，想去 St. Mark Square 逗鴿子玩。關於 Brindisi 及威尼斯的情形，和船上的生活及一些有趣味的故事下回再寫吧。新城歐川諸兄要我們替新中華寫點遊記，也只好待之他日，盼轉致歉意。

箋二

在這一封信上，我補談在布林的西（Brindisi）和威尼斯（Venice）的情形。但時間隔得遠了，只能憑着記憶寫個大概。

布林的西除意國船之外，沒有在那裏停的。所以東方人他們很少看見。我們上岸時許多大人小孩子都圍看着。他們全不懂英文，我用英文問他們有什麼可看的地方，

他們好像略略知道一點意思，就領着我們在大街小巷裏穿，最後到了一個教堂，大概這就是他認爲可看的地方。

到布林的西，我們才算是眞踏上了歐陸。地方窮得很，孩子們的衣服不整齊的多。從窗戶裏面伸出一根竿子晾着紅紅綠綠的女人衣服的像酒帘一樣的東西，也到處可以看見。

從布林的西整一天的工夫就到威尼斯，我們就在威尼斯結束我們的海程。

威尼斯眞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是由許多小島構成的。不但四面是水，大街也是水，Grand Cannel 就是它的大街。所以它的交通工具最主要的是船。在威尼斯看不見一輛任何種類的車子及馬。馬只有兩匹，是銅的在屋頂上。從前給拿破侖搬走了，後來又搬回來的。

歐美中古詩人所懷夢的 Gondola，現在仍然充斥着 Grand Cannel。我在英國時還有人問及 Gondola 的情形，「聽說 Gondola 上都是漂亮的女人掌槳，月夜歌聲浮蕩在醉人的運河上。」其實，Gondola 已經不是那樣的有詩意，它們主要的任務，只是

在海船來時，載着客人上船下船。舟子也是皮包骨頭的老人和小孩子。有一天晚上，我在 Monoco 旅館，聽見遠遠的歌聲浮水而來，我想這也許是古代的遺風猶存的韻事，開門一看，却是向我們要錢的。

可以引起一點思古的幽情的，只是典雅堂皇的 Ducal 宮，宮裏面的雕刻和偉大的壁畫，以及在那裏經過的犯人沒有再來希望的「歎息之橋，」政治犯的手足肩背所磨光了的牢獄的地下的石頭，如是而已！

St. Mark Square，據說是歐洲最可珍視的 Square（方場）四圍集中了許多可寶貴的古蹟，如 St. Mark 教堂，Ducal 宮，高聳入雲的鐘樓，被拿破侖搬走而終於物歸故主的銅馬都在附近。在元朝做過中國官的馬可波羅之家亦相離不遠。場中間鴿子特別多，不但不怕人，而且與人相親。常常立在人的頭上或手上肩上。我們爲等待一個朋友來，所以在威尼斯多住了幾天，St. Mark Square 也成了我們時常光顧的地方。

在威尼斯看不出多少法西的政治影響，只是在錢幣和電影上表現一點。錢幣上有法西的符號，幾根繩子捆着幾根棒子。有些錢是鑄一株麥子，這是法西

的「小麥戰」的符號。

我們看過一次電影，是意國的產物。它是倣效俄國電影但和俄國電影是絕不相同的東西，自然同好萊塢風是絕不相同。

在過去喜劇悲劇的構成，大概是兩個愛人得不到結果是悲劇，得到了結果是喜劇。時常參加一個第三者來配合三角的形式，然後從第三者的勝利與失敗來決定劇情。中間插點富麗的歌舞，或一些羅克跳汽車，卓別林拐脚，勞萊與哈台的地下打滾之類的無聊的滑稽。在威尼斯所看的那次的意大利電影，却不是那一道。劇景是些大輪子，粗皮條之屬，人物大概是工人。劇情是一個男人爲他所愛的女人殺死她所不愛的丈夫，這應當是喜劇了，但爲了破壞社會秩序，又失了業失去社會一般人的同情，大人小孩都加指摘，兩個人幾乎不能在社會容身。竟因社會的制裁構成悲劇了。但這般悲劇在宗教片是有的，他們的懺悔必定是在神前。這電影的懺悔却是重新下決心爲社會產生效力，而社會對他們的惡意都變爲好意了。悲劇於是變成喜劇。

這個片子與俄國片子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劇情裏面不表示一點階級意識，只表

示工人內部的鬪爭。同時表示參加生產與否只在工人的下決心與否?實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眞相並非如此。只在獎勵生產一點上做效俄國電影之一型。這也是在威尼斯看見的一點法西的痕跡。

意大利的人有若干特點很像中國人。他們都很和善老實，像莫索里尼之類的人物，在所謂「民族性」上看不出。什麼事都願意馬虎了之。好像檢查兵，問問有沒有茶葉絲織品，你說沒有就算了。有一位同行的于君太老實了，問他有沒有煙，他把在埃及買的兩盒給他看，他不客氣放在自己的袋裏，其他就不查了。

街上有許多在街心閒蕩談閒天的人，自然也不定是所謂「民族性」的表現，第一是因爲街上沒有車馬，有「閒地方;」第二是因爲失業人太多，有「閒人。」

朋友等着了，又住幾天，一直住到送他上船回國，到是在旅館裏面談了幾天痛快的話。至於到威尼斯的人所必遊的 Lido 島也沒有去，因爲那是海浴的地方，對我沒有多大興趣的。

箋三

我允許給你們的第三封信——談海船中的生活——現在應當交卷了。但是事隔半年，自己也記不甚清楚了。我想偸點懶，把在海程中所寫的一些詩鈔給你們，略略加點說明，就算償了這個宿諾。

我本想不再寫舊詩了，我對這類舊詩舊詞從來沒有想過要提倡或做運動的意思，不過這個舊技能，過着一個新的感觸，它就不能自已的發抒出來，那也只好由它去罷。好像唱慣京調的人，有時候想哼幾聲，也就未必是提倡舊戲的意思。現在呢，我確是當做戒煙酒般地有意去戒它，因爲近來似乎頗有人眞去提倡，做運動，我不是怕做嫌疑犯，怕的是眞有推波助瀾的影響，乾脆不寫它，豈不省事。

不料這次海行中不能自已的又來了幾首。我又轉個念頭替自己解釋，煙酒萬一戒不了就抽一支，喝一杯，也不算事，橫豎我不以喝酒是風流名士而去提倡。這是個人的事，別人愛怎麼說只好由他們說去。在我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並不算它是一種什麼

了不得的藝術。有人愛用湖北或廣東的土話來向懂它的人說時，誰也管不着。……開話少說，言歸正傳。

我們這樣以旅行爲家常便飯的人，「去國」應當也沒有甚麼了不得的感觸；但這次可不同了，船離開黃浦江，送行的人面目慢慢的糊塗了之後，總覺得有些說不出的難過。小鹿也覺得如此。她說，「好像離開了一個重病的親人一樣，放心不下。」尤其是到了馬尼剌，聽說北平被日軍佔去了，好像離開了的病重的親人，忽然有死的消息。這是如何痛心的事，

好在一到星加坡馬上證實了這個消息的不確，才有心在星加坡作個暢快的半日之遊。

星加坡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草木是粗大的，花是濃豔的。只是帝國主義的鐵蹄把土人與中國人都踏得鱗傷遍體，屍骨狼藉。不知那一天才能把帝國主義推翻，使南洋成爲人類的樂土！

去國日以遠，念國日以深；
朝夕與國處，翻不見情親。
小鹿有妙喻，謂似別親人，
親人病正重，耿耿難放心；
茫茫天與海，涕淚沾衣襟。

昨過馬尼剌，聞敵寇幽幷，
凄凄去國人，悠悠海上心。
積弱哀吾華，如豕在刀碪，
銜石嗟已晚，碎環道可循。
無限悲涼意，併入海潮音。

一片好風土，沿海駛輕車，

刺天長椶櫚，照眼多濃花。
蚩蚩膚如墨，皎皎粲齒牙。
安得入世換，滄海見桑麻，
四海無主奴，異種成一家？
我願居南洋，洩洩種膠椰。

過星加坡以後，萍水相逢的同船的朋友們慢慢的混熟了。書詒給我介紹的唐慶詒俞慶棠夫婦也見面了，並且認識幾位很談得來的外國朋友，生活就不寂寞了。

慶詒是在上海各大學教英文的，眼睛壞了。他的夫人是來歐洲考察農村教育，並陪慶詒去維也納治眼睛。他的病是由近視轉入青盲，左目完全無光，已經全無醫治的希望；僅右目有微光，但不能辨人物。醫生對他說萬一醫治好了，頂好是改行。我也正有這個危險，我的眼睛的近度驚人。「八十學吹鼓，」要改行也遲了。因此，我們很同病相憐，生活也就更加接近。

他們夫婦非常和好，慶棠常常念詩給她的丈夫聽，並且有常地筆記慶詒口述的日記。慶詒雖是教英文的，但對中國書籍像莊子以及詩詞之類很有研究。也許因爲這個原因，慶詒雖然遭遇兩目無光的重病，也能處之怡然。我們每天四張椅子並坐在船頭，乘晚風，看熱帶遼空的舒卷無端的晚雲，談閒天。我們離滬時，叔模談到熱帶的晚雲時，爲之神往。當時我以爲是叔模的誇張的描寫，現在眞正領略到了。

還有一位愛談莊子的老頭——雷興博士（Doctor Lesing）。他是德國人，在北京大學做過教授，是我們此行的不可忘懷的伴侶之一。他不但能說北京話，還能說許多地方的土話。蒙古喇嘛歌，尤其唱得好。他會十三國以上的語言，有一次遇見幾個緬甸人，他向他們用各種話試談，結果他們總是搖搖頭。老雷興頹然向椅子裏一坐，『唉，半生功夫用在鑿井上，自以爲井是够了，只是眼睜睜望着許多水喝不下，那知竟仍有不能通語言的人！』他每天早上起來等待日出，晚間送太陽下去，臉上有說不出的令人有惘惘之感。

此外的伴侶就是一羣孩子。這一羣孩子各種顏色各種語言都有。大家都想用自

己的話試試，都不相通，但是大家玩起來。打架也是常事，並不以顏色分羣有時白的幫黑的打白的，三分鐘後感情又好了。

此外還有一些與我們年齡不相上下的青年男女，和我們的來往比較少些。他們的青年興趣很濃厚，好像跳舞呀，打牌呀，天天打鬧。我們這類的興趣已經淡了，種種深重的經歷把這些浮歡掩過了。有一次仲烈震東夫婦小鹿和我在 Regene's Park 談那些驚心動魄的往事，覺得我們現在是沒有巨大的刺激發動不起來；一兩句俏皮話，人人可以笑的，我們覺得並不可笑；就像可以賺人幾點眼淚的電影也賺不了我們的眼淚。我們所需要的是發動整個生命的刺激，而以整個生命赴之的東西。

下面幾首詩，就是描寫這些伴侶與生活的。

地隔情亦殊，爭殺無寧世，
安得如舟中，萬國心不貳？
我愛雷與翁，其國德意志，

脫口作華言，抑揚殊有致，
歌德固所好，莊周亦酷嗜。
猶自不知足，吁，倚椅上臂！
云：「我幼年時，劬劬學文字，
譬如欲飲水，掘井不擇地，
掘井日以多，鬢髮日以異，
甘泉難盡飲，撐眼成坐視。」
聽者諸少年，羞愧更何地！

夫婦庸與俞，嗜詩如嗜命；
吐辭入幽險，造語不凡近。
習習熱帶風，船頭數椅並，
晚雲幻成魔，海波平如鏡，

時或望遠天，報之以默靜，
始知天地大，一瓢未能盡，
酸鹹任所汲，大化殊不吝。
卽此是眞詩，擲筆敢追趁。

小孩黑白黃，嬉娛聚三兩，
黃或與黑嬉，黑或作白黨。
語言不相隔，天眞非人強，
他年分主奴，長大攖世網。
坐看交愛憐，念之心怏怏！

電燈交紅綠，啤酒沸如煮，
男女各抱腰，繞廳蹁躚舞。

舞伴殊足慕，悲歡貴一賭。
歎我歷千劫，神奇成朽腐，
坐對海天闊，浮歡何足數。

除此之外，舟中别無可述的事，每天吃了飯睡覺，睡了覺吃飯而已。黑夜看海，譎詭多奇姿，也和吃飯睡覺一樣，夜夜不厭。沿途看了不少地方，也因爲經歷地方太多，轉不及初出鄉里，看滕王閣，淵明讀書臺之屬之可以引起許多歷史的玄想。而且人世都在資本主義之下改觀，思古之幽情，亦僅成爲思古之幽情而已！以下兩首詩，我願用來結束這封短信：

颶風欲涸海，壯濤欲吞天，
天水黑無極，黝黝若深淵，
萬物皆掩息，日月爭退潛，

但聞萬馬馳，又似山顏顛。
我輩蝨其間，瑣瑣復何言！
造作故多事，皇皇亦可憐。
倚欄息萬慮，靜聽浪打船，
船乃與海爭，激作花萬千。
徵星映其眼，惴惴空中懸。
須臾浪已靜，明月瀉素湍，
躍冶豈惡金，人終役自然！

少小愛邱山，長復涉洋海。
跋涉海與山，栖栖三十載。
域內半行脚，結習未能解。
前歲居島籠，島國雪皚皚。

兩年海上家，局局市樓矮。
今復作西遊，如水活魚蟹。
古歡弔威市，佛跡詩孟買，
僅有思古情，嗚呼世已改！

海上外交

一 水做的

「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眞不錯，泥一沾水就溶化了。要把男人比做水時，女人就是石頭，把石頭抛下水去，水就發生波浪了。

海船上的男男女女本是萍水相逢，到了目的地便各自東西，誰也管不着誰。不過男女在一起，總歸要發生點事情的；何況從中國到歐洲二三十天在海船上，誰都沒有必要的工作來絆住自己，成天看看天，看看海，男的和女的把番布椅並攏來談談閒話，或者在游泳池裏大家把光腿打開着玩，還怕不發生事情嗎？

爲了「思古的幽情」的勾引，使我們這些萍水相逢的人千方百計想設法從蘇彝士上岸去開羅看金字塔獅身人首像。

風波就發生了。

風波的主角自然是個女的，沒有石頭怎麼打得起波浪呢？

而「泥做的」一來頭也頗不小。他是某公使館的參贊，從他的口中知道他曾經追隨過顏大使施大使，年紀雖不甚輕，據他自己說尚未娶妻。我們都叫他外交家。

外交家同桌喫飯的是兩個「水做的。」有一天他很鄭重其事的偸偸的對我們說今天喫飯失禮了，吃氷琪琳時竟把勺子擋了一下碟子，那兩位女子定然暗中會笑他。其實外交家，而且是追隨過大使的，何至於這樣失禮？不過他想借個題目，可以提到女士過過癮；同時可以借題發揮，使大家知道外交家這碗飯確是不容易喫，像他那樣禮貌嫻熟是寒窗下用過工夫來的。

『笑話，勺子碰一下碟子算什麽！』一個非外交家說。

『嚇！喫西餐才不容易，規矩多着呢！不但碟子響不得，刀叉也響不得，響了就鬧笑話。你們各位到外國去，這些規矩也要留點意才好，這是國體有關的事。普通學生還不甚要緊，像我們在外交界混的人，一失手就失了國家的體面。麵包也不容易喫，不能用刀，只許用手，而且只許用左手。刀叉交着擱時，表示你沒有喫完；吃完了，刀叉要平行擱，

柄子路路向右。你不懂，那可就糟，等到明天，Boy 還不給你收盤上菜的。人家吃完了，你也得喫完，不然就是失禮；同時人家沒喫完，你喫完了，也是失禮。你想喫洋飯那麼容易，一面喫，一面還得偸偸地瞧着人家。』外交家把全副本領都擺出來了。

『做外交家是這樣麻煩的嗎？』少年丁頂愛給他開玩笑，丁是安徽人，很天眞活潑的。

『可不是！麻煩多着呢。關於 Lady first，初學外交時，也是一個麻煩的事。有一次我和施公使夫婦同船。自然那時我們是坐頭等艙，不像現在坐三等艙馬馬虎虎無所謂。每天吃飯時，我和施公使在飯廳門口等施夫人上飯廳，常常等到半點鐘以上。施夫人沒來，我們男人決不能先進去的、一個公使不懂 Lady first，那簡直會笑死人。』

『做男的千萬別做外交家，做女的却頂好找個外交夫人做做，她嫁了一個外交家，等於買了一匹忠實的狗。』丁說時向湯教授做做臉嘴。

『外交夫人也是不容易做的，』外交家歎口氣，表示爲許多女子惋惜似的，『有一次一個朋友爲關心我的婚姻而介紹一個女子，你說笑話不笑話，她在被介紹的第

一天吃西餐就失禮了，大家喫一個橘子，她却喫兩個，大家喫完了她還要咖啡。你說笑話不笑話。』

『那算失禮嗎？』李先生很客氣的問，他是船上著名的老實人。

『還不算失禮！我當面不好笑，回家來大笑一通。』

『後來這位女子呢？』

『自然不用提了，雖然長得漂亮，學問也不錯，憑着這樣不懂禮，自然不好和一個在外交界混混的人結婚。』

『哈哈，兩個橘子，一杯咖啡，斷送了一個外交夫人。』丁一開口，玩皮就擺在臉上。

『別開玩笑，這是爲的與國體有關。』

『那末你要怎樣一個對手呢？』湯敎授故意很鄭重的問，好像在講堂上向學生發問一樣。

『施夫人眞好，她對於外國話能操很漂亮的英語法語；中國話呢，北京官話不用說，上海廣東土話也說得很流利。一上桌吃飯，中外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珍珠一般地在

她的兩片紅唇上滾出來。有人和她談到外交問題，她總是笑迷迷的說：「我不懂這些，你問施先生吧！」眞是一個模範外交家夫人。湯先生，不瞞你說，我看的外交夫人也不少，像這樣的人材，實在置之外國的外交夫人中而無愧。』

『這大概是你找夫人的標準了？』丁學着湯教授的口吻。

『我自然談不上，不過范仲淹爲秀才時就以天下爲己任，志向不妨放大一點，你說是不是？』

『告訴你吧，別夢想，這樣一位女子還不一定要你呢！』

『所以我寧願獨身。』

『得了，你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都會昏了，還容得你講條件呢！』丁的意思是黃小姐固然是漂亮，但不見得會懂那些鬼禮節，一個從內地來的女子，別人喫一個橘子時，她不會喫兩個嗎？爲什麽他會那樣苦心去追逐。』

而黃小姐還故意作弄他。因爲她和外交家同桌喫飯，外交家放出外交的本領，孔步亦步，孔趨亦趨地侍候她。黃小姐要茶，他也要茶；黃小姐要可可，他也要可可；黃小姐

咖啡裏只放一塊糖，他也只放一塊；有一次黃小姐故意要了一杯冷水，冷水裏加兩塊糖，他也要冷水加糖。後來黃小姐煩了，邀着她的親戚李小姐故意遲來半點鐘，他就放出施公使待施夫人的工夫坐待半點鐘。

誰都知道外交家在追逐那位小姐，所以少年丁議笑他。外交家和黃小姐本來不共桌的。黃小姐的親戚李小姐是從香港上船，而黃小姐是從上海上船，所以當初是黃小姐獨佔一桌。外交家看見那面孤另另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就上前來「施一禮，」鞠個九十度的躬：『小姐，我到這裏來招呼您好嗎？』

黃小姐上船的時候，父親叮囑她說，船上壞人多，什麼人你都別理，除了喫飯，在艙裏躺着別出來。她出來喫第一餐飯，就遇見這樣一個不尷不尬的人，當然是父親所說的壞人無疑，只好不說話。外交家就算默認了，坐下來。即使不算默認，外交家還有個妥當的手段，叫做「造成事實。」不過這手段從來是外國外交家對中國使用的，中國外交家的應用，大概是從他開始的了。不過他不是用在辦外交的時候，是用在一個女子身上，好像初學催眠術的人，不敢催人，先催催小雞。

二 戀愛速成班

船上是戀愛速成班，喫了飯睡覺，睡完覺又喫飯，本來無事可做。夫婦一對對的挽着手在甲板上散散步，本來是容易惹人羨慕。痴男和怨女往往很容易地就愛上了。一個荷蘭的男孩子，愛上一個猶太的女孩。一個被一羣洋男人追逐的法國歌女，也給意大利一個大個兒搭着臂膀在甲板上走。中國人呢，三對是夫婦同行，只賸下外交家和少年门是光桿。外交家用盡方法捧黃小姐，不幸黃小姐偏偏死守着她父親的臨別贈言，永不開口。但不開口已經够使外交家迷惑了。外交家問她一句話時，她就低着頭笑一笑，在外交家看來，那一低頭就充滿了含情盡在不語中的詩意。香港上來那位李小姐又是老於行旅的人，李小姐又是黃小姐的親戚，這位幫手到了，外交家更是窮於應付。

船快到蘇彝士了，外交家也更發急了。通濟隆旅行社有一個遊開羅的組織，從蘇彝士上岸，上午坐車去開羅，下午看金字塔獅身人首像，當天晚上坐車到坡賽趕上原

船。這個組織傾動了許多人，少年丁，李黃兩位小姐，還有一位法國的老博士都準備去。外交家是曾經到過的，極力反對說那樣黃沙漫天中間一堆石頭有什麼可看。但是誰都不是小孩，就小孩也在教科書上讀過埃及金字塔是和中國長城一樣的有價値呀！外交家的反調自然唱不成功。那知旅行社的價目一發表，每人要六鎊半錢，我們三等艙的一羣窮措大只好冷下去罵資本主義，却樂壞了外交家。

後來法國老博士把沿途的情形和火車汽車的價目調查得很清楚，若不經過旅行社而自己組織，每人至多兩鎊錢就够了。於是三等艙的幾個好古或好奇的遊客又活動起來了。外交家仍然大做其破壞運動，他這次破壞的目的只是希望李小姐黃小姐不去。大家都去了，船上中國人只剩下他和兩個小姐，黃小姐又愛午飯後睡一次午覺，那是多好的機會呀！他自己越想越樂了。

「男子不要緊，女人去多危險，遇着土匪不是好玩的，這樣黃沙漫天的曠野沒有土匪嗎？並且開汽車的多不是好東西，埃及地方的糟又是世界上特別著名的。黃沙漫漫把你開到些鬼地方去有什麼辦法！即或一切危險都沒有，這樣長的旅程，誰能保車

子在中途不壞了機器呢？你趕不上船，却問誰去？』外交家頭頭是道的說給兩位小姐聽。

少年丁偏偏和他作對，用種種方法證明他的話不對：『我問過幾過外國人，說土匪是絕對沒有的。要是有土匪，旅行社又怎能擔保？汽車我們向車行叫，開車的若是壞人，車行走得了嗎？我們十個人坐三輛車，萬一有一輛發生意外，這輛車上的人可分坐其餘兩個車上。』為了這些無瑕可擊的理由，外交家就無所施其技，旅行隊組成了。

這回外交家可改變了態度，也要同去。

『這條路我熟一點，我給你們幾位做嚮導吧！』

『不勞大駕，土匪把我們綁去不要緊，綁去外交家我們可不能負責任。如果車子壞了，外交家的公事就誤了，可不是玩的。』少年丁說。

『不要緊，我決定去幫忙。』

『謝謝，要你幫忙，我們早去不成了。』

『那我就為自己去吧。』外交家窘了。

他。

『爲你自己也不成，我們車子分配定了坐不下這許多人。』丁直截了當的拒絕

其餘的人都不滿意外交家，都援助丁，

外交家畢竟是外交家，他忽然邀上了兩個馬來人去找兩位小姐：『我介紹這兩位外國人來看你們，他也是想去開羅的，只是怕別國人看輕他，不好開口。我說我們中國人不會這樣，所以帶來和你們商量。』

『歡迎得很，』李小姐說，『只是……』

『小姐都同意了，』他忙着對馬來人說：『你說是不是，我們中國人不會做那樣看輕人的事情的。』

『小姐，』外交家很誠懇的說：『他們眞感謝我們呵，因爲他們是弱小民族。』

馬來人說了一聲謝謝就去了。

『不過……』

『我知道，不過車位有限，我湊一份錢奉陪就是了。』

少年丁氣憤憤的去找外交家，『你搗什麼鬼！』

『哈，有趣！你這人是什麼意思呀，我簡直莫明其妙。』

『你到底存什麼心，起先要阻止我們，現在又要千方萬計來參加？』

『你是說的這個事嗎？你雖然不要我幫忙，我不好不給兩位女士作伴，你覺得對於一個女子服務是不應當的嗎？中國也許還不講究這些，像我們在外交界混的人就不好太隨便了。你雖然不大注意這些外交禮節，但你是革命青年呀！有兩位弱小民族要去，你好拒絕他們嗎？車位有限，我只好湊點錢陪一趟，多叫一輛車。』

『什麼東西，』丁氣得只有駡，『像你這樣的人到外國去只是丟盡中國的臉。』

『別動氣，有話好說，』外交家借故溜了。

少年丁氣得發火。

李小姐偷偷的來對我們說：『我們明知外交家不懷好意，但是他不要臉，剛才帶兩個馬來人來挺着不好拒絕。不過少年丁也對黃有些古怪的想頭，他對黃小姐說了許多不好答覆的話。黃小姐急得想哭，我要她別理，由他們鬧去。這有什麼關係，看看戲

呀！」李小姐對黃做個怪臉嘴。

「眞倒霉，」黃小姐說：「爲什麼我偏遇着這些鬼事！明天還不知道會鬧出些什麼事兒來呢！」丁說他非找個乂兒把外交家打一頓不可。算了吧，你們去，我不去。」說着，撅着哭不得笑不得的小嘴。

「犯得着嗎？爲什麼放過這個機會不去！他們儘管鬧，我們去我們的。」李小姐不贊同這消極的意見。

我們才知道戲裏面有戲，大家笑了半天。

第二天早上到蘇彝士，大家一清早就上頭等艙音樂廳等着簽護照。少年丁外交家都來了。丁對外交家說：「我們總算有緣，馬來那位先生和別人組織好了一隊，我正好同你坐一個車。「黃沙漫漫」中，除了金字搭獅身人首像還有戲看呢！」

外交家却慌了，慌着來找我們，少年丁不理會他，冷笑笑。

「這怎麼好！鬧出國際笑話了，少年丁拒絕了馬來人，說他是黑人，不配和我們黃種人同車，現在一個英國人要來打抱不平了。」外交家和我們說話時露出很張皇失

措的情形。

他看見我們不大動聲色，又去找兩位小姐。李小姐也以爲眞的，急忙跑來和我們商量。

恰好簽護照的來了，聲明沒有向旅行社報名的全都不能去，因爲車子都給旅行社定完了。我們眞是又氣，又好笑，開羅沒有去成，白白的鬧了一場。

三 鬧風波後

自從鬧了遊開羅的風波以後，黃小姐簡直少出來了。法國老博士教德文的時候，她也不來了。少年丁也有一天沒一天的念得不起勁兒了。在法國老博士教書的時候，外交家也很少在旁邊來回的踱着了。

法國老博士在中國住了多年，北京話比外交家說得還好。他一見外交家就知道他是湖南人，因爲他的湖南土腔很重。

老博士問黃小姐去那兒。

「去德國。」黃小姐的北京話，說得好極了，她老是一面說着一面低着頭笑笑。

「您會德文嗎？」

「一點也不會。」

「我敎你好不好？」這位老博士所會的語言在十國以上，德文簡直說得和德國人一樣。

「這麽短的時間那成功呢？」

「像你那樣聰明的人，包你學到威尼斯就够應酬幾句普通話了。」

因此，老博士就每天敎點德文，許多人也去湊湊熱鬧。老博士一共有八個學生，少年丁也在內。外交家也想參加，却是怕丟了外交家的面子。

黃小姐寫不快，常常是老博士自己接過她的本子來寫。有時少年丁幫着她寫，老博士善中國文，解釋時極詼諧之妙。好像 Zeitung，他說：「你讀「柴桶」就得了。不但聲音是柴桶，意思也一樣，亂七八糟的堆在一起就是新聞紙了。」大家都笑了。因此，敎的學的日子都過得很熱鬧。

外交家常去破壞他們!『法國人教德文，豈不笑話!你們曉得法德是世仇，法國人那會說得好德文。現在希特勒專政，假使外國人說德文摻點法文音，重則坐牢，輕則驅逐出境。可不好開玩笑。』

和他作對的又是丁。丁天天誇獎那位老頭的教法。

過了蘇彝士黃小姐就不出來了，至多到我們或湯教授夫婦的艙裏談談。甲板上沒有她的踪跡，只看見外交家，少年丁，老博士在那裏兜圈子。坐坐又走一轉坐坐又走一轉。

快到布林的西了，我還是維持我的習慣，早上起來看太陽出海。老博士也和向來一樣，太陽沒出來就在那裏等着。

『王先生，這一次海程以後，我是再沒有機會看這樣奇景了。』他歎一口氣，張着一雙寂寞而帶有一點新的光芒的老眼，釘着海天相交的線上。

『你健康得很呢，我希望你能再來中國一趟。』

『那是不能了。不過我眞愛中國，中國的什麽我都愛，就可惜太弱了。就說中國的

女人吧，實在比西洋的囂張的女人好。她有聲的美，她的聲中有偉大的陶冶與包容力，一切功利的貪鄙心都給化孕了，一個人投身於這樣的愛中，和投身於大自然的愛海中一樣，所得的慰安是絕難言說的。』

『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唉，現在是老了。黃小姐就很可愛的，不是嗎？我不曉得怎樣，看看她就舒服。不過我是沒有野心的，她可以做我的女兒了，我還能有什麼野心呢？』

我簡直驚異得說不出話來，這個波瀾竟牽動到一個老頭！

『我是決無野心的，』他頓一頓再接下去說：『不過她大概誤會我了。昨天她拿一個本子要我寫點東西給她做紀念，我就用德文隨手寫了一首詩：

『你要我寫些什麼！

我有什麼可說的話呢？

要是我能說我想說的話時，

那我的膽子可就大啦！』

『她要我解釋，我說沒有什麽，將來你學好了德文自然知道。想必有人對她解釋，她不高興，所以這兩天躲我。不過我是沒有什麽的，我難道眞要愛她嗎？她雖然眞可愛，我不過像愛女兒一樣，看看就好過了。』

我心中浮上一種說不出的憐憫的心情。不但我們不知道，就黃小姐也何嘗夢想得到。我想就作成他們再見一兩天面吧。

『她決不是躲你的，她昨天要李小姐補習這兩天的課，說今天非上課不可，不然太對你不住了。』

『是嗎？』老頭子的眼睛裏的光芒燦然，雖仍然是枯澀：『由着她吧！』

我那天就掇攛着她去上了一課。

上課的時候，老頭子的「語妙」更多了，少年门顯出很充富的活氣在湊趣。外交家踱來踱去總在這一羣人旁邊兩眼釘着门，當门接過黃小姐的本子來代她筆記的時候。

『小姐，我這裏跟您寫了一份，單曉得小姐嬌養慣了不願意動手的。』老博士遞

給她一張寫得很工整的紙。

外交家着實感激老博士，他阻止了门的討便宜的舉動。

外交家不知道另外有一個夢在展開着呢！

四　到威尼斯了

到威尼斯了。

外交家很有禮貌地去幇兩位小姐招呼行李，跑得滿頭是汗，當着看見黄小姐的時候，揩了一把又一把，表示他的殷勤。

『你們兩位小姐旅行是太不方便了，送你們去柏林之後，我再去就我的職務吧。橫竪我在外交界的時間很久，他們有些事非跟我商量不可，我就遲去些時，也不會撤我的差的。』

『也好，』李小姐說：『我們還有一個朋友同去，他會來接船的。』

黄小姐只低着頭笑笑，馬上又回轉身去向碼頭上望。

李小姐把少年丁拉在一旁說了幾句話，要他不必送了，本來丁也說要送她們上柏林的。

外交家幫着她們用望遠鏡搜尋在岸上的接船的朋友。

『在這裏了，』外交家像天文家發現一顆星般的高興，很熱烈的向她們獻功。

黃小姐喜歡得小麻雀似的，只是跳。

船靠岸了。

少年丁在人叢中搶着先溜了。

老博士帶着寂寞而枯澀的眼睛望望黃小姐：『我們永遠不能再見了。』

黃小姐低着頭笑笑。

老頭子像怕見這樣子似的，乘她的頭還沒有抬起就下了弔板了。

只是外交家一個人很小心地招呼兩位小姐下弔板。

『這位先生是在船上幫助我們很多的外交家，』黃小姐給接船的那位男子介紹，並掉轉頭來向正要講點禮貌話的外交家說：『那是我的丈夫。』

巴黎漫筆

一　從咖啡館談到巴黎之夜

在歐洲，咖啡館好像中國的茶館一樣，到處都有，只是風氣不同。一把小茶壺，一碗煮干絲，一個瘦老頭對着癡坐，搖着頭像在想什麼，也好像一無所想，自早晨可以坐到下午。這是南京茶館的情形。廣東茶館可不同了。穿黑參布衫褲的人，大褲脚在風裏還着，茶館門口一羣羣出入，口裏三句不離本行，總是生意經。這顯然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的表現。自然，南京自建都以來，風氣也漸漸的變了，服飾摩登，開口主義，閉口部長科長之類人物也時常出入茶館之門，不過他們對茶館到底是偶然光顧，好像清朝皇帝偶然想吃窩窩頭樣的，他們正式光顧的地方，自然是那些新興咖啡館。

拉丁民族對於喝咖啡有特別風氣，他們愛把椅子桌子擺在街上。到威尼斯（Ve-

nice)就看見滿街小桌小椅爲喝咖啡用的。據說羅馬也如此。巴黎幾乎每條街都有，簡直把鬧市當作花園。

這個風氣在英國沒有，英國只是在舖子裏面喝，他們是反過來，不但不把鬧市當作花園，就花園也不當作花園。詩人克慈(John Keats)的故居，離我在倫敦的住宅很近，有朋友來時，我們很愛邀到 Keats grove 的盡頭的一個咖啡店裏坐談。咖啡店旁邊古木蔽天，綠陰如油。我們很奇怪他們爲什麼不學法國把桌椅搬出戶外，利用這天成的花園。

法國的咖啡館很可表現資本主義的兩面。有一種咖啡館，一進門就橫着一個櫃檯，櫃檯裏面站着服役的人，顧客在櫃檯外面要了一杯熱咖啡，站着喝，或者加吃一塊麵包，匆匆地就走了。這些人是別人要求他們的勞力的，不願意他們去多費時間吃東西，妨害工作時間；他們自己也被迫着非這樣不足以維持他們的最低生活，好像美國近來鼓勵工人在街上走路時吃麵包一樣。另一面是有閒階級消磨他們的有餘時間，幾個人在街角上一坐，可以看人，可以談天，一坐就半天過去了。

巴黎之夜尤其有各種各色的咖啡館之類的點綴。有金碧輝煌的咖啡館，專爲有錢的人們而設，尤其讓美國人去豪奢揮霍。也有爲工人們而設備幾十生丁就可消磨永夜，以搾盡他們維持生命的工資的。在巴黎有兩個咖啡館的命名和裝飾，很可說明這兩面的生活：一個叫天堂（Ciel），一個叫地獄（Enfer）。天堂的門口彫塑許多美麗的天使。地獄的門口則以許多醜怪兇殘的魔鬼作裝飾。一個大魔張開一張大口就成了一座門，許多男男女女從森然排列的牙齒中間出入。多少資本家們在過着天使般的生活；多少勞動者的膏血送進了魔鬼的口中。

予倩邀我去過一個工人的咖啡館，一進門，聽着呼哨一聲，一羣赤裸裸一絲不掛的女人風擁而前。這些女人中間，間或有一兩人披着些絲織之類的東西，但只是披兩小塊在肩上或兩小塊在手腕上，特別顯出別的部分是全裸着的。我和予倩每人擇定一個位子，照例要了一杯咖啡，每人旁邊就有一個女人來坐着。

『你爲什麼要做這樣營生？』我問她。

『麵包不會在天上掉下來啦！』

『找點別的工做不好嗎？』

『有工做，我們就不會到這裏來了。』她把上段臂膀夾緊，兩手向左右張開些，做做手勢，表示高貴的女人她也會做的。

『在街上做野雞也比這樣好些。』

『那是外行人的話。在我們這是最好的營生。你想許多人在街上拉客的，到更深夜半，冷森森的苦是好受的嗎？並且要招攬生意，總得要幾件漂亮衣服才能誘惑人。做衣服是要錢的。這裏屋子又暖，什麼衣服也不要，少賺點錢也無所謂，生活總維持下來了。客人們也方便，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夜，隨便他給多少酒錢。他要是看中了的話，樓上就有休息的地方。』

這是多慘的一個供詞！

客人多半是工人，他們喝喝咖啡，抱着女人跳跳舞，非人的過度工作之餘，又沒有家庭來休息他們的過度疲勞的身軀，就以這樣的生活來發洩他們的肉的要求。他們爲「價廉物美」所引誘，『管他，一杯咖啡和裸體的女人們混一夜去』！但是，一到咖

啡館中，制不住的進一步的要求往往把他們的錢袋掏光了。

他們很少學會了那些孤步探戈之屬。我們看見一個工人抱着一個裸女，只是轉圈子，只是轉圈子，上廳轉到下廳，下廳轉到上廳，臉上沒有苦的表情，也沒有樂的表情，也不管音樂的拍子，瞪着一雙緊張的向前直視的眼睛只是轉着，轉到兩個人都頹然地倒在椅子上，我們感到說不出的悽愴，急急地逃出這悲慘的魔窟。

予倩說這條街幾乎每家都是同樣的營生。他邀我再去看所謂玻璃房子，我再也沒有這樣的勇氣了。

第二次到巴黎時，一個法國左傾女子亞伯爾(Appert)和成讓邀我同去 Manp-arnasse 一帶去看巴黎之夜。隨便跛入了一個聽音樂的咖啡館。那些賣藝謀生的藝術家們在拚命地拉唱，希圖博得顧客們霎時的歡笑。這是咖啡店的又一型。我和亞伯爾在音樂的嘈雜聲中談法國的社會，法國的女性，法國的革命政黨種種問題，她都有很正當的見解，法國有這樣的女子，殊使我吃驚。

『你會跳舞嗎？』亞伯爾問。

『不會。』我說。

『我的朋友簡直沒有會的。』

『巴黎有不會跳舞的女子嗎？』我很驚訝。

『我是說「我的朋友，」不是說「巴黎人」』亞伯爾笑笑。她接着問我，『那你對於這些咖啡館之類是沒有興趣的了。』

『不，看看也有趣。』

『對呵，不看這些就不算全部了解巴黎的社會。』

出了咖啡館後，亞伯爾和咸讓指點沿途的咖啡館及「夜箱」（Night Boxes）之類加以解說。「夜箱」是中國所謂臺基一類東西，是一切未成眷屬的男女們尋歡之所。

招搖過市的，除了女娼以外，還有男娼。少見多怪的我，從前以爲男娼是中國的國產。在西歐，只是古代有過，恩格斯在家族的起源裏說：『對女子的侮辱也報復到男子，使男子一樣的受侮辱，簡直墮落到可恥的男色（Boy-love）。』至於中國呢，男女社交

不公開，因此男女不能得到適當的伴侶；前清窮京官不能帶眷屬，又不許嫖妓，於是發生這種變態性慾，而「相公」的制度以生。那知也是普天之下莫不皆然的事。所謂「文明」國家並不除外。聽說德國也曾經盛行過，現在已禁止了，自然禁止僅限於公開的。別時，亞伯爾說：『這就是所謂巴黎之夜。』

二　藝術

法國是藝術之邦，在藝術這方面當然是非常可觀。一到羅浮宮(Louvre Palace)，簡直會使你目迷五色。尤其是無數的殖民地掠奪藝術，戰爭藝術，非常動人。香榭利色(Champs-Elysie)的埃及碑，是何等的壯偉！

凱旋門下的無名英雄墓，搖閃於門中間的年年不息的火燄，正在鼓勵着帝國主義所統治的羣衆準備作再而三的戰爭的犧牲。軍器陳列館也畫着一幅極煽動的畫——德意志的暴徒奪去了法國的情人，——亞爾薩斯·勞蘭。這已經激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了。啊，偉大的戰爭藝術！偉大的對殖民地的掠奪的藝術！

戲劇一方面，自然有國立的 Opera，表演着偉大的古代歌劇。這 Opera 中，有頭等闊人穿了整齊的黑甲蟲式的晚服去作點綴。但究竟鼓不起市民的興趣。

一般市民的興趣，全在 Foolies-Bergire 及 Casina de Paris 之類地方，裏面有極華麗的配景，極短極緊張的歌舞劇，各種無聊的市井滑稽，有全裸的跳舞。這些現代都會風行的藝術是最能吸引羣衆的。在這些戲劇裏面甚至比羅克開汽車還要無聊，用「撒小便」之類來做滑稽的材料，眞是「牛溲馬渤，並蓄兼收，」舉此一端，已可想見他們取材的廣博與亂七八糟了。

有一次，我在法國去看一個俄國電影。電影院在一個天主教區的地下層，設備很不壞。那天的電影是兩個片子。一個叫渴壤（The Land of Thirsty），描寫一個沙漠地方，水由一個地主壟斷了，幾千萬農民沒有水喝，並且地主用武力征服農民的暴動。終於農民勝利了。水的暴流的聲音，民衆狂歡的聲音，把勝利描寫得非常有力。第二個片子是朵思退益夫斯基（Dostoievski），描寫他由貴族文學家轉變到革命文學家，終於被壓迫苦難以及威迫利誘而變節了。這裏面的布置自然與好萊塢式不同，沒有硬

插的歌舞，沒有無聊的玩笑，沒有燈紅酒綠的資產階級的歡笑。在渴壞有一個女角，但是素樸可愛，不像那些克萊拉賓之類以扭扭身子爲藝術的最高的表現。但是却能表現出很沉重的力。我並不是以爲這有絕頂的價値，不過比之好萊塢風行的惡心的電影要高出萬倍而已。

但是巴黎的觀衆呢？和我同去的閣畦咸讓坐在最前列的第四排，同排隔一個坐位坐着一個老太婆。後面最好的座位上坐着兩個男子（我懷疑是電影院的職員，）如是而已！至於其他的一切好萊塢風電影院裏天天有着擠不開的觀衆。

這就是巴黎的藝術風氣。

英倫瑣記

一 守舊

到英國第一眼可以看見的守舊的象徵就是所謂「祖父鐘」（Grandfather Clock）。我們一到倫敦，在亞爾培街（Albert St.）租一間小房住下。房裏擺着一架頗爲堂皇的鐘。最初看見是四點，吃過晚飯仍是四點，到上床的時候還是四點。我想去開開，把鐘轉過背面來，機器全都沒有了，也就不以爲意。後來在別的人家常看見同樣的失效的鐘，甚至缺少一個針，或兩個針全缺的。一個英國人對我說，他們一切東西常常放定了就永不搬動。房子賣了，買的人又三番五次的出租給旁人了，東西還是照着幾代的主人的原樣，決不像美國人常常愛把自己的房子變點新花樣。中國許多女學校的小姐們愛天天搬弄房子，叫做「洋味兒，」這只是美國的「洋味兒，」可不是英國的「洋味兒。」

這個現象到處可以看見，就說著名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吧。馬克思的資本論就在裏面絞腦汁絞出來的，列寧夫人也說列寧在倫敦時，常愛去大英博物館看書。以那樣一個著名的地方，不但形式很舊，就坐位也少得很，用種種方法限制閱覽劵的領取，才算勉强擠得下。架上插滿了皮面銅脊的厚目錄本。目錄的編製還是最舊最笨的方法。好像關於馬克思（Marx）的書目，雖然當時留下不少的空篇幅，但新出的馬克思的研究書籍無限，只好在馬利（Mary）之後，再闢一欄馬克思（Marx）。其實改用卡片（Cards）也只需幾十天的工夫，而便利無窮。大概那些座位的數目，和書目的樣子都還是列寧乃至於馬克思等人讀書時的舊觀。

美國人的房子是標榜摩登和高大，法國人是標榜美麗，英國人却標榜古老，許多房子的牆都是黑黝黝的。英國對於新發明的應用也是一樣的守舊，盤香爐子（Central heating）在美國固然一切住宅都普遍了，就法國也到處可以看見，但在英國簡直很少很少，多以滅了燈對着有詩意的熊熊煤火爲樂事，有自來火（Gas）的房子就算摩登得很了。在中國大都市已經普遍了的「電燈」，在倫敦有電燈的人家，還得在「房

間出租」的廣告上吹吹。平常的人家多點瓦斯燈。中國學生在倫敦很少租得有電燈的房子。

二 紳士氣

英國是著名的紳士國家。英國人的守舊習氣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但「紳士氣」倒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我們想倫敦街上的行人都是戴着高帽子穿上燕尾服拿根棍子很神氣的走着。其實不然，大多數戴高帽子穿燕尾服的倒是旅館的看門的或街上的廣告人之屬。有一次我和社會主義者的書店(Socialist bookshop)的主持人林娜女士(Miss Rena)在電車上看見一個十足紳士派的人，林娜指給我看：『這種人我們叫他「黑甲蟲」。』這個名稱眞不錯，黑甲蟲的翅膀正像燕尾服，可見各階級的人對紳士的觀念也各不同。

有一次，在一個中學敎師倍特先生(Mr. Bate)家裏吃茶。我問他街上穿禮服的爲什麼那樣少。他說：『現在變了，如果你在戰前來，那滿街都是整整齊齊的紳士呢。』

劍橋牛津都是以訓練紳士著名的學校。在劍橋牛津唸書的學生，學紳士的錢，像講交際，做衣服之屬，比之求學的費用要多上幾倍。軍官學校也是一樣，有一個中國朋友對我說，他進學校之後，專學吃飯之類禮節就費了半個多月。晚餐是決不能不穿禮服的。他們的理由是要陶冶高貴的國民性，然後在疆場才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其實只是訓練好了讓他們去殖民地擺架子而已。現在中國民族文化呼聲很高，南北「學者」「名流，」如響斯應，我想這到是可學，中國要以爺礮勝人，不但需要技術，並且缺少器械，不如在各大學，尤其軍官學校以敎禮貌爲主。揖讓進退之風，加之以「肉不正不食」「不撤薑食」之類具體的聖敎，中國也許就强了。質之各派民族文化學者以爲何如?

他們平日「紳士」的表示，與其說是在衣飾上，不如說在冷靜的表情上。你和一個英國人同住在一間屋子裏，也許兩三年不認識你和一個英國人同坐在一間火車的車廂裏，他半天不會理搭你一下，他的態度會使你看了生氣，但你下車搬行李時，他會來幫你。這並不是爲你，是爲成就他的紳士氣度的性格。問路，他也是以這個態度來對付，他定然很耐性的給你解說：「左邊第一個街，右邊第三個街。」但他仍然不是爲

你，是爲成就他的紳士的氣度與人格！

三 守法

英國人守法的觀念很重，他們在「法」中生活，簡直像魚在水中生活一樣，離了法他們就不知道怎麼活法。所以像工黨一類東西（不管它實質如何，面子上總是代表工人的黨）仍然是「頗是而後敢立，視地而後敢行。」今年工黨年會之前，主張廢貴族院說風傳一時，但年會一開，倒是寂然無聞了。據說最初確有此議，後來仔細想想，覺得在憲法上無根據，未免不在道理，只好推幾個人審查，待明年再提出。審查的標準是要在憲法上找根據，這譬如是要想革命先向被革命者徵求同意。

有一次，一個朋友到帝王街（King Street）十六號的工人書店（Worker's bookshop）去買書。那裏不但是共產黨的書店，而且是他們的機關。門前自然常常有偵探巡邏着。這位朋友出來時恰好就遇着一個偵探。

『你對這些書有興趣嗎？』偵探問。

「我對一切有興趣的書都感興趣。」

「你住那兒呢？」

他寫了住址交給偵探：「你有工夫請光臨，我可以請你看書。」

第二次我那位朋友到工人書店時，把這故事說給夥計們聽。他們很憤憤不平地說：「他有什麼權利問你的住址？你別理他好了。」

不過守法的觀念也不是人人一樣。在我們猜想英國家庭的組織，夫婦的結合當然是非合法不可的了。韜奮到英國很想問問這些問題。有一次我介紹他去看一位新濶導（New Leader）的編輯露意絲女士（Miss Louis）。他問了一些工人失業問題，銀界情形以後，提出關於家庭的問題：

「我在法國的時候，有許多新夫婦並不依合法的手續結婚，可見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家庭制度也在崩潰中。大概英國不是這樣吧！」

「也有些人如此，感情相投就租一間房住起來，不管什麼合法不合法。」

「難道社會對他們不譏評嗎？」

「思想相同的人，自然不會譏評；思想不同的人，也就沒有理他的譏評之必要？」

「父母允許嗎？」

「可以拿出理由向父母爭執呀！我就是爭執勝利的一個。」露意絲笑笑。

韜蹈不便問下去了。

當初我也很奇怪，露意絲（Miss Louis）是約翰（John）的妻，爲什麽不叫約翰太太（Mrs. John），而叫露意絲女士（Miss Louis）呢？直到現在才恍然。

後來在法國，亞伯特（Appert）解釋這個問題很有趣。她說：資產階級是不管這些「法」的，他們差不多到處有外室。有些大資本家在各處的大城市都有一門家室。工人也不管這些「法」的，他們相投就住起來，不高興就撒開手。最保守最守法的只是小資產階級。

四　世界上最好的

英國的一切在英國人看來都是世界上最好的（The best in the world）。

你在電車上，常常有工人拍拍你的肩：『你喜歡倫敦麽？(How do you like London?)』假使你的答話是『喜歡極了！(Very much)』那他就高興了：『眞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如果你說不喜歡，他也許就會打你。所以初到倫敦時，你不能不先學這個訣竅，最好是先替他說了：『世界上最好的』(The best in the world)，尤其是遇着醉漢時你要小心。英國人處處有禮貌，只有在這點上沒有禮貌。

有一次，我去勿冷(Welywn)，下車時一個脚夫和我攀談，『你愛英國嗎？』

『愛得很！』

『對呀！英國眞好，俄國有共產黨，整個國家在饑荒中。德國意大利有法西斯蒂，眞可怕呀！他們又要製造世界戰爭了。你看英國多好！有錢！有和平！好的都有，壞的都沒有。我不知道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這位穩當的英國脚夫，怕失了對話者的體面，故意先問一句。

『中國人。』

『中國紳士，你說我的話對不對？當然，你們貴國也很好，貴國的人民多愛和平，只

是日本人天天搗亂呀！自己也天天打自己呀！眞可憐呀！』

我眞沒有話說，只好作苦笑。

他們對於別的國家當然沒有看得起的，尤其是看不起美國。如果你和英國人說話時，參一個「不錯」(Sure)，他一定問『你到過美國嗎？美國人才說「不錯」(Sure)呢！』你若說沒有，那他一定會勸告你千萬別看美國電影，會把口音學壞了。像倫敦大學的賣書部，幾乎什麼雜誌都有，但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或外交事情(Foreign Affairs)決買不着。史密士書店(Smith & Son)是最大的賣刊物的舖子，每一個火車站或地道車站旁邊都有分店，但你在那些地方決買不到這類美國刊物。

但在別一方面，却沒有這些國家的成見。像羅蘭司(Martin Lawrance)的賣書的夥計們常常說『那不錯』(That's O. K.)或『再會了』(So long)之類的話，工人們尤其愛說。有一個 I. L. P. 喜克老太太(Mrs. Hicks)對我說：『我覺得做英國人是不榮譽的。』

在『世界上最好的』之對方，他們有一件事引爲最大的遺憾，就是天氣。見面第

一句話就是『好天氣』(Nice day)，也許再接上一句：『今天天氣眞可愛！』有時再來一句：『希望明天更好。』這些無意思的話，簡直會使你聽得發笑。如果你是外國人，他常常於說過之後加以解釋：『因爲我們的天氣太變化無常了，所以我們見面就開天氣。』要是英國的天氣也好，他們簡直會覺得『世界是上帝專爲英國人造的。』或者『只有英國人的祖宗沒有吃過上帝園裏的禁果。』

五　失業與貧困

英國景氣之不佳，幾乎滿街可見。譬如討錢的法；

1. 把各色粉筆在人行道上畫風景人物；
2. 一人開破留聲機，一人拿帽子攔路要錢；
3. 披長頭髮，像落魄藝術家，拉環峨玲，作備極潦倒之狀；
4. 幾人組織一樂隊，在街上且行且歌，幾人分頭攔路要錢，這是比較大規模的討

5.玩點小把戲，如把幾個球在手裏抛抛玩點新花樣之類.

6.不玩什麼也不唱什麼，口號是「給我一杯茶。」

在中國爲了智識界的失業，一個招請書記的廣告，可以吸引上百人來應徵。有一位初到倫敦的朋友，登過一次招請私人教員的廣告，男女應徵的信件不下一百封。從他們的履歷中得知一半以上是大學畢業的學生。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中，失業自然難免，何況現在値着整個世界陷於空前的危機！在日本，東京高師的學生很少失業的，因爲他們有固定的地盤，在他們的地盤裏面是不許別人侵入的。慶應大學失業的也很少，因爲慶應裏面很多資本家的子弟。得與資本家的子弟同學，隨便交上幾個人，畢業後的工作問題就解決了。帝國大學的學生找職業却很不容易。因此，帝大特別產生多量的思想急進的份子。在英國則不易從學校來區別，不過牛津劍橋的失業學生自然少些，也是爲了貴族及資本家的子弟多些的緣故。

英國對失業的救濟策鼓吹得很凶，政府天天鼓吹失業人數劇減。自然，他們在努力挽救他們資本主義空前的危機，不過事實上也僅僅是掩耳盜鈴。英國對失業者的

登記，並非把一切失業人口都登記，一家僅登記一個男人，其餘的女人或成年與不成年的兒子都不在登記之列。一個小學敎員倭克爾女士（Miss Walker）對我說『自由職業者失了業多不願去登記領救濟金。』所以眞正失業的數目多於統計的數目若干倍。登記了的人可以得二十六個星期的「失業救濟金」（Unemployment pay），過了二十六個星期就取銷他的姓名，算是得了職業。一家人中有一個人得了職業，就算全家的問題解決了。所以每次統計上所減少的人，很少是眞正獲得了職業者。

除了每日新聞（Daily Herald）那樣的資產階級性的工黨報紙也同樣替政府做宣傳外，其他工人的刊物，都不相信統治者的欺騙。新嚮導的編者說『我決不相信失業問題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解決。』

娼妓到處都有，有些在便宜飯館裏像轉角館（Corner House）之類地方兜攬顧客，有些在電影院的門口閒蕩。有一次和眞宇在街上走，一個女子趕上前來談話，談談覺得有些不對，我們趕快到熱鬧地方逃避了。據眞宇說這是失業的女工流爲私娼的。

夜晚雖不像上海工人睡在街上，却是在車站裏，在地道車旁邊，也睡了不少工人。

還有些地方專爲沒有房子住的工人狠藉縱橫地睡覺的。

成千成萬的工人造就了資本主義的黃金世界，造就了英國紳士們保守的憑藉，而他們自己就在黃金世界之中沒有遮身之所，甚或無從再賣其勞力以維持其非人的生活。某博士盛稱美國工人代表的戴高帽子穿禮服的堂堂一表，他何嘗看見眞正工人的生活！假使他看見英國當朝宰相麥克唐納，豈不更驚駭工人代表之堂堂一表耶！

六　冷靜與熱鬧

英國人的性情是著名的冷靜。一個屋子裏住兩個法國人比住十個英國人還鬧。他們坐在屋子裏是永不開腔的，有客來也只是靜靜的說話，很多看書的時候，很少說話的時候。禮拜天遊公園的人常常帶本書睡在草地上看。在電車上，白髮如銀的老太婆拿着一本三四百頁的書凝神地閱讀也是常見的。

打打網球或板球（Cricket）的時候，也只是靜靜的打，永不作聲。打完了伸出手

來說聲謝謝，各人走各人的路。很少問問姓名的。法國人覺得青春是少年的花，所以要盡量地歡樂。英國人都以爲青年是一生事業的基石，必得先把身體弄好。就遊戲說，法國人是爲快樂的，英國人是爲鍛鍊身體的。因此，英國人儘管對於網球沒有興趣，或打不好，他們仍然要一星期換幾次球鞋，拿幾次球拍往球場上走。他們的娛樂是理智的，不比法國人是感情的，所以他們冷靜得下來。

從另外一些事情看來，他們又並不冷靜。你在海得公園（Hyde Park）的場中一站，和一個英國人一攀談，馬上就有一兩個人來看熱鬧。你別走開，你儘管說下去，不管你說什麼，不到幾分鐘，你的周圍便會集中好幾十個人。你自己就不知不覺成了中心人物了。

你在街上騎一架自行車，突然停下來，一定不久就有人圍攏來看你。最初是來看你的人莫明其妙，慢慢的你自己也會莫明其妙了。

有一次，我從阿門角（Amen Corner）一個朋友那裏出來，看見一個巷口堆滿了人，一個個都伸長頸子張望，我想不是死了人就是起了火，好奇心驅使我排開路去看

一個明白。好容易擠進去了，只是一個大汽車機器壞了，汽車夫正在搬弄打汽。

因此，那些街角演講家(Street Corner Orator)或糖箱講演家(Sugar box orator)就容易糾集羣衆。尤其是週末(Week end)(即星期六及星期日)你在街頭巷尾到處可以看見講演者，很多是搬一個糖箱子站在上面指手畫脚大聲疾呼。星期六，在海得公園或哈姆斯蒂希斯(Hampstead Heath)那些地方更是熱鬧。你可看見男的女的講演者，演題有關於保守黨的意見以至共產黨的意見的，有關於教育的、有關於宗教的、有些不知說些什麼的，總之只要有說的就有聽的。有時幾百人圍聽一個工黨講演者，一個獨立工黨的人也許搬一個糖箱子就在工黨講演者的聽衆中唱起反調來，工黨的聽衆馬上分裂成兩羣。這樣的時而分裂時而集合，有講演者時，總不會沒有聽衆的。

而且聽衆並不僅是靜默地聽。講演完了，就由聽衆發問，一人主持解答；發問後，就討論。簡直和一個大講演會的程序一樣。決不會冷靜，也不會紊亂。

有人說英國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y)就建築在這種精神上面。不過這種精

神也決非上帝賜給英國人的。第一，他們生活太平靜了，所以只要有點並非意外的意外的事都可引起他們的興趣。

第二，他們所謂民主，雖然是假的，至少也眞容許人民投票，人民對政治好像也多少有點關係，所以對於政治等等問題，也眞像匹夫有責似的。

對於這些事實的解釋，自然最方便是歸之於民族特性的萬能法寶。「英國人的始祖的精蟲就含有這種成分，」這樣的民族遺傳說多科學化 (Scientific) 呀！

英國人最愛用 Serious 這個字，它很難翻成最適當的中國詞，同「正經」「鄭重」或「認眞」的意思差不多。正經、鄭重、認眞都是由於看重事業而來。中國人在救死不遑的生活中，那談得上事業呢？然而許多「學者」或「要人」看了英國人或別國人一點好處之後，每喟然而歎曰：『中國的民族性眞墮落到了極點呀！』

南洋巡禮

一 天氣、山水、人物

我愛南洋。

不過，愛南洋和愛我國江南的情緒不同，對江南的愛是憐愛，而對南洋的愛是敬愛。

就在春天吧，西子湖邊，楊柳在搖曳它的婀娜的腰肢，桃花在賭博它的薄命的紅笑，玲瓏剔透的嚴石像老萊子披着彩衣似的點綴他的老歡。晴雨不時地像多愁多病身的無常的感情。這誠然是可愛，是紅樓夢中黛玉一般的可愛。

位置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中央天氣是「四時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率眞性格，天天是釀酒一般地濃郁，釀出極釅的花木的顏色；那就是南洋。

椰樹就是南洋性格的代表。一根青雲直上的孤幹，在頂上攢聚着孔雀毛般但粗

大而疎落的長葉，葉柄間着些巨靈的拳大的椰子。有時濃綠掃天的結成一片淸陰，有時疎疎的幾桿粘在淸徹的遼天上，是我們溫帶所沒有的嚴肅的作風。

這是水滸傳中武松魯智深一類的亢爽的男子！

假使上帝要完成這偉大的藝術，應該把北印度高大多鬍鬚的漢子着在此間，但不幸，人物是那樣的渺小，鄙猥，齷齪，我在新加坡檳榔嶼，沒有看見一個馬來人是高大肥滿的，或像印度人一樣嘮下一大把虬曲的鬍子的，他們却是像尙未成長卽枯死的灌木撐着一個瘦軀在這個樂土上懶懶地走着。

他們的文化應當是簡單而宏大；但只是簡單，絕無宏大氣象。他們喫飯不用刀叉，也不用筷子，工具只是幾個手指。他們不穿褲子，男男女女都只是圍一個「沙籠」，所謂沙籠，就是一條花園裙，他們只是很簡單地裹一下，而我們中國的鄉間，在冬天，褲管上還要捆扎起來，鄉下人叫做蹬籠，而不是沙籠。日本女人也只捆一條寬帶不穿褲子；中國西洋女人的裙子我想也是「沙籠」變了褲子後留下的殘跡。而南洋的歐化男人在西裝褲子上還得加上這熱帶文化的標幟——沙籠，反而更複雜了。房子也沒有

那麼多廻廊疊戶的委曲，或紛雜的陳設，只是很簡單的架木結茅而已。

上帝從不肯用「統一」的筆法去寫他的創作，所以在這樣偉大可敬的環境裏，着上一些猥瑣的人物。本來創作就沒有統一的，所以水滸傳裏也少不了白衣秀士王倫。「矛盾」就是上帝創作的材料。上帝旣給了這些熱帶人以便宜的生活，同時就給他們以惰惰，他們就萎靡下來了。

資本主義都利用這些萎靡下來了的人類，去建造資本主義的花園，要以他們的方法去消滅矛盾，去統一世界，於是沙籠底下就加上洋褲，柔佛王宮竟是洋房子了。矛盾消滅的了嗎？矛盾的花却正成長在這花園裏。

那是無辦法的，武松魯智深那樣性格統一的漢子，也只是小說中的人物而已！

二　回到了永不能回轉的時代

南洋中國人很多，新加坡有三分之二是中國人，檳榔嶼也有二分之一的中國人。

你到南洋簡直像到了家鄉一樣，滿街都是中國字，鋪門的兩旁，有時還有對聯。同

行一位盤先生在檳榔嶼駛車過一個廟門的時候，看見一副春聯，他樂得在車中用讀中國詩的腔調唱起來了。

這一回過新加坡時恰好是舊歷新年，家家的門口有濃紅的春帖：『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類語句，勾起我對於二十年前農村熙攘景象的回憶，『不但回了國了，而且回到了永不能回轉的時代』，我這樣想。眞的，這些「厚德堂」之類的扁字大燈籠在每家的門前迎風搖擺，這些印象很久很久在腦筋裏消磨完了，不料這個時代却移植在南洋，『若還趕上春，千萬和春住，』一二十年前的春氣像在南洋趕上了。只可惜不能和春住下去，只是讓給那些打扮得紅紅綠綠的小孩們去享受吧！

這些現象使許多人高興，流落了這麼些年的華僑却能保存一個民族的風氣，反之，這些民族的風氣在國內却快消失完了。有一位朋友對我發感喟：『舊曆年的廢止，當然是有理由的，但在華僑却絕不宜廢止這個風俗，這可以使他們思念起祖國。』不過可以使他們思念起祖國的事情太多了，倒不在乎這一樁。這些事情也不一定像一

般這老遺少們那樣覺得可喜中國是在和現代的文化追趕，而開闢南洋荒土的華僑，最初只是些可憐的苦工，可憐中國文化之澤被及於這些苦工者幾何！放爆竹，掛燈籠，過年過節，寫「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而已！也只有這些使他們發生故國的憧憬。他們沒有高等教育的機關，最高的學府只是幾個中學。我在英國一個中國鋪子裏看見賣給華僑看的書，除了三國志演義，說唐之類小說以外，只是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有才朝天子，無心謁相公」的神童詩，可憐這些小孩們還在作「朝天子」的夢呢！

這樣的文化之根，可以使他們死抱着不放嗎？只是智識的錮蔽，鎖住了他們的前進的脚步而已！

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有些人住了三代在南洋就和馬來人同化了，服裝是穿沙籠，說話是馬來語。他還給我講一個故事：有一位由中國去的人，到新加坡要找一位久別的老友C君。C君在中途遇見一個中國的少年。

『你是中國人嗎？』他問那個少年。

「我不是中國人，父親是中國人。」

「你知道C君家在那裏嗎？」

「正是我父親，我同你去。」

那孩子到家在門口就高聲地叫喊着：「爸爸，你們中國來了一個鄉親。」

這是南洋華僑死抱着中國文化的一個證據！

但，現在華僑和馬來人的同化風氣慢慢的滅種了。中國人都不肯穿沙籠，以爲那是可恥的事。華僑的學校正在努力教官話。不過這不是爲了中國聖教的威力或中國民族性的特强，而是爲了許多生活原因。英屬南洋的政府現正嚴格限制華人的入口，每月不得過千人。政府又想利用自己的殖民地的文化較低的人民來與中國人爭市場，用各種方法提高馬來人的地位。我這次經過新加坡時，正爲了政府要以馬來語爲基本語的問題，而引起華人的憤慨。他們是爲仇視這些和他們爭生死的白色人種棲色人種而拒絕他們的文化。

三　詩意的婚姻

婚姻和愛聯結起來，自然是有詩意的。

原始時代，在原則上，婚姻和愛是聯結的。後來由於民族間的互相侵略，而有掠奪婚姻，男性的權威形成，貧富貴賤的地位懸隔，於是發生買賣婚姻。中國從來的盲婚制度，婚姻的選擇權完全操之家長，即是由家長來主持這批買賣。現代歐美各國的自由婚姻，究竟不全根據於愛的自由，金錢地位名譽都是這買賣的支付材料。好像現在法國女子如果沒有金錢做支付的材料是不容易出嫁的。於是詩意反存在於婚姻以外。「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一面，才是詩的一面；而婚姻的一面，到只成了「開門七件事」的公文程式面了。

但詩意的婚姻在現代也偶然留下點痕跡，福建的「客家」有以山歌擇配的風俗，即男女有一方面發生愛情的情緒時，可向對方以山歌委婉地試探，而對方的接受與拒絕，也可把山歌來道達其情意。相互來回的挑拒，到最後雙方情意投合就成就了

他們的好事。但這，到底僅是遺跡而已，不是他們正則的婚姻制度。

馬來人在他們的婚姻制度中遺留着最多的初民的詩意。少女們看見一個陌生的男子，她可以用贊美或譏諷的歌詞投向她的對方，而對方也以歌辭回敬，像中國的一部分「客家」的風俗一樣的，許多因緣是這樣成就的。但這仍不是正則的婚姻，正則的婚姻，仍是父母作主，男女間有時並不相識。

還有許多很有詩意的儀節。結婚有七天儀節。頭三天謂之鳳仙染禮，新娘的親戚們用鳳仙花去染紅新娘的手指。第一夜爲「鳳仙花夜，」名「私鳳仙，」是偸偸地擧行的。第二天名「大鳳仙，」就是正式的鳳仙染禮。那天集會戚友擧行鳳仙染的大典禮。親戚們狂歡地以鳳仙花汁去塗染新娘的手指足指乃至於脚之兩旁；並擧行一種特別的鳳仙舞。第三夜的宴會中，男男女女如狂地歡唱。最有趣的一天是第七天——婚禮最終的一天，他們在那一天擧浴禮。南洋的浴不是在浴盆裏洗，是用水冲刷。廣東人叫洗澡爲「冲涼，」用在南洋更適當些。這浴禮不是祕密地擧行，不僅是新郎新婦私自地享受，是公開地給大家享受。大家在浴室圍觀，新郎新婦並坐在香蕉幹上或長

凳上，用花片灑過的水或椰乳與檸檬汁從一個龍形的水頭噴射在他們的身上，直到他們把繞在雙頸的彩繩扯斷爲止。戲水的鴛鴦繞着如狂的觀衆，是多麽有趣味的喜劇。

但，這僅是詩意婚姻的遺跡而已！就中國舊式的結婚，新房裏的狂歡酗酒，各種頌禱與戲謔的歌詞，新郎新婦的共飲交杯合歡酒，在旁觀者看來，何嘗不是詩意，而身當其境的人，或者頌禱正是喪歌，戲謔正是諷刺，合歡酒正是絞腸的毒酖。

馬來人婚後去訪親的時候，對於女家詢問的答詞是：『錢袋是腐朽了，金銀是斷爛了，帶來的只是一顆赤誠的心。』何嘗不是很好的詞令。實際上呢，訪親必得有許多禮物分送給女家的人，而且有規定的聘金。也只是像列强在外交文件上談和平談軍縮，而實際上則誰都在儘量地擴張軍備。

所謂詩意的婚姻，如詩一般的對話，也只是虛僞的辭令而已。「不學詩，無以言」的聖教，也不只東方的聖人才知道，馬來人已經實踐了不知若干年了。

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下，詩意的婚姻是例外，是偶然，忽然遭遇着這偶然，就傳爲千

古的佳話。可惜不懂馬來語，馬來的歌曲與故事中必然可找出許多對婚姻不平的怨語，和偶然遭遇的詩情。

印度一角

一　孟買之晨

當無數的肥大的膺用各種英武的姿勢遮海蔽空而來的時候，這就表示快到孟買了。

孟買到得很早，大概六點鐘就靠岸了。七點鐘進早餐的時候，飯廳裏的中國人除我和澄區外，只有一位研究性學的李文和一位學交通的吳君。吃過晚餐，我們四個人就先上岸，三等艙中九個中國人，恰好分成兩批。

叫了一部汽車，每人拼四個盧比，十六個盧比逛四點鐘，價錢稍爲貴一點，不過希望他能多帶我們走幾個地方。

在英國區走着的時候，簡直像是上海之晨。街上舖子的門都關着，警察懶洋洋地在街心無所事事，稀少的行人點綴着這寬大的街道。車夫說孟買人很懶，不到十點鐘

沒有生意做，我們就先去看別的地方。

我們穿過一個公園，在一個高平臺上眺望海景。

『那是一個廟，』車夫指着遠遠的一個三面圍着海水的地方，『從前一個高僧死時遺囑要葬在這裏。潮水來時就一個孤廟在水中央，去求福的人們得坐小船才能去。』

我們急於要看火葬場，但到那裏時，還沒有正在焚燒的屍體，只好回頭再來。從火葬場側面進去，像是一個荒廢的花園。一排一排的花畦，用大鵝卵石築成長方形齊腰的矮圍牆，中間實着肥美的土，許多沒有人修理過的花在裏面雜生着。車夫說那是回教徒公葬的墓地。那眞是公葬了，在裏面石頭是同樣的，花是同樣的，找不出一點私的符號，連一塊刻了字的石頭都沒有。最後面有一座回教徒的高僧墓，有人正在禮拜着。

出了火葬地，穿過一些很髒的街道。在街道上發現印度的女人愛穿紅衣服，多是披一塊舊土紅色的布，更顯出她們的髒，我想我佛釋迦牟尼在出遊時看見四苦中的生苦而想修行，大概就是這樣的印象。而釋迦牟尼的父王在宮中給他布置許多引誘

他的美女，在她們歷時表現各種醜態而更加堅定他的修行的心，也大概是這樣的一些美女！

街上有在地下擺着攤子賣藥的，一個醫生前面堆着許多樹皮草根。這大概也就是印度的國藥國醫，不禁使我想到中國的國藥國醫運動，並且還在什麼會議上有着什麼提案。

還有一個剃頭區，在一個大場中擺着無數的剃頭攤子，他們就這樣蹲在地下工作。車夫是個白人，他用着輕輕的口吻問，『中國也是這樣嗎？』吳君說『我們中國有的是大剃頭舖。』其實一般下層的生活何嘗不如此。上海城隍廟一帶和這裏相差多遠呢！博士們在這些國家可以找出五鬼之多，其實只是他們所不承認的一鬼作祟。

二　宗教生活

我到孟買是第三次了。這次因爲要的車子的時間太久了，他就把他們所認爲不甚要緊的印度人的宗教生活也給我們看了不少。他們拜樹、拜蛇、拜牛。他們在大樹底

下擺着幾塊神像，所謂神像者只是幾條蛇而已。街頭看見一個人牽着一頭牛慢慢的踱着，手上拿着一大把青草。行人有祈福的，就以一文錢買一根青草給牛吃。有一個小學生走過牛身邊，把手摸摸牛，又拍拍自己的身上，大概這也是一種祈福的儀式。在一個神廟側面的空地，一羣奇形怪狀的人，圍着一個全身赤裸，只餘一條像一根帶子一般短的褲子的瘦人。他的全裸的身子上塗滿了白色的灰，看見我們來時，他更拚命的把灰向身上塗。據說，他自稱是神，許多人也就去禮拜他，一個正在禮拜着的老頭望着我們說，『你們覺得飢餓嗎？』我想這大概是一句參禪的話，希望我們也去禮拜，以滿足精神的飢餓吧。

這些現象引出一幅中國農村的迷信圖閃耀在我的眼前。當我在小學念書的時候，一般鄉村的小孩的頭腦中都給恐怖佔據滿了，天天感覺得做人之難。他們並不是怕什麼世態炎涼，也不是怕謀生不易，他們是感到神鬼太多，隨便一動足就有觸犯神鬼而有失掉性命之虞。年久的大樹神，我們鄉裏叫做壇官，廣東叫做社神。這種壇官有種神箭，你如果不小心拋了一個石子在壇官的近旁，或者偶爾的疏忽在壇官近旁小

便一次，你的脚馬上會中神箭，輕則紅腫到不能走路，重則致命。還有蛇也是可怕的東西，如果在這些墳官附近看見一條蛇，那就倒霉，你就「不死也得脫層皮。」家裏發現蛇，那就是祖宗顯靈，你們都要虔誠禮拜地送它出去。有膽大的打死了這條蛇，家運便會從此衰落下去。於是這些小孩們的稚弱的腦筋就給這些恐怖震碎了，鄉間權威最高的是古樹，他們經過一個古樹的時候，眞是小心翼翼地怕無意中得罪了神而中神箭。這類事情和印度的迷信眞太相類似了，也許是由印度傳來的吧！印度傳來了「佛法，」同時也傳來了這些無數的「外道。」

印度的迷信眞是「額上雕字」的，幾乎每個人的頭上都有些紅的黃的符號，有些額中間着一個黃點，有些畫幾道彎曲的橫線，而廟祝之類的額上更多奇怪的花紋。在中國亦有非常類似的風俗，就是端午那一天，用雄黃混在酒裏喝，同時把雄黃在小孩的額上點一點，或畫一個王字。這些風俗也許有印度的因緣。

現在我和農村的生活是隔絕久了，不知道還是不是爲這些迷信所支配着。不過從山東出皇帝這類事情看來，也許相差仍不甚遠吧！

我們到火葬場時，可惜因爲是節日不能進去細看。只是遠遠地望見很高的舖陳屍體的臺上，許多禿尾鷹正在盤旋着盼望人們供給它們的食料。也許它們正像我們一樣對這個節日感到有些喪氣。

再回到火葬場時，正有一個屍體在焚燒着。他們的辦法很簡單，地下插着四根鐵桿，鐵桿中間恰晝出棺材一般大小的地位。柴就一排一排地堆起來，人睡在柴中間，不消三個鐘點屍體就完全焚化了。我們沒有看見整個屍體，只是在柴的堆積中間看見一隻沒有蓋嚴的手。

火葬場出來之後，我們就急急地回船。浮空蔽海的鷹羣，跟着我們的船送了一程。

開羅短遊

一　沙漠中的天堂

兩次過蘇彝士，開羅短遊之夢沒有做成，這是第三次，並且我不想再由這條路回國，也許就是最後一次，自然是再也不能放過的了。

船到蘇彝士是早晨六點鐘，我四點鐘就醒了，金字塔的高聳入雲的塔尖，獅身人首像的龐大而溫厚的面影，已經在我的眼前滉漾。我起床後一切收拾好了，連照相機都已經掛在背上，蘇彝士還沒有到。一個人在甲板上走了幾轉，才把澄區叫醒了，兩個人一切裝束停當，在頭等音樂室候至兩點鐘之久才乘小船到碼頭。汽車離開蘇彝士時已經八點鐘了。每車乘五人。我們的一車除我和澄區外，還有盤珠祁鄭彥棻夫婦。車夫是意大利人，懂英語亦略懂法語。

離開蘇彝士約十分鐘就是一片茫茫的沙漠了。十幾天的海程中每天所看見的，

只是一片洋洋的水和天邊相連接，現在忽然換一種風味，一片茫茫的沙漠，天只像藍帳幕似的把它蓋住。天底下除黃沙以外，看不見一根草看不見一個生物或一堆石頭，只是單純而偉大的一片。古代的人在這沙漠留下的痕跡，只是一座回教堂，它的圓頂就恰像做效着沙漠裏的天的形式做的一樣。沙漠裏有什麼可做效呢？除了天。現代人的痕跡，只是通過沙的一條長路，有一段還有黑晶晶的柏油的顏色閃爍於沙漠中，作人力征服天然的徵象。然在一望漫漫中，這點徵象也就微乎其微了。

在沙漠中偶然看見一兩株枯草，已經足以使我們感到這還是人間世，如果草竟是綠的顏色，那簡直等於到了家鄉，看見了親人一樣。在中途遙遙的望見幾座焦土山，車夫很高興的告訴我們，「那裏有蛇有鳥，我們常常到那裏去打獵，有趣極了。」我們聽他說打獵，當然蛇也就不小了。

「有多大的蛇？」鄭太太問。

「當然是小的，」經車夫這樣一說，我們都笑了。

從蘇彝士到開羅，有九十多英里，汽車要走兩點半鐘。在半路休息一下，我們在那

裏喫了一些由船上帶來的麵包夾火腿，汽車便又在漠漠的黃沙中奔駛，忽然從車左面望去，沙與天相交的線中間，發現洋洋的大海，海中許多小島羅列着。忽然在車前面又發現同樣的奇景。洋洋的大海有時又變成一個清澈的小湖，簡直像西湖一樣，中間點綴些湖心亭，阮公墩一般的小島。我們問車夫那是些什麼地方，車夫說「那是「幻境」不是真的，今天算是你們很好的運氣，平常也不是容易看見的。」我們才知道中國所謂海市蜃樓者就是那樣東西，史記所謂海上三山常爲風所引去者，大概也是這樣的幻境。忽焉在前，倏焉在後，下半段沙漠中的旅程，竟使我們目不暇接。也許在這枯燥的沙漠生活中，造物故意有此奇境，來引誘這些現世可憐的生物。這是一幅栩栩的宗教圖畫："Pie in the Sky when they die"，（麵包天上有，死了才到手，）可憐這些虛幻的海水，對於這渴壞的實際生活是毫無裨益的。

二　博物館

尼羅河之神在這死土中建造了一帶花園。美麗的開羅就展開在這河上。但是六

千年以上的尼羅河古文明，終於給資本主義的煙所籠罩了。豆腐塊式的旅館兵營以及一切商店都在我們的車前馳過，現代都市的喧鬧，汽車、電車、種種聲音又來包圍着我們。

車在牧童飯店(Shepherd Hatel)稍停，美國旅行社所預備的導遊者羣都簇擁着車子，在車窗中透進各種聲音：「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我們在這一片聲音中無法辨人，只好叫了一聲「英語」。於是乎一個說英語的導遊者就跳上車來：『我說得很好的英語，我一生都靠它喫飯。不是嗎?你聽。』『好的，你好好替我們解釋，』E先生說。『我一定使你們滿意，不過你們也要有以滿我的意。你懂我的意思嗎?我說，我使你們滿意了，你們也得使我滿意。』

他要汽車夫先開到博物館(The Egyptian Museum)，我們也同意，因爲博物館也是我們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一到博物館門口，我們馬上感到這眞是埃及風的門前面就蹲着一個具體而微的獅身人首像 Sphinx。一進門，一排排地羅列着至少是三千年前的古石像。大眼睛，齊

耳根剪斷的整齊的頭髮，美麗而強壯的身軀，都是埃及人體的雕刻與繪畫的特徵，赫然在我們眼前。可惜導遊者不容許我們在每一個古代埃及文明的代表者前面停留，說「先生們那樣看法，三天也不夠了，可是現在並沒有三點鐘的時間讓我們在這裏停留。」我們只好跟着他走，不斷的贊頌與欣賞的聲音在我們這羣走馬看花式的遊客的口裏濺飛。

就在這走馬看花式的時間所領略的一切，要描寫起來已經是不少，單是圖騰坎滿墓(The Tomb of Tutankhamus)裏面所發現的東西已經有兩個房間之多。

這個墓裏面所發現的東西，雖然對於圖騰坎滿時代的文明只放射了微光，但已夠使埃及史學者重新估定埃及在社會經濟文化等等問題了。這個墓是一九二二年Camarvon的伯爵以及卡德博士(Dr. Howard Carter)發現的。在封固的隧道中，左右列着兩個古的雕刻的木像，從這個隧道一直傳到正式的墓地。屍體躺在三層的木乃伊式的棺裏。外面一個裝飾得很華麗的石槨，這石槨上的一切裝飾和埃王(King Eye)的一樣。埃王是圖騰坎滿的承位者。四個女神以其仙翅掩護屍體，這是十八朝(Dyna-

sty XVIIth)末期的特別裝飾。十八朝大約當紀元前一千五百餘年。頂裏面的一個棺，是純金的，重一百一十餘啓羅格蘭姆（110 Kilograms），躺在裏面的屍體還是年紀很輕的；屍體的周圍，充滿了珠寶，金棺上面的兩個木棺，也被以很厚的金皮。木乃伊式的棺，我在倫敦也曾看過，它和棺裏面的人一樣，頭手足俱備，恰恰把人裝在裏面。據說當時埃及人相信人死了之後，魂就到尼羅河神那裏去受審判，也許河神判他再生，他就得回至墓地裏從棺上的彫像找他的屍體。並且怕判定了再生，而屍體已經腐爛，所以用一種藥料去洗，使屍體可以永存，這就是所謂木乃伊(Mummy)。在四年前，博物館還有木乃伊，後來給政府收集在一個地方，不給人看，我們遲來四年就錯過了。在這一個葬地裏面發掘的東西多不勝述，自皇帝的寶座，籐床、手杖、戒指、珠寶，以至於當時獻的花都有。全部至一千六百三十七件之多。工藝之精，眞是匪夷所思，我們中國的文化古國眞是瞠乎後矣。文字非常美麗，以象形字代表音母，是在中國文字與希臘文字系統中間的一個新的系統。即就象形文字的形式的整齊來看，已足表現他們那時的文字比中國殷朝的甲骨文字完備的多，殷代甲骨文還停留在尚未十分統一的圖畫中

間，僅是圖畫與完備的文字中間的一個棟梁。而他們這種文字在紀元三千年以前第一王朝就已經相當完備，並且已有刻畫體的楷書與書寫體的草書之分了。

過於短促的時間使我們在驚奇的包圍與吞嚥中繞了一周，就回到旅館來進午餐。

午餐後，我和澄區隨便在旅館前的書舖裏面看看，買了一本關於埃及的書，和一把壓紙及裁書用的象牙刀，刀柄刻着一個埃及風的人像，也可作此行的一個小紀念品。

三 金字塔的偉觀

下午兩點鐘我們坐車去基澤(Gizeh)看金字塔。過了尼羅河，遠遠的看見兩座三角形的高山聳入雲端，又好像小孩們做極簡單的手工一般地，在湖色的紙上，貼上兩個淡灰的三角。疑是人工，却絕不能介人相信世間有這樣偉大的人工；疑是天工，但這樣整齊又決不是天工。非常簡單整齊的三角形貼在一無所有的遠天，愈益顯示其偉

大，回想長城之雉堞起伏，到覺得近於纖巧了。並且長城之偉大還可想像，第一，它是經過若干朝代逐漸築成的；第二，它是爲了對一個凶悍的遊牧民族的防禦，對人民還有理由可言。至於金字塔則僅僅爲了埋藏自己的死體，其暴虐的偉大眞是出乎情理之外了。

金字塔在此共有三十餘座，我們看了三座。第一座是契阿甫王（Cheops 埃及文 [hieroglyph]）的墓地，建造於紀元前三千七百三十三年。每邊長七百五十五英尺。建造的時候每邊有工人十萬，歷時二十年才成功。每一塊石頭差不多有一個人高。第一塔可以進去，但走到放置棺槨的地方，必得要半點鐘的快步，我們只在隧道中走了二三十步就回來了。第二個金字塔是契夫稜王（Chephren 埃及文 [hieroglyph]）造的，第三塔是米刻稜諾王（Mykerinos 埃及文 [hieroglyph]）造的。在三個金字塔附近，蹲着不知年代的偉大的獅身人首像（Sphinx）溫和的面影，成了被欺虐的埃及的和善民族的預言者。

我們快到金字塔的近旁，旅行社就預備了駱駝和驢子，在沙漠中騎駱駝是我童

年時代就夢想了，這簡直使我覺得像在過畫中的生活。駱駝受了鄉人的指揮就跪下來。騎上之後，它雖然是慢慢的起來，但一不留心就够被它掀下來了。鞍子的前後都有一個突起的扶手的木樁，兩手把穩了是沒有危險的。一顛一顛的繞過金字塔獅身人首像下來玩了一程又騎上駱駝回來找車子。

四．日夕歸來

因爲六點鐘要趕上去坡賽的火車，所以我們四點多鐘不能不離開基澤，烱烱然望着幾千年前的死王的宮殿，與無數的生民的血肉的集積，漸漸的遠去又只剩下幾個偉大的三角的影子貼在天上。

回到開羅時，探訪了幾個偉大的回敎堂並通過了埃及人的區域。

開羅只是 Esbikiyeh 和 Ismarlieh 兩區爲西洋人住的，街道很寬闊潔淨，一望是西式的建築。其餘的埃及人的街道窄得幾乎不能容兩部汽車。兩旁的舖子以金器舖爲最多。人却是趺坐在地下，像印度馬來人一樣。男人穿的很飄灑的蓋脚的長袍，女

人都穿黑衫，眼睛以下給三角的面幕罩住了，這裏面表示男女關係的神祕與黑暗，使人看見有說不出的陰暗之感。

六點鐘趕上火車，夜深十一點才到波賽。在上車的時候，月亮正在沙漠邊的天上貼上半個圓規，顏色火一般的紅，其大小恰和朝日一樣。盤說：『好漂亮的落日！』

『太陽是在東方落嗎？』

經過我的提醒，盤珠祁才大笑他爲月亮所欺了。西方則像舖了半天的黃金，幾株壯麗的柳樹，像是金色的美髮上插的珠翠的裝飾品。

十幾天的海船使我們的旅人都厭倦到了萬分，澄區簡直困得不想再前進了。但到了金字塔以後，他說：『我的旅行的興趣與勇氣完全恢復了。』

兩個奇蹟

一　兩千年前的生活之目睹

當着「澎湃(Pompeii)出入口」一行大字赫然出現於我的眼前時，我的心中有說不出的驚奇之預感，一生中只有將出南口看長城荒漠中騎駱駝訪金字塔獅身人首像，及在開封圖書館的入口將得細看殷墟中甲骨時有此同樣感覺。長城金字塔獅身人首像的單純偉大足以使人感到絕言說絕描寫的驚駭，但只是古代的人工偉跡而已。殷墟甲骨上的象形文字是數千年前人類生活的自己的描畫，可以使數千年前人類的活動透過這些象形文字而復活，其內容已經較之一些壁畫或一二古物的發掘爲豐富。但在這裏——(Pompeii)，我們將可以目擊此間人類在二千年前的街道、房屋、娛樂、政治生活——總之一切文化都照原樣封存在那裏，二千十三年前威蘇維亞火山(Vesuvius)將它的熱灰很慘酷地封存給我們到現在做遊觀的資料。這是如何

動人的史蹟。

在紀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鐘的時候，澎湃城中歌舞昇平的居民驟然爲天空的非常濃黑的煙雲起了驚異的情緒。這垂天之黑雲逐漸擴大，白天漸漸的變成了黑夜，不黑夜至少還有幾點星光，那裏是一星微微的光也沒有。那城中的居民簡直不知什麼事情降臨了！『婦女的哀號，小兒的啼哭，』白林尼(Pliny)在他痛定思痛的信中描寫：『男人的狂賊與咒罵，在黑暗中環繞着我們互相應答；女人呼喚她們的小孩，大家高聲叫喚他們的親戚朋友，大家企圖在聲音中相互辨認；有些人在悲愁他們的命運；有些人在死的恐怖之中希圖免死，有些人祈求菩薩的保佑，但是多數人簡直相信菩薩不靈，相信他們所聽說過的世界末日是已經到來了。』(The lamentations of women, the wailing of children, and the shouts and blasphemies of men echoed around us in the darkness; women calling their children, all crying aloud for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endeavouring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by their voices; some bewailing their own fate; others calling on death to deliver them

while they were in terror of death, and some invoking the gods to aid them, the majority being convinced that there were no gods, and that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y had heard, had come.)(Pliny 給 Tacitus 的信，這是關於澎湃城陷沒的最珍貴的文獻。）這樣繼續了若干天，等着黑暗逐漸的退去，太陽發射它的微弱的光芒」的時候，澎湃全城連着將近三萬的生命都給火山灰埋沒了，好像下過一番大雪之後一切地面的草木都被掩蓋了一樣。澎湃城就這樣地在一千八百五十年前為威蘇維亞火山的偶然噴一點灰所封存，直到一七四八年才重見天日，然而已是死城了。人民議事廳（Forum）是在一八六二及一八七六之間才被發掘。而最有趣的威地（Vetti）的居室在三十九年前才見天日。為了發掘技術的進步，發掘越遲的所保存越多，也許再經過若干年在此死城中還有更有趣的發現。

澎湃城被埋沒時的恐怖，現在還赫然在我們的眼前。那裏還有一個年輕的女人伏睡着，用她的臉抵住地面，一個掙扎着的十歲到十二歲的小孩，一個男人用他的衣衫掩着嘴，希望不讓火山灰使他窒息，還有一個狗在非常痛苦之中掙扎而死，四脚朝

天，拚命地拳曲他的身子想集中千鈞之力與命運搏鬥。還有切了一段的麵包，裝在盤裏的硬殼果子，大概是一個快樂的家庭正在享受他們的午餐或晚宴，而無端的災難忽然降臨，就遺留這一切給我們後來人做見證。這些人物的摹本的來源是這樣的：一切人物都被火山灰所葬埋之後，雨水再使這些火山灰築得更堅實，而人的體軀逐漸分解，所剩下的至多是些骨頭，而剩下的空隙就恰好是人形，用輭石灰質去充滿這些空隙，就成了這些慘酷的摹本。這個方法的發明，我們要感謝 Giuseppe Fiorelli。

同時，我們在廢墟中可以看見災難未降臨以前的歌舞昇平，奢侈淫佚的景象。有建築得非常宏大的圓形劇場；有無數的酒家，櫃臺上埋着成排的酒甕，想見當年櫃臺邊站滿了瘋狂的醉漢；有不少神女生涯的妓館。在繪畫上更能表示當時風氣之淫佚，妓館的牆上，四周都以彩色畫成春宮。『Gentlemen only！』導游的人引到妓館門口時，拒絕了太太小姐們進門。就在威地那樣宏大的居室，在裏面一間小房中也是太太小姐們的禁地，因爲四壁也是畫着春宮程序圖。在大門口的牆上，繪着一個老漢手裏提着天秤，天秤的兩端，一面是一包黃金，一面是他的「偉器」─那不勒斯（Naples）的國

家博物院中有一個禁室，據說裏面所陳列的都是這類「禁欒」就連男人也不讓看，當時的人們在這座城裏儘量地享受現世的快樂，其餘澤尙施及現在的人們，多一個謀生之道。像那些看守的人們在別的處所是得不到多少酒錢的，而看守這些禁地的人每次開門，每人都得給一「里耳」(Lire)合中國兩角半錢左右以上的小賬。國家圖書館前面也照例有幾個兜攬生意的小販子站着，『先生，這圖書館的禁室裏的東西，我有照片，你要不要？』在遊人的耳邊輕聲的問。好像夜深在上海四馬路上耳邊常常有「要春宮不」的聲音。在那些小販子所賣的春宮畫本裏面的羊脚妖交媾圖，女人與半身石像交媾圖等是在澎湃城所看不到的。

從澎湃城中的房屋的構造很容易使我回想到我幼年時家鄉的陰暗的生活。我們家鄉的房屋的構造和澎湃城的房屋竟不謀而巧合。導遊者最愛用極驚奇的顏色來指示房屋的構造。『你看，這多奇怪啦！澎湃的房屋全沒有窗子，只在「暗廳」(Atrium其 ater 拉丁語是黑暗的意思）中屋頂上開一個方洞，整個屋子裏面的房間就全靠它通光。方洞之下築一個淺池，雨水就從屋頂上的方洞流下池裏。』在我看來絲毫不

覺得奇怪。這個頗爲面熟的建築使我不禁想到二十年前的鄉居生活。我們鄉下的房子也正是只在下廳屋頂上開一個天井，作雨水下注和通光之用。所以在陰天的上廳簡直不大能辨認三四尺外的人的面目。陰雨連綿的二三月間下廳滿是泥濘。在這樣的陰森森的房屋裏面，鬼怪恐怖的陰影就在小孩們的心中滋長。夕陽初隱，油燈如豆的廳中，三五婦孺坐暗廳談鬼，桌下屋隅，到處像有鬼影蠕動。以面當火，怕鬼襲其後；依人而立，足以防背後的襲擊，又怕脚下會滾出一個血淋淋的頭來。澎湃當年，不知是否如此。

在我們家鄉的房屋，窗是有的，只是開得很高，無論從裏面看外面或從外面看裏面，都非有五步以上的梯子不可。而且小得進不了人，又有鐵格子擋住。在小說上看見那些越窗偸情的故事總大不了然。雖然在窗裏面可以進一點光，但窗底下的半邊房間永遠是黑暗的。我幼年的深度的近視，大概就在那樣環境中養成的。澎湃的房屋據說是全沒有窗子，而我在黑口列難（Herculanum 和澎湃同時掩沒的）却看見鐵格的小窗，和我們鄉間的窗子簡直是一樣。

澎湃的大房屋常常分爲兩部，前部是拉丁式，後部是希臘式，希臘式的光線却好極了。拉丁式是大門前一個臺階(Vestibulum)，進大門後經過一個過道(Fauces)就到中間的暗廳(Atrium)，廳後爲家主用的正房Tablinum，左右有耳房(Alae)廂房(Cubiculum)，正房旁邊有過道(Andron)通後部，後部即希臘式之部。希臘式中間有一多柱之院(Peristyle)，院後常有一與正房相當的後廳(Exedra)，院側廂房則常爲住奴僕之用。最有意思的是這種合璧式的房屋，連名稱都是合璧的。前部的名稱 atrium, cubiculum, tablinum, alae, fauces, vestibulum 都是拉丁文；後部的名稱 peristyle, oecus, exedra, andron 都是希臘文。這兩種型和中國兩種最普遍的型極相類似，拉丁式與前面所描寫的以小天井通光的三間架五間架的形式相同，希臘式却和北平的所謂四合房之類差不多，只是「多柱院」是極整齊的柱與雕像，噴水池等等人工之巧，而北平的院子裏則是以一兩株老樹，一兩叢芭蕉和一些花草之類自然風物作點綴，這點差別而已。

與澎湃同時遭難的有黑口列難。黑口列難是一個離澎湃很近的繁華城市。一般遊客，大都遊了澎湃就興盡了，所以這些導游的人也就不帶到那裏去，而黑口列難就

成爲冷落的死城。我看過一篇中國人的遊記，在稱道澎湃以後，非常致其慨歎曰：「希望有一天科學進步到黑口列難也能被發掘而成爲我們遊觀之所，」不知黑口列難早已發掘，只是游觀者見聞不廣耳。我們本來是參加意大利政府的旅行組織C. I. T.去參觀的，那知一切看完了之後，黑口列難竟沒有列入他們的參觀日程。我們只好特別找一個導遊人領去看了一回。澎湃是爲火山灰所埋葬，所以發掘較易，但房屋被毀壞的部分也較多。黑口列難是爲火山的熔泥之流注把它糊起來了，一凝冷就像是生鐵鑄成，發掘困難，但所保存的部分反較多。所發掘出來的房屋，稍加修葺，即成完璧。黑口列難和澎湃的街道房屋文化等等很多相同，只是淫畫在黑口列難沒有，也許就是冷落之一原因吧！澎湃的街道中有許多石磴，根據推測是因爲街道太陰溼，一遇到下雨天氣，更是滿街橫流，所以有這些石磴爲行人踏足過街之用；而黑口列難街上却全沒有石磴，也許是水道建築得好些的緣故。

若有哲人要來這古城從兩千年前的西方人的生活中找出東西文化的異同時，這裏很有不少的材料。那時已經有水管埋藏在地下直通到噴水池，從花瓶中，石像的

口中或生殖器中噴出水來，已經具有自來水的雛形。他如人民投票的宣傳，酒家的立飲，乃至澡盆的形式，都是一條線下來的痕迹。使人動聽的結論自然可以得到——西方的物質文明二千年前就已經伏下了種子，民主政治也早已結胎，不是一日可幾至；於我們東方自有我們東方的生活態度，文明趨向，不能隨便跟着別人跑。這樣一來，才可以把「東」「西」這類名詞人格化，才能講出生動的哲學，才不會死板地與鐵一般的事實符合而可以隨意與統治者作裝飾。這些零碎的事實都是材料，應當把經濟這個針或機器去織，專從這些材料來分別文化，也好像專從人種的有色與無色來分別賢愚貴賤一樣的無稽。不能因為中國有一個人發明了豆腐，以後世代有豆腐喫，而西方沒有，難道這豆腐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喫豆腐是中國人生活之態度嗎？

二 自然界偉大的煙突與熔爐

遊過澎湃之後，那天下午就去遊威蘇維亞火山。這個火山在兩千年前曾經噴出一些灰，流出一些熔泥，就輕輕的把兩個大城市封存了。一九二二年還曾經玩了一段

小戲法，在它的煙突裏面作了一段較長的呼吸，那不勒斯等等地方就有七天不見天日，幾乎和澎湃黑口列難同一命運。造物主恰好把它的鼻竅安在那不勒斯，使它不時有這些異外的恐嚇，同時有此偉大的壯觀。『朝看那不勒斯，夕死可矣！(See Naples and die!)』這個諺語是的確不錯的。

先坐電車到山脚下，然後再換纜車上山。遠遠地望見一座雄偉的山，山頂上常常噴出黃煙，在天空結成極美觀的彩畫。到山脚下反看不見了。纜車上所看見的只是山凹中一段一段的隄防，專為防止熔泥下注的。這些赤火一般的熔泥之取道所經常常把整個村莊糊沒。好在它流得很慢所以人們可以逃避。

纜車漸漸的向山頂拉，天氣漸漸的變冷了，冷得幾乎耐不了。車中預備了很多毛氈出租，這些乘人之危的東西當然是貴得出奇，我就沒有要，

纜車停下來，我們從車站去到山路上。一個 Local guide 領着走。山路上還有沒有化盡的雪，但山下却是中國長江流域夏初的天氣。滿山是煙。從崎嶇的山路向下望，簡直是個煙海，渺茫茫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我在廬山看落日時，滿谷薄霧，覺得好像

煙海，現在才眞看見煙海了。

跟導遊者走了一程，轉過一個坡，就看見火山的噴煙口了。原來我們簡直就站在對着噴煙口極近的一個岸上，中間只隔着一個熔泥流注的坑。威蘇維亞山頂上，像是被一個巨人用大斧頭很粗魯的在山頂上砍了幾下，把尖頂砍去了似的。缺口的線條是表現得粗魯而有力的。黃煙就在這缺口裏面吐出。

俯視熔泥流注的坑中，有各種顏色的旋流，有黑色的，赭色的，白色的，和通紅的。都有一層一層的旋紋，似乎在裏面還是流動的。簡直像是一個偉大的洪爐。我們戰戰兢兢地站在崖上，一失足就有沉沒在洪爐裏的危險。

導遊者指着那個洪爐對我們說，『膽大的跟我下去，下面更有趣呢。』我們許多人就跟他踐着火山的流灰，從陡絕的路下去。好在路旁邊很粗率地做了一段一段的木扶手，有時足下一溜，一面把住扶手，就像溜冰一般的溜下去。走到半山，兩脚已經走乏了，我想底下也沒有什麼好看，不過走得離熔爐近一點，看得更清楚一點而已。但同時也有生命的威脅，眞會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我就站住了。停一刻他們已經到底了，

而且已經在熔爐裏面走，滄區也下去了，向我招手，我也就奮勇下去。到了熔爐的邊上才知道那些黑的赭的白的都是已經凝固了，或正在凝固中的。但上面雖然凝固了，從邊上的空隙裏還看得出底上通紅的火，好像冰沒有結得到底，底下還是水一樣。我只好跟着道遊者一步步往前試探着走，生命付托給命運。底下熱得燙脚，因此兩脚在凝鐵（姑呼它做鐵吧！）上很快的起落。通紅的部分走近了。『這是今天從火山裏流出來的，』導遊者說。有幾個工人用一根鐵竿，在熔鐵中挑一塊起來，把一個銅板按在中間，冷一會就成一個很古雅的水盂般的東西。我也買了幾個，我想這是極好的紀念品，這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從威蘇維亞火山中流出來的熔鐵。將來我的書桌上就有這威蘇維亞的小模型。

當我下到熔爐的邊上時，忽然火山裏面發一聲怒吼，眞好像暴風烈雨中一聲焦雷，或火車出軌時轟然倒地，不，這些都不够說明這聲音，或者共工怒觸不周之山，天崩地裂之聲。可以用來相比，可惜我們又沒有聽過，無法去想像。總之我才下了危坡，就爲這有生以來沒有經驗過的巨響所震攝，覺得這是世間未有的危境。這是安靜的地殼

最脆弱的一角，也是平凡的世界最偉大的一角。跟着巨響，這偉大的巨人就在他的永遠張着的口中噴了一陣黃煙，漫天都黃了，山川爲之變色，太陽爲之無光，人們在這驚怖之中都啞了。

本來意大利這塊土地就是由火山產生出來的，兩千萬年前火山的胎中產生出這一塊後來無論在宗教政治文學上都翻了許多花樣的土地，火山就是意大利的搖籃。同時這不安全的搖籃，在意大利也滋了不少的事，做了不少的陵谷變遷的把戲。我們身在意大利的魔術場中，當着這魔人之前，看他在熟睡時的鼾聲，不勝驚歎自然之偉大！

由火坑中再攀登到白雪耀眼的山頂上，許多不敢下去的人都來探問火坑中的消息。再由纜車電車送到歌舞昇平的都市，許多熙來攘往的人們在這巨人的呼吸所及的區域居然像若無其事一般的，我只才鬆了一口氣，看看手中的威蘇維亞的小模型，眞感到我是從魔窟中生還了。

「朝遊那不勒斯，夕死可矣！」

法西治下

一　旅客的利益

我們的船票是買到威尼斯，但從威尼斯到羅馬要倒向南走，若打算遊那不勒斯（Naples意文Napoli），必得再從羅馬向南走，然後再折回羅馬乘原車北上。周折太多了。所以我們決定從布林的西（Brindisi）直到那不勒斯，看威蘇維亞火山，和封存在地底下二千餘年的澎湃古城。再從那不勒斯到羅馬看藝術宗教的古都，和法西的廣告——法西革命展覽會（Facist Revolution Show）。由羅馬北行遊佛羅蘭斯（Florence），瞻仰但丁（Dante），白圖拉克（Petrarch），白伽曲（Boccacio）的遺跡，再由意大利現代工業中心之米蘭（Milan）入日內瓦（Jeneva），參觀國際帝國主義的咖啡館然後經法國到倫敦在布林的西一登岸，這許多古代與現代的奇蹟都好像弁髦在眼前，幾十天海程的疲困給洗滌完了。

但在登岸的時候，我的護照忽然發生了麻煩，查護照的對我說：『這 Visa 已經過時了，這裏不能上岸。』

『那怎麼辦呢？』我急了。

『有什麼辦法？只有回到香港去辦清手續。』

我忽然情急智生：『我是特別從中國趕來看法西革命十年展覽會的，回香港是不要緊，只是錯過了這個盛會怎麼好呢？並且我聽說貴國爲了這個盛會對國外旅客予以多方的便利，那知恰恰相反，倒給我們意外的困難。』我想到了『法西』祖國，這『法西』萬應丹總可以試用一下。

果然鬆動了，他點點頭跑去找船主，回來時，在短鬍鬚下露出一排有笑容的牙齒，我知道是有希望了。

『好了，船主答應替你負責簽字了。』他畫了幾個字，就毫不麻煩地離開了 Conte Rosso。

摸索牟泥（Mussolini）是以新聞記者起家的，所以他的廣告政策的確不錯。倫

敦許多報紙爲招攬顧客起見，有所謂無費保險，或剪號碼買書之類辦法；摸索犂泥爲了要使人去觀光他的所謂「法西革命展覽會」，火車減價到三折。萬一過客得了三折的便宜却不去看所謂「展覽會」怎麽好呢？於是他又有很好的辦法：第一，三折票必得經過羅馬，因爲展覽會在羅馬；第二，票的起點與終點，都要在國界上，這才能眞正招攬國際顧客；第三，到羅馬後必得要到展覽會裏面去貼一張印花，不然，車票就完全無效，這樣才能證明你的確到了羅馬而且的確參觀了展覽會。廉價的旅費，不但把旅客引到了這法西催眠所，並且憑空增加許多遊人，住旅館，吃東西，買點紀念品，這些遊人對意大利的進貢是不在少數的。摸索犂泥不但是一個好新聞記者，一個好廣告學家，還是意大利一個生財有道的好商業經紀人。本來歷史上的意大利人是有商業天才的，他却是天才中的天才，無疑地，他能做壟斷的統治者。A. voi，就是壟斷的口號；「歸我們！」一切旅客把口袋的銀錢傾出來「歸我們！」我們的口袋不免也要在這天才前倒空了。

因爲車票的折扣很低，所以我們在意大利境就買了二等車票。二等車倒是不很

髒，不過比英國三等車自然相差很遠，約略相當於中國京滬路的二等。由車窗向外望，漫山遍野都是桃樹，正開滿了桃花。陶淵明的烏托邦是一片桃花林，夾岸數百步，都無雜樹；而這裏是夾鐵軌數千數萬步，到處都是桃花。桃樹以外，橄欖樹也很多，意大利人吃橄欖油多於牛油。這些四野盡開的景象都是法西獎勵農業的結果。

二　法西統制性

一到意大利，法西的「統制性」眞表現得很濃厚。

我早就聽說羅馬的街道上，行人眞是往左邊走。兩邊人行道上像香港上山纜車的兩條纜，或者中國舊式卅上轆轤兩邊的繩子一般地一上一下。一個人要回頭兩三家找一個舖子的時候就得先過街走一段，然後再過街。假如你回頭走時，警察會捉你過街的。這件事實我可以證明是千眞萬確的，我自己就受過一次教訓。這樣的「統制」空氣在中國我也看見一次，在梧州大馬路新修的時候，只有梧州市長有一輛汽車偶爾在街上過一下，但公安局爲要訓練市民走人行道，免得將來梧州大街成上海大馬

路時常汽車軋死人起見，命令警察在馬路上趕人，市民究竟沒有見過上海大馬路，不懂爲什麽這樣寬敞好走的路只許警察站和市長的車子走，而且警察到底少於行人，所以勞而無功。現在梧州的市民不知道進步了沒有。

「走路統制」在羅馬也並不普遍，只是在一兩條最冠冕的街道上如此，較小一點的街道上，也是參差不齊，衝來撞去的。並且也只羅馬如此，那不勒斯威尼市連大街上也隨便走，而且一堆堆的閒人在街上談閒天，到底統制不來的。也許他們以爲首都的大街以外，沒有統制的必要。好像日本的男女混浴在國際觀瞻所在的東京絕對禁止，熱海那些地方就不禁止了。

還有一個在最普通的事件可以看出它的統制性的，就是「旅客遊觀統制」。法西政府有一個旅行組織，叫做C. I. T.。一切旅客多是由它領導着看。好像在羅馬，摸索犁泥的住宅，固然是列入遊程，並且隨地解釋摸索犁泥的善政，好像某條路是摸索犁泥計畫修的，某條街摸索犁泥打算怎樣等等。我們在那不勒斯遊觀的時候，跟着C. I. T. 的導遊者走了一週，街道店舖是整齊乾淨，人物是儀表堂皇。不幸我們多了半天的

閒暇，在大街小巷到處跑了一趟，從最美麗堂皇的街道轉了一個角，就看見其中有滿身汚泥的孩子在打架，街道上的穢氣襲人，並且街上沒有人住的房子多於有人住的房子，招租的牌子到處都是。這一切是統制不來的，他們所統制的只是像商店擺櫥窗一樣，怎樣把吸引顧客的部分擺得耀眼而已。

三 法西開張十年紀念

到了羅馬自然不能不看看法西開張十年紀念的陳列館，趁趁熱鬧，就爲了車票上還得貼印花起見也得進去一下。

這個陳列館的建築和陳設眞是煞費心機。顏色很簡單，線條很粗大有力，一切文件的布置都很藝術化。好像樓梯上的銅扶手粗得像一根梧桐樹幹，人物肖像都用極粗率的線條構成一個有力的輪廓。結構得最好的要算A室的烈士紀念館（The Sanctuary of the Martyrs），很幽暗嚴肅的廳中隱隱聽着所謂法西革命的歌聲繞着牆，排列六層很整齊的圓圈，那些烈士們的姓名就像戰士排隊一般整齊的排着。據說

明書上說，當着廳中的電燈亮起來的時候，廳中就有叫喊烈士的姓名的聲音，接着每一個姓名都有一個沉重有力的答應的回響——「到」我們在廳中等了些時，並沒看見電燈亮起來，等下去又不知要等到幾時，只好放棄這幕把戲不看。

至於陳列館的內容呢，說來很麻煩却還很簡單，因爲它有極顯明的統一性的。好像樓下A室是從歐戰爆發（一九一四年七月）起至摸索稗泥的 Popolo d'Italia 日報發刊及革命行動團（Revolutionary Groups of Action）建立（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止。B室自革命行動團第一次會議（一九一五年一月）起至意大利參戰（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止。總之，在每一個室中，必得有摸索稗泥所辦的報紙，或者是他的日記信件與各種手稿，B室有一個野熊般的醜惡的頭，好像表示他是資本主義最後的重鎮，E室牆壁的高處，赫然有 Mussolini 幾個大字，表示這個國土裏面的最高權威者。在樓上的第二室用極漂亮的裝飾陳列着無數的圖書，就一本很小的册子也裝璜非常的耀目。雖然其中有各國文字的書，但是幾乎每本書都有摸索稗泥幾個字在標題上，說明這個圖書館的統一性和宣傳目的。

胡文虎在中國的資本家中是最會做廣告的，他的住室的前門，相當於石獅子的地位的是一虎一豹，屋頂上也蹲着一虎一豹，他去年到香港時，由南洋運來一個虎頭汽車在香港滿街衝撞，但不得香港政府領取汽車牌照。他的理由是：『香港政府要干涉通行的話，明天報紙上會替我登義務廣告；不干涉呢？我的虎頭汽車在香港街上已經收了廣告效力。』這樣的廣告術較之模索黎泥自然是小巫見大巫，模索黎泥能把整個國家來做他的廣告資料，把他的名字用各種各式的方法去渲染，對於社會的貢獻如何自然另是一問題，至少個人是成功了。

四　三等車中

我們在意大利境內的車票是二等，而從 Domodocoia 到 Jeneva，却是三等。而換車的地方在米蘭，由米蘭到洛桑中途不再換車，所以我們自米蘭就坐三等車。

我們搬上三等車的時候，同房已經有了三個人。三個人都像是農夫。一個壯健的青年農民，身軀高大臉是紫棠色，舉動非常質樸和善。他一個人坐一面。對面坐着一個瘦老頭，

鬍鬚都白了，眼皮蓋住眼睛，像是已經入睡，但身子又常常轉側。他已經沒有氣力來表情，好像我們東方黃人進來時，他簡直一點驚奇的表情也沒有。而另一個酒鬼矮個兒却正相反，他看見我們進房，簡直像是天大的奇事，一會兒用肘碰碰老頭兒，一會兒把眼睛向那位靑年農民做個怪樣。

我們渴極了，在車站上買了兩個香蕉，費了四個里耳（Lire），大概是此間最貴的水果。他們覺得奇怪極了，坐三等車吃香蕉，未免不相稱，大概他們認爲美國人才配這樣吃法。

『……』矮個兒抱着酒瓶的向我問了一句什麼話。

我搖搖頭表示不懂。

『美國人？』他把手指指我。我知道是爲了吃香蕉懷疑我是美國人。

『不，中國人。』

『中國？』他很奇怪地向其餘兩個人徵詢，好像不懂在地球那一角有一個這樣的國家，靑年農民笑笑，搖搖頭，用和善的目光望着我們。老頭仍然閉着眼睛不作聲。

『你能說英語嗎？』我問他。

『意大利語，』他說，把酒瓶往口裏一倒，遞給青年農民。青年農民喝了一口，遞給老頭，老頭閉着眼睛喝了一口，遞還酒鬼。

看看這語言是沒有辦法了，他們還是談他們的。其實談話的只是酒鬼一個人，千言萬語一串下來只在嘴唇皮上轉，我看第二個人決不易懂他的話，青年農民只有些很簡單的表情作答覆，老頭從不開口，也無表情。他們到站必買酒，買酒上車時必和旁人吵架。類似這位酒鬼一般的人在車上眞不少。

從他們的驚奇中赦出來，我們才有時間來注意一下我們的環境。房門外的過道盡是汚水，房裏地下滿是破紙，水果皮，髒鞋踏的汚蹟。中國京滬滬杭三等車比它還要乾淨些。

枯坐既無聊，打瞌又不可能，只好拿一本在法西展覽會門口買的 Exhibition of the Facist Revolution 來翻翻。封面上的摸索犂泥的大頭引起了那位酒鬼的注意。他拿過去看。

『英文？』他問我。

『Si（是），』這是我學得的唯一的意文。

『我想是意大利文，』他遞給青年農民，農民搖搖頭不看，老頭開一下眼睛又闔上了。不料驚動隔房的一個酒鬼，才和矮個兒吵過架的，跑過來看。

『little Engliano』他先向我聲明，表示他懂一點英文，然後拿過那本書去審辨，『No Engliano, All Italion』，這是他的斷定。其餘幾個人爲之釋然。

我才知道他們幾個人都是不識字的。

當我在羅馬的時候，一個公使館的人對我說：『自摸索黎泥專政以來，意大利的文盲快肅清了，不識字的最多不過百分之一。』

我們在三等車中，遇着四個人，沒有一個識字的。要是公使館那位先生的數字不錯的話，那我們所遇見的，都是百分裏面的一個，九十九分中人，恰好都不曾見着。

羅馬弔古

初踐藝術之古都

我正在車窗中貪看夜色，撲面來了羅馬啊！七個小山構成的初民的險要，狼乳哺出來的好勇鬥狠的人民，羅繆拉斯(Romulus)利瑪(Remus)兄弟爭殺的血染出來的統治，奴隸無產者幾千年來用他們自己的手或以他們的汗血換取藝術家們的暇逸來作無數的無價的裝飾啊，這就是羅馬！歷史的回憶與美景的想像，刺激我週身的血液而使之沸騰，

出了車站，許多旅館的車在門口候着。我們挑了一個名稱很古雅的茗納娃旅館(Hotel Mineva)的汽車坐上。沿途目不暇接地經過許多地方，凡經過一個四方大院(Square)，圓形大院(Circus)或半月大院(Crescent)時，必有一個噴水池，及青銅或石的華貴的雕刻，途中不知名的古代建築的遺蹟或壯麗的教堂對着汽車奔馳而來。這中間

必然有許多是米格蘭葛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ti)，拉斐兒(Rephel Santi)潘特里(Pintelli Baccio)諸名家的手作。

這眞是一個藝術寳藏的古都！倫敦是一個商業的都會，巴黎是一個以賭養生命爲娛樂的都會，日內瓦是一個欣賞自然的都會，而羅馬則是藝術寳藏的都會！在那裏不僅「淸風明月」是不用錢買的，就震驚世界的藝術名作也像散亂滿地的珠寳，無人收管，街頭巷尾，到處都可遇着。

我們在若納娃旅館落定之後，不暇洗去旅塵，就在旅館的附近閒步。矗立於旅館前面的是埃及花崗石的方尖搭。再從左面的小巷穿出去就是紀元前留下來的奇異建築而跟着宗教興衰史發生許多變化的多神堂(Pantheon)。爲資本主義的禍胎而釀成的世界大戰所犧牲的無名士兵，也在附近有一個莊嚴的墓地，一切車上馬上及走路的過客都受命在這裏脫帽致敬，這些致敬者不知道是在受着統治者的鼓勵和催眠，教他們去擋第二次大戰的砲灰。一部兩千多年的歷史及將來的血的預言都在我們眼前展開，較之在倫敦埋頭冷靜地坐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書堆中，或

在巴黎度紛擾的醇酒婦人百端誘惑之夜，或在日內瓦湖畔坐對波朗克山(Mont Blonc)領略自然之美，完全是不同的境界。

在旅館的近旁有許多小鋪子，櫥窗裏面排列着很精巧的貝殼雕刻品，大都是宗教的飾物，耶穌及聖母的大理石雕像，以及克匹托嵐狼(Capitoline wolf)正在爲羅馬奠基始祖的孿生兄弟哺乳的銅像等等，徘徊在羅馬街頭的一個東方人，現在完全在藝術宗教神話的雰圍氣中，幾乎忘記這些都是「商品」。

回到旅館，要了一份晚餐。走進餐室，大理石的神像，在餐室的兩旁排列，簡直像進了一個博物館的夾道，也好像身在多神堂中。

無數的藝術名作，在羅馬的確是散亂滿地的珠寶無人收管，而資本主義的流泉却是無往不屆，即如藝術宗教神話一切洞府，都給這流泉充溢了。它將我們送進旅館的餐室，闊人的客廳，送給太太小姐們圍在頸上、指上、臂上。一切藝術宗教神話在資本主義前面都成了商品，喪失了權威。

遊程一

第二天早餐後，在餐室的門口，遇見一個穿燕尾服的招待，他的嘴下的鬍鬚非常乾淨，又剪刷得很整齊，像用機器剪平的草似的，儼然一個意大利的古道照人的紳士。

『今天打算去遊遊名勝嗎？先生。』老招待問。

『是的，你看怎樣遊法呢？』

『我想，先生，一個人遊很不經濟，不如參加一個旅行社去遊。這裏有一個旅行社的遊程；半天，二十八個里耳(Lire)一天，四十五個；三天，一百二十個。假使能遊三天，羅馬的主要的名勝都看得差不多了。』

我們決定參加那旅行社的三天遊程。每天上午九點半就有一個旅行社的大車來接，十二點鐘送回旅館；下午，從兩點半到六點。一個導遊者在車上跟着，沿途用英法意德四國語言解說，不十分重要的風景古蹟，他站在車上爲乘客指點；重要的處所就下車遊覽，每到一個他認爲需要解說的時候，就用講演者的手姿把遊客攔阻，開始背

誦他若干年中天天背誦的演說詞，儼然有西塞洛(Cicero)當年的丰度；

七日（一九三四年三月）下午開始我們的遊程。那天主要的遊程是：聖約翰來脫仁教堂(Basilica of St. John Lateran)，阿匹安古道(Appian Wang)，道旁墨特拉之墓(Tomb of Cecilia Metella) 地下墓道(Catacombs)，『我主那兒去』小教堂(“Domine Quo Vadis?”)，及卡日卡拉浴場(Baths of Caracalla)，此外經過的地方有厄塞杜拉街(Piazza Esedra)，St. Mary of the Angels 教堂，Diocletian 浴場，Deus Rediculus 廟，格達墓(Tomb of Geta) 古物園(Archaeological Park)，聖塞巴司純門(St. Sebastian Gate)，西比阿墓(Tomb of the Scipio) 卡彭那門(Capena Gate)，杜魯薩司坊(Arch of Drusus)康士坦丁坊(Arch of Constantine)等等。可惜奔車弔古，也只像走馬看花一般的恍惚，沒有暇逸的時間和充分的經濟，供給我作長時間的徘徊與摩挲。

聖約翰來脫仁教堂是康士坦丁帝改變歷來羅馬帝王對宗教的態度而建築的第一個教堂。在那裏曾經發現來脫仁族的房屋，浴室，及碎石鋪地(Masaic pavements)

的遺蹟。經過火災與地震的破毁，及若干次的重建，當年的故物已經無多，只是這位最初將革命的基督教變爲統治者的合法裝飾品者——康士坦丁帝的大理石雕刻像赫然立於聖門(Holy Door)的對方而已。

阿匹安古道修築於二千多年前，用大石塊鋪成，直到現在路面還很完整。二千年前奴隸們逃出格鬥場，威蘇維亞火山南舉了一次革命之旗，結果爲統治者所征服。六千餘名俘虜，給統治者陳屍於阿匹安道旁的觀衆之前。當我們停車於阿匹安道上時悲慘的屠殺的史劇，給我以深重的刺激。

地下墓道即是最有名的地底羅馬。在地底羅馬據說包含有六百萬墳墓之多。這些墓道之間有通道，有祭擅，有房屋，有壁畫等等，儼然是一座大城。這些墳墓中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是紀元後一百一十一年。在那時，羅馬的地上是帝王與貴族的炎威，而地底下有無數的基督教信徒，奴隸與平民的代表者，在爲自由，博愛，平等作反壓迫階級的決死的鬥爭。他們在這地底城宣傳，組織，犧牲，以至於埋葬。在八世紀，大部分的墓道被毁壞了，後來這古代平民絕大的奮鬥遺蹟漸漸的完全爲世人所遺忘。到了十六

七世紀，它們才又被發現。我們從墨特拉的堡壘式的崇墳沿路歸來就到了聖克利克思特思地下墓道（The Catacombs of St. Callixtus），幾個以導遊為職業的教士，各人領着一隊遊客。

『講德文的請跟我來，』一隊講德文的遊客跟着一個講德文的教士先走進洞裏。

然後講法文意文的導遊者各領着遊客一隊。講英文的人數最少，僅兩個人。導遊的拿着一根像火把一般的長洋蠟燭，遊客各人分配一支細小得像天竺筷子一樣的，都點着火跟着導遊的人走進洞裏。一步一步的走進了窄巷，窄巷的兩旁是穿了很多長方形洞穴的土壁。這些洞穴，像書櫥一樣，一層壓一層地，都是墳墓。向左一轉頭，發現幾根枯骨，向右一迴避，又看見一個骷髏正瞪着它的空虛的眼睛。轉過無數四通八達的窄巷，若不是有導遊的人領着走，簡直像入八陣圖，只在陰氣逼人的墟墓中轉，找不到出路。

為代表被壓迫階級而奮鬥的宗教烈士——聖彼得（St. Peter）是在羅馬授命

的，所以在羅馬紀念他的東西特別多。最著的自然是全世界第一個大教堂聖彼得。在阿匹安道所經也有一座紀念他的小教堂，它的名稱是極含有故事意味的——「我主那兒去」(Domine Quo Vadis?)

故事是這樣：

聖彼得爲了避開尼祿(Nero)王的壓迫宗教的淫威而逃出羅馬。在路上，他遇着耶穌顯靈。

『我主，你上那兒去?』彼得問。

『我去羅馬再替你上一次十字架。』

彼得帶着羞愧，與犧牲的決心跑回羅馬，卒至死於暴君之手。

這個故事由藝術家盧斯比(Ercole Ruspi)描繪在這小禮拜堂的兩壁，這小禮拜堂就因此得名。

卡日卡拉浴場(Baths of Caracalla)大概要算是世界最偉大宏麗的浴場。卡日卡拉王僅在二世紀的開始統治了六年。他以謀害兄弟取得王位，以慘殺人民鞏固統

治，但終於被一個兵士暗殺了。這些宏麗的浴場就是他利用大規模的奴隸勞動建築的。其大可以容一千六百人，飾以無數的珍石及雕刻，後來許多珍貴的材料都被偷去建築教堂宮殿堡壘，以至於茶樓酒館。其中的雕刻現在還有一些保存在那不勒斯博物館的。這宏大的區域不僅作浴場用，並且有酒館，運動場，講演廳，圖書館，私會客室，士兵與奴隸的住所，簡直是一個大娛樂區。自然，他六年的統治不能完成這大規模的計畫，後來到 Heliogabalus 和 Alexander Severus 才完成這工作。一直到六世紀，羅馬的市民還在享用這奴隸勞動的成果。

匆匆地在古代生活殘踪中穿繞，有歷史癖的我，幾乎把整個身心，埋葬在歷史的回憶中，忘記了時代，也忘記了我。直到汽車停在旅館的門口，穿了制服的門役在恭敬的推門，而盤旋的門把我送進旅館，櫃檯上的人忙着在和客人接談或接電話，電梯旁邊小窗口賣畫片的問我今天遊得怎樣，要不要些畫片，客廳裏塗了蠟的地板幾乎使我滑倒，決不像阿匹安道的粗大的石塊，我才恍然地明白我自己的環境。

遊程二

第二天上午（八日）的主要的遊程是羅馬的神話及歷史集中的克匹托嵐山(Capitoline Hill)，就是所謂羅馬七山之一。

中途經過品足園(Pincio)及西班牙方場(Piazza di Spagna)。品足園是羅馬有歷史的最美麗的公園之一。憑欄眺望全羅馬皆在目中，圓屋頂方尖塔種種壯麗的建築不但把羅馬的平面圖點綴得很美麗，並且可以借此爲界標，說明全城的方位。園中很多帝王及文學哲學藝術名家的雕像可以使人引起思古之幽情。

西班牙方場四十年前是外人居留地的中心。英國詩人克慈(Keats)和雪麗(Shelley)在二十六號住過。附近有古來渴(Greco)咖啡館，開設於一七六〇年，現在仍然存在，爲當時文藝名家所集像 Goethe, Wagner Listz, Thorwaldson 都是這咖啡館的顧客。場中有爲紀念聖母瑪利 (Virgin Mary) 而作的潔思表(Column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點綴這有歷史光榮的區域而增加其美麗。

經過很短的路程，我們就到克匹托嵐(Capitoline)了。這兩峯之間美麗四方大院的佈置是完全出於米格蘭葛羅(Michelangelo)之手。三面圍着極華美的館舍。極著名的克匹托嵐博物館就在方場的左面。

傳說羅繆拉斯(Romulus)爲了要招徠人民就在這山上造了一座避難所，收集流亡，凡是强盜，奴隸，以及一切無家可奔，無國可投的人們都可以在他的「君臨」之下來安身。

羅繆拉斯這流亡皇帝雖然有了人民，但只是男人，那時的羅馬只算是個男人國。流亡皇帝爲要使他的人民也有妻子，於是他在羅馬舉行一個迎神的大宴會，招請鄰近各民族來參與盛典。薩班斯(Sabines)族傾國而往，想看看這奇怪的男人國。那知男人國的男人也和其他國家的男人一樣，他們所需要的是女人。薩班斯人回來的時候，損失了無數的妻女而這些强盜流氓們再做一次國家統制的强盜事業，彌補了他們的缺陷。

這樣就引起了薩班斯和羅馬間的戰爭。戰爭的地點就在這克匹托嵐避難所。爲

了守將的女兒他辟亞(Tarpia)愛好敵兵的金手鐲的賄賂而被收買了，幾乎全城的生命完全喪失。而敵兵鄙棄她賣國的無恥，大家都把他們的金鐲和盾牌擲在她的背上，她就在羞恥的重壓下死了。他辟亞的死所後來就叫做他辟亞岩(Tarpian Rock)以後羅馬凡有賣國的人，都拋擲在這岩下。

紀元前三九〇年，曼烈阿斯(Marcus Manlius)因鵝叫的警告而驅逐強敵高盧(Gauls)人，於是成了羅馬的領袖。後來曼烈阿斯爲了幫助平民，解救平民在貴族下之壓迫，被貴族政權定賣國罪拋擲於他辟亞岩下。

鵝聲處和他辟亞岩的遺蹟都在這裏歷歷可指，爲後來人做眼證。不知不抵抗將軍遊此時有過什麽感想!

克匹托嵐博物館收藏非常豐富，最美麗而完整的莫過於女神微娜(Capitoline Venus)像。這是希臘的原作。微娜是希臘藝術家的主要題材，然在別的地方看見的大都是把衣服結在腰間，而這個却是全裸的。右手曲上遮住左乳，左手遮住腿間，右膝微彎。無論在前後左右看去，沒有一條曲線不盡「美」的極致。雕刻之技，歎觀止矣。此外

如「幼女護雀，」「高盧兵士之死，」「愛神丘辟德(Cupid)和美女莎姬(Psyche)接吻」（模倣希臘原作，）「幼童足心拔刺」各像都是絕妙之作。羅馬神話中的羅繆拉斯利瑪孿生兄弟爲母狼所乳哺的銅像亦陳列在這裏。一幅蒼老的畫像，眉毛鬚髮如亂草中閃着一雙有神的眼睛，那就是米格蘭葛羅。他眈眈地守護着他的艱難結構的心血。

午飯後，旅行社的火車最先把我們帶到一個法蘭宗僧衆的教堂(Church of the Capuchin Monks)。在右壁上得瞻仰林尼（Guido Reni 1573-1642）的名畫，以天使美克兒(St. Michael Archangel)打盧西弗(Lucifer)下地獄作題材。眞是驚人的美麗。

導遊者不讓我們有充分欣賞的時間，把我們領到這教堂的地底。我想：『這大概又是一個地底墓道的入口吧？』正凝想間，忽然發現在頭上一盞垂着的燈，完全由人骨構成，下面一片腦蓋骨盛着。向左面望，自己正傍着的牆上有許多人骨構成的花紋，右面壁上，一堆成千的頭蓋骨堆成一座半月洞，洞上也全是人骨圖案，天花板上也是如此。一直穿過一帶長廊，六個房間都是如此。簡直懷疑自己是進了魔窟！這些教徒的

骨頭——不，藝術的材料，自一五二八至一八七〇積集了三百多年，共約四千多副。水滸上沒有一間黑店能洗剝這樣多客人的。據說這樣的環境是可以啓發人的宗教思想，什麼宗教思想可啓發呢？我們所目睹的只是幾副有名的骨頭爲教皇 Pope Zouaves 和幾個教皇的親屬是完全的，還有衣服的裝飾，而那些無名的骨頭則拆成碎片來裝飾那些教皇及其親屬的死後環境而已。

馬塞拉斯戲院的遺址，也是那天下午最可紀念的遊蹤。這是羅馬帝政時期的遺蹟，這工作始於愷撒（Julius Caesar）完成於奧古士都（Augustus Ottavianus），後來奧古士都傳給他的外甥馬塞拉斯（Marcellus）。高三層，現在只能看見兩層，這偉大的建築物當年可容觀衆一萬人。在中世紀也和其他偉大的建築物一樣用作大族的堡壘。

最後我們到圓劇場（Colosseum）。這偉大的建築物是開工於西元七十二年，落成於八十年。其中可容五萬觀衆，而觀衆是依照着階級進門，坐位也是依照着階級來區分，不像現在只要有錢的人就可以坐包廂的。表演的種類有人與人搏，獸與獸搏，人與

獸搏，及水戰等等。這些相搏的人在那時是已經失了人的資格的，是市場買來的奴隸，牢獄裏的罪犯，代表奴隸平民而奮鬥的基督教男女老幼的教徒。所謂人與獸搏就是把違害統治及沒有人的資格的人摔去飼野獸，而那些高貴的人們在那裏享受這殘酷的娛樂。在這圓劇場中慘死的奴隸、教徒、罪犯、野獸不下五十萬罷歷史上有過一次英勇的暴動在這裏發生，一羣鬥士逃出這個劇場，像野獸逃出動物園一樣，在史巴達卡斯的領導之下，佔據威蘇維亞火山，糾合被壓迫的奴隸羣衆，拿起反主人統治的旗，雖然終於慘敗，但能奮鬥至四五年之久，亦是革命史上光榮的插話，

每天都是走馬看花般地經過許多永不能忘的地方，在今天下午像杜勒味噴泉(Trevi Fountain)，鐵伯島(Island of Tiber)城外聖保羅教堂(Basilica of St. Paul outside the walls)，尤其是克慈(Keats)與雪麗(Shelley)的墓地，都使人有極深的印象。

遊程三

「帝制羅馬」與「共和羅馬」的界標——羅馬會議廳(Roman Forum)是我

們今天（九日）上午遊程中的主要項目。當我踱進這廢墟中時，不但歷史的回想使我神往，就建築上的瑣細小節也可引起遊人的興趣。最奇特的就是在U字形的餐室旁邊有一個角落，據說是爲嘔吐用的。導遊的向我們解說：『我們的祖宗不是爲塡肚子而吃東西，是爲娛樂而吃東西；所以我們盡量地喫，喫得過飽之後，就在這小房裏面嘔吐，吐空了肚子再去享受喫喝的味道。』

羅馬會議廳是在克匹托嵐和柏拉坦（Palatine）兩山之間。昨天遊過克匹托嵐，今天在遊過羅馬會議廳之後，就逕往柏拉坦。

柏拉坦是羅馬游牧民族，最初在四面强悍民族環境之中，找着的一塊桃源。神話中的羅繆拉斯就在這裏建築最初的一座城，叫做『羅馬城。』他決不知道這個城的名稱到後來會那樣震懾世界。

同時這山上的歷代帝王及要人所居，據傳說從羅繆拉斯之後，住過了七個王，共和時代，Gracchi, Grassus, Cicero, Catiline, Julius Caesar, Mark Antony 等都住在那裏。與古士都建立帝國也住在那裏。帝國傾覆後又住過許多外來之王，以後還住過

好幾個教皇所以這個山曾經住過世間與超世間的許多世界指揮者，而留下的可憑以想慕的遺蹟也特別多。

今天下午的主要遊程是博結斯博物館(Borghese Museum)，多神堂(The Pantheon)，詹尼丘嵐山(Janiculum)，聖彼得教堂(Basilica of St. Peter.)等。

聖彼得教堂是早已經使我神往的。照例，傳說必然會超過事實，因爲傳說的誇大性是不能免的。當着踏進聖彼得四方大院(St. Peter Square)的時候，它眞使我瞪目結舌，世間決沒有那樣不能令人想像的偉大與美麗的東西，人的描寫決沒有方法說明它的偉大與美麗，所以「傳說」在它的面前失去了誇大。

這四方大院「列柱圍廊」(Colonvades)中的大柱頭的數目你可想像得到嗎？——二百八十四個柱頂線盤(entablature)有五十八個雕像作裝飾。圍廊與教堂相接的地方又有五十二個雕像。中間一個埃及花岡石方尖塔，兩旁兩個很高的噴泉。你大概可以想像其偉大，就像一個鉅人圍着兩個大臂端坐着，戴着米格蘭葛羅所製造的美麗的花冠——圓屋頂(Dome)。這個自一五〇六年以來經過兩百年的時間，經過米格

蘭葛羅、拉斐爾等不世出的藝術家的計畫與勞作而完成的名作，眞是基督敎做了統治者的裝飾品以後在藝術上的最大的成果。

多神堂(The Patheon)是一個最奇怪的古羅馬的建築。它雖然在茗納娃旅館附近，我們在門口經過多少次，但在裏面詳觀今天是第一次。四面是很厚的牆，沒有一個通光的窗，只在屋頂上開一個直徑二十八呎的圓洞，所以全房子裏四面都能平均受光。這奇偉質樸的建築，是由羅馬大將阿格里伯建造的。經過若干次的兵火與重修。現在的形式是卡日卡拉(Caracalla)最後修治的遺蹟。人獅搏鬥的圓劇場中的寶藏給後來的教堂宮殿分割殆盡，羅馬會議廳也只有廢址依稀可尋，古羅馬的建築，完全無缺地保留到現在的，只有這多神堂而已。

僅僅一個下午，爲這許多古代遺蹟所追蹤，已經不及充分的欣賞，至於在詹尼丘嵐憑弔幽陀羅斯岡族(Etruscan)的往跡，及博結斯博物館領略其豐富的蘊藏，匆匆行色中帶回來的只是無限的惘惘之情。

遊程四

今天（十日）準備下午離開羅馬，只能在上午去看看所謂教王獨立國——伐狄岡城（Vatican）。

這個獨立國，國家的條件的確很完備，有宮殿，有博物館，有公園，有警察，有各國的使臣。不過在地域上大概是全世界最小的國家，僅僅是四分之一方英哩。統治權的形式尤其非常奇特，自稱是全人類的「魂」的統治者。

這個國土裏面的國王——教皇 Pope，的確有過很大的勢力，羅馬帝國的皇帝，是要由他加冕的。他也的確有過很大的領土，十二世紀的時候，他的領土擴張到一萬六千方英里。那時他不但治「魂」，而且眞正治「人」了。

自羅馬統一，普法戰爭發生，法國把保護教皇領地的兵撤回，這塊土地方由人民的意志決定復歸意大利。然從此教皇和意大利便結下了深仇，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二九年歷代的教皇都鎖在深宮，不踐意大利的領土，而意大利的教民也不和意大利

的統治者合作。

到了這位反天主教的摸索里泥掌權後，覺得天主教還可用來裝飾法西，於是重定天主教爲國教，雙方遣使通和，幽禁深宮的教皇於是第一次出來踐意大利的領土。宗教的迷信在意大利的確還可以支配許多人，我們在「聖階」看見無數的男女跪着爬上去，人們到「聖門」的前面都是跪而後入，聖彼得教堂彼得銅像的脚爲那些信士的接吻而消蝕，我們也親見許多男女在那裏跪着親它的脚趾，這些都是在羅馬習見不怪的迷信舉動。

伐狄岡宮要當做一個博物館來看時，的確是一個豐富的博物館。圖書館部分收藏了很多宗教的文獻，各種美麗裝飾的聖經，自然還有不少其他書籍。西克斯徒斯小教堂(Sixtine Chapel)，所藏的藝術名作尤其極輝煌瑰麗之奇觀。這小教堂是教皇西克斯徒斯第四(Sixtus IV)在一四七一年建築的，以後選教皇的盛典都在這裏舉行。天花板上的許多畫多出於米格蘭葛羅之手。在祭壇的高牆上出於但丁神曲的啓示而作的最後的審判(Last Judgment)尤爲偉大，米格蘭葛羅作此畫時，已經六十歲了。

在兩旁窗下的畫都是出於法羅蘭斯的 Botticelli, Ghirlandaio, Rosselli, 及翁布里安宗 (Umbrian School) 的 Perugino, Pinturicchio, Signorelli 諸名家之手。拉斐爾館(The Rooms of Raphael)中，差不多可以說拉斐爾的全部名作都在這裏。聖彼得教堂就正與伐狄岡城爲鄰，也是這獨立國的財產。集無數不世出的藝術名家的作品於四分之一方哩之內，這樣的獨立國實在遠不如一個博物館的名稱來得適當，但博物館的名稱却遠不如獨立國來得滑稽。

別矣羅馬

午飯後，就匆匆地帶着無限惘惘之情離開羅馬，這四天內的匆遽之遊，不但沒有看盡，而且看過的也沒有看清，希望將來再作一次飽遊，以饜此貪遊之慾壑。聖彼得之圓頂，埃及之方尖塔，克匹托嵐之寶藏，搏鬥場，多神堂，卡日卡拉浴場的遺蹟，一切都在眼前浮漾，一切都永遠在記憶中模糊的記憶中。別矣！羅馬。

"My impression of it (Rome) exceeds anything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in

my travels." 「我對於羅馬的印象超越於我在旅行中所經歷的一切，」這是英國詩人雪麗(Shelley)初到羅馬時所感到的。不錯，自民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至於資本主義統治的最後形態——法西，都在這城中表演過，或正在表演、世間很難找第二個這樣的都城。我們可以在這無數的古蹟中溫習全部人類社會形態演進史。我願重覆一遍雪麗的話：

「我對於羅馬的印象超越於我在旅行中所經歷的一切。」

不僅是

"………I love all waste
And solitary places; where we taste
The pleasure of believing what we see
Is boundless, as we wish our souls to be" ——By Shelley

並且在這裏暴露了過去，昭示了將來！

西航五擧

行李擧一

1 箱子:

箱子千萬別帶大的。從中國去歐美留學的人，總愛買一個大鐵箱。以爲這是出洋必不可少之物。他們可以說出很多理由，第一，直的一格可以掛衣服不皺，底下還好放兩雙皮鞋；橫的兩格，可以放襯衫及汗衫褲等等，收拾方便；第二，搬東西下船是從高處丟下來，鐵箱顚撲不破。但是，大箱得用貨車運，過了磅要化很高的運費，一個鐵箱的運費可抵一個人的票價，來回運兩次的錢够另買一口鐵箱了。箱子可以提進月臺的，就可省下這筆運費。所以與其帶大鐵箱，不如多帶幾口中等的皮箱。國貨皮箱又便宜又堅牢耐用。「弗布」的衣箱可帶一個，西服掛在裏面可免摺皺，可省下洗燙衣服的錢。這樣的箱子，五元左右可買一口，

2 舖蓋：

舖蓋千萬不可帶。無論船上旅館以及在外國租房子，舖蓋都預備好了的。每禮拜房主人會把舖蓋洗換一兩次，很乾淨。氈子不妨帶一條，三等車上過夜，可以遮遮夜涼，星期末(Week-end)有時出去野外玩玩，可以舖在地下坐。譬如昨晚艙中如蒸籠，在甲板上睡到半夜，就用得着自己帶的一條毯子了。

3 衣服：

第一，千萬別做禮服。有些喫過一趟海水的人，總愛把外國的生活渲染出誇大的麻煩，似乎藉此可以阻礙別人，自己才好在「物以少爲貴」的原則下謀得居奇的地位似的。就好像禮服一端，許多人曾經勸告我燕尾服在所必帶，至少也得有一件絲領便禮服，不然，外國人的一切公共活動都不能參加。其實簡直沒有必要，要穿禮服的場所，我們就不去好了。在從前，英國郵船的頭等艙非穿禮服不能入食堂進晚餐。旅客就爲了這個麻煩而不願坐英國船。結果，還是禮貌將就旅客，不能爲了堅持禮貌而駛着空船在海洋裏面來往的。

第二，如果你有一套深色的西服，就不必再做衣服。英國的衣服至少比中國便宜兩三倍。法國有特意為做衣服去英國的，做兩套衣服，旅費都賺着了。夏天淡色衣服可以帶一套，船上穿穿。香港過去一天直到 Brindisi 都是香港的六月天氣。到英國就沒有用了，據我的經驗，英國的夏天是不淌汗的。若沒有夏天西服，中國夏布或絲綢長衫都好，不必特為海程做夏天西服。不願穿長衣，就買一件翻領短袖薄襯衫，一條番布短褲也好。敞領，裸半臂，露膝，在甲板睡椅(Deck Chair)上躺着看白雲青天是最寫意的事。三等艙不比頭等艙，穿一件翻領襯衫在晚餐桌上是不會遭遇非難的目光的。

第三，中國羊皮袍頂好帶一件，我就缺少這樣東西。冬天深夜寫稿，當做睡衣穿一定很舒適。單綢長衫能帶一件也好，不但在船上用得着，夏夜在院子裏乘涼很輕快，免得穿厚而笨的西洋褲子。中國鞋子也可帶一雙，緞鞋可作高等睡鞋用。

第四，襯衫最好在中國做，中國人工便宜。做十幾件就夠在外國住兩三年，一回做好了，免得將來時常打算些做衣服之類瑣事。

第五，遮陽小帽可買一頂，在船上甲板上坐時，可以避風，可以遮日。熱帶的太陽在

頭上晒久了會晒壞人的。

4 書籍文具：

第一，書籍不宜多帶，搭火車搬上搬下極費錢。若交行李車，書的運費會比人的運費還貴。必要的書最好裝木箱交轉運公司運去。郵寄却不如自己帶，要是掛號，便太貴；不掛號，郵局失了不負責任。我此次最掛心的一件事就是把些心愛的書都不掛號郵寄出去了。郵局的先生們總以爲書籍是不値錢的廢紙，却不知道那是我們的命根。

第二，船上頂好多帶學語言文字的書，若是你到處留心，又有入門的書籍在手，隨便那一國的話都可學一點。中外的好小說不妨多帶，二三十天的海程需要它們來陪伴。海程完了，怕行李太累贅時，就交給海水去管理好了。

第三，關於導遊的書，中國文的沒有好的可買。Cook's 旅行社有很多這類的書但是太貴了，並且太舊。那裏有些不花錢的傳單，有地圖，有說明，倒是可用。

第四，藍墨水和自來水筆，決不可忘記。中國筆、墨、小硯臺也不妨帶一套，我們從小摩挲的那些中國文具，雖然自己在中國也用得少了，到了異國，時常會思想它們。

5 其他：

船上有醫生，不過小病找醫生不合算，阿司匹靈，瀉鹽之屬不妨帶些。像我們這些少運動的人，船上最易患便閉的毛病。

大頭菜，榨菜之類可帶些，暈船時嚼嚼頗不錯。女人們天天喫洋菜不慣，這更是少不得的東西。

南京的織錦，西湖的機織畫，北京的泥臉譜之類價錢不貴而又小巧易帶的國產品可多少帶些，在國外有些交際時，窮書生不能多買禮物，便可把這類東西將就支銷，在我們雖不費錢，外國人看來却是珍品。但西湖機織品中最好是本地風光的西湖十景之類，聖母最要不得。西方的宗教藝術太多了，這樣的粗製品他們是看不起的，就好像一個學中國畫的外國人畫一幅四不像的中國山水送我們，我們是不會領情的。

總而言之，行李要帶得經濟，輕便，周到，想得到的都寫在上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遊觀舉二

1 旅程上：

意大利郵船經過的口岸是香港——新加坡——檳榔嶼（有時候不經過檳榔嶼）——哥侖坡——孟買——蘇彝士——波賽——布林的西——威尼斯。

沿途兩三天就有一個口岸，只是從孟買到蘇彝士七八天，又要經過熱極的紅海，是最悶人的一段。

從香港五天到新加坡。新加坡像一座花園，到處綠濃香烈，却無特別可遊的地方可指。公園裏坐坐，喝一杯本地的濃咖啡，看棕櫚刺天，猢猻攀樹，和我們溫帶相比，另是一番境界。距新市十七英哩爲柔佛王國境，西式王宮，如摩登富人家，從建築上與陳設上都看不出有另一民族的風氣。爭了先着的白人，已經把他的資本主義下的各型，範鑄了全世界。

第二天就到檳榔嶼，在檳榔嶼可看的有一所公園，一個中國佛廟，一個蛇廟。蛇廟裏有兩百條以上的大大小小的不咬人的蛇，在佛座上，在鐵籠裏到處盤着。此外也沒有什麽特別可看的東西。不過一路的風景眞是好極了。

哥侖坡是錫蘭首都，錫蘭王國的舊都康地，離哥侖坡七十四英哩，還有點佛教的遺蹟可訪。在那裏有一個博物館，搜羅印度的古物非常豐富，很可一看。從檳榔嶼到哥侖坡只三天。

哥侖坡到孟買三天。孟買有火葬處，汽車要取了通行證才能進去看。有暴露屍體給禿尾鷹啄食的天葬場。當然也有公園。在上海看到的紅頭阿三，會覺得印度人都是那樣金剛似的，其實在孟買看見的眞印度人却是最瘦小骯汚得可憐。這些印度人的血都給英帝國主義吸盡了。

從孟買到蘇彝士要整整的七天。蘇彝士不靠岸，只在海中間停一兩小時。蘇彝士運河的風景很不錯，從茫茫接天的海水進到茫茫接天的沙漠的區域，也足以一新眼界。枯燥的一片沙漠襯托着人工培植的鮮綠的草樹，平素與人類不甚親切的植物，到這時候却成了我們的近親了。

次日就可到坡賽(Port Said)。繁華的街市只是一條，五光十色的埃及圖畫在樹窗裏是很醉人的。那裏土人的生活也像孟買的印度人，新加坡的馬來人的生活一樣

的糟糕。這些地獄區必得一看的。那裏的回教堂是遊客們必看的東西。

離坡賽三天就到意大利靴尖的布林的西，次日便到威尼斯。從威尼斯就可買通車票直到巴黎。由巴黎乘火車到加來或勒哈佛爾，再過英吉利海峽，便可到。據說過海峽時常有極大的風浪，但我從未遇過風。

2 旅程下：

假使旅費比較充足，還有幾處可遊。

船過蘇彝士時，有開羅旅行團。這個旅行團完全由 Cook's 旅行社組織。快到蘇彝士時，Cook's 就有一個傳單來徵求參加者，火車、汽車、旅館食宿費通通繳五鎊多錢給 Cook's 包辦。此行可看的東西很多，——開羅城，世界最古建築的金字塔，獅身人首像，以及著名的博物館（禮拜一及例假不開）極宏大莊嚴之觀的回教堂等。上午到蘇彝士，下午就可回到坡賽趕上原船；下午上岸，則次日回船。沙漠中太陽很大風沙很強，頂好戴白色遮陽帽及避風眼鏡。

如果不看威尼斯，可從布林的西上岸乘車到羅馬，看法西祖國；經弗羅蘭斯及米

蘭達世界公園的瑞士，在日內瓦看看資本主義列强的「咖啡館」，然後巡赴巴黎。

3 手續：

乘意郵去英國的護照，至少得有英、法、意三國的簽字，沿途經過各地，都是英國的屬地。護照可以交旅行公司代辦，非常方便，在到達一個口岸的時候，必需將護照帶到頭等音樂室去蓋章，當地有警察來辦理這件事。但有時亦只是奉行故事而已，我們這次到新加坡時，去簽字的時間遲了，警察也走了，正張皇間，茶房對我偷偷的說，你只管去好了，不簽字也無所謂，果然我們並沒有遇見什麼麻煩。

過孟買時手續特別麻煩，在到埠以前，船上會發給你一種驗病證，回船的時候，逐個的要經醫生驗明才準過去，假使上岸時，忘記帶驗病證，回船時可就麻煩，醫生問你牛痘是幾時種的，頂好說幾禮拜或一個月以內，時間久了是不行的。好在他只問問，並不眞驗。

每到一個地方，最好有熟人導遊，省時間省錢。萬一沒有熟人，先把導遊書研究一下，或者多問問人，船上客人每國都有很多對沿途情形很熟悉的，一上岸就叫一個車，

講好車價，巡訪你的預定的目的地。不然，就雇一個導遊的人領着遊一遭。若全無計畫到處撞來撞去花錢很多而毫無所得。

火車通過一個國境的時候，要經過一度檢查。甜品、絲類、茶葉、紙煙、照相機等等都要抽重稅的，法國的檢查員，照例可施賄賂，暗地裏給點小錢，乃至於送點紙煙，就馬虎放過去了。

4 交通：

新加坡、檳榔嶼、哥倫坡都有人力車，哥倫坡以後就沒有了。新加坡的人力車是坐兩個人的。汽車最方便，上岸便可叫。若走近路在一小時以內，最好按照車上的自動價目表給錢。如在一小時以上，可和他們講多少錢一個鐘頭。在金字塔近旁，可雇駱駝騎，自然不是以走路為目的，只是嘗嘗這個異味而已。在威尼斯沒有任何陸上的交通工具，它的大街只是運河，交通工具只是 Gondola 及小汽艇。

5 土產：

旅行的途中，日記是非寫不可，而廉價的土產，也得沿途買一點。一室之中，陳列着

九洲四海的奇物，隨時可以溫壯遊的舊夢。海客談瀛之時，亦可指東劃西，使聽者恍如身歷其境。

南洋如新加坡、檳榔嶼各地有椰子所作之裝飾品可買。海濱許多土人携大螺蚌殼及珊瑚類求售，價極賤，不過開價很高。珊瑚之類東西不可買，腥氣中人欲吐，我們第一次赴歐時買過一簍子，不到威尼斯以前，就交回給海神了。籐手杖上飾象骨，極精美，價不過新加坡銀二元，這是南洋極可珍貴的名產。我離開福州時，僅携一方漆手杖，這上面有許多歷史的痕跡可摩挲，所以新加坡之品我行囊中就只好付之缺如了。

哥倫坡(Colombo)的玳瑁製物頗精廉，抽煙的人在那裏可挑選一個他所愛好的煙盒。有一種紋理細緻的木材所雕成的玩物頗可觀，我在那裏買得一個「小鹿」。康地的佛廟裏有貝葉出售，我們這些書獃也可買一兩頁以殺其好古之癖。

在孟買(Bombay)，我眞不知有什麼可介紹。這個葡萄牙公主的「湯沐邑」完全跟着新嫁娘變了風氣了。我想當它屬葡萄牙的時候，應當還有不少的本地風光，到了現在除了街上的印度人滿口嚼着石灰檳榔，染成血紅的嘴脣，額上畫些古怪的花紋

以外，很難看出印度風。我前次問一個印度人『我們可否在孟買買點印度土產做紀念？』他沉吟了半響：『還是買點金銀寶石的首飾吧！』這些東西，在我們是不需要也沒有許多閒錢來買，也不是印度的特色，只好按下不表。

坡賽(Post Said)有許多埃及的圖案所織成的裝飾品，小的可用鏡框懸掛在壁上，大的可用來做桌布，金字塔獅身人首像前一個牽高大的駱駝的黑人，或者很均稱的圖案中一個音樂之神在傾心彈奏，在你的書室中可以使你陶醉的。女人可以買一個皮包，上面也有古香古色的圖案，我覺得較之摩登的強烈的刺激人的色彩更有沉永的意味。

威尼斯(Venice)的玻璃製造品極精美，你的小敬可在那裏挑一掛合意的項珠。銅製的 Gondola （一種古代詩人美女們在那裏銷魂盪魄的小船）及古劍的模型極有趣，

在巴黎，羅浮宮裏面可以得到許多名人的小銅像，拿破侖墓前，亦有各種拿破侖小銅像出售。鐵塔的小模型也很有趣。到了世界的名都，特殊的地方性，更因為世界文

化的交流而減少了。

起居舉三

我看過一本指南一類的書，特別提出中國人在外洋切不可耍名士派，據說中國人往往因此有辱國家的體面。儒林外史上的某屠夫不敢打擊入女婿，怕閻王會記上賬，而一生殺猪却不怕閻王記賬。願大體的往往不拘小節，因爲他無所愧怍，而大體有虧的人，却偏偏以小節來掩飾自己，塗粉東施益增其醜而已。

頭髮上沒有塗膏，在他們看來是名士派；鞋子沒有一天擦油，在他們看來是名士派；偶爾用手在頭上抓抓癢，或者用牙簽挑牙時，沒有把另一隻手掌遮羞，那簡直丟盡國家的體面，如果一個人要這樣去戒名士癖，那只有把全部時間用在打磨自己的身體動作了。

1 戒律：

闢荒謬之邪說，示起居之正則，作起居章：

一、戒不熄滅「煙頭」上火，怕火燒船也。（這法是特別爲你說的。）
二、戒風夜開窗，怕海水捲入房也。
三、戒三四日不沐浴，汗多不舒服也。
四、戒早睡遲起，黑夜不能聽壯濤，清晨不能觀日出也。
五、戒不交際，放過許多奇人奇事也。

此外再也想不出其他必戒的東西。至於當衆放屁，隨地吐痰之類壞習氣，我們這些人是沒有的。

2 食儀：

喫飯有許多怪儀節，你只是不必管他。用刀子挑菜，用叉子叉麵包喫，只要你覺得方便都可以。有人說，喝茶喝湯若有聲響，大家會以目光制裁，你只當他們是少見多怪，其實在三等艙裏也很少這樣管閒事的人。只是有一樣，你不可妨礙他人，譬如兩個腿平放着不舒服時，只可擱在自己腿上搖搖，千萬別踏在別人坐的椅子上，別擅着別人。

3 衣儀：

除不宜全裸以外，什麼辦法都隨你自己的意，就穿游泳衣外面加睡衣也好在甲板上躺的。領帶可以永遠不用。只有牧師和尼姑才天天套在黑衣裏面低着頭沉默地來回走着。

隨便說了幾樣，等於沒有說，這也是像佛說法一樣，只有破，沒有立，因俗人妄立故。他們以爲隨便一點就是名士，其實不妨礙人的隨便只是正當的便是自然，故意裝模作樣便是臭紳士或市井西崽人之可鄙，莫過於此。

名士本是要不得的東西，因爲他們是故意放浪形骸。不過當今之世，買辦西崽之文化大盛，名士早已不時新，所必須鍼砭者只是假紳士這流東西。

費用擧四

1 換錢:

動身之前，關於費用的第一件事就是換錢。沿途各處的幣制不同，香港銀圓，貴過上海銀圓。新加坡銀圓貴過香港銀圓。大約香港三元，換新加坡兩元。哥侖坡盧比一圓

與香港銀大約同價。孟買盧比，又比哥侖坡貴。意大利用里耳(Lire)，法國用法郎。最好把所有的錢通通換成英鎊，沿途都是英屬地，使用方便。若錢太多，可換 Cook's 旅行社支票。Cook's 在那一個口岸都有，到處可用。並且隨到一處都可在他公司裏換成當地的錢幣。

2 旅費：

搭意大利船從上海到威尼斯票價四十二鎊，從香港去少兩鎊。家庭票可打點折扣。半年內再去買票，拿票根向公司證明可打八折；半年以上一年以內打九折。開羅之遊，約五鎊餘。威尼斯買二等通車票到倫敦約十一鎊。大約六十鎊可到倫敦。至於路上買東西，自然看各人的手法。若坐日本船四等艙，二十七鎊多可以由香港直達倫敦。英國船沒有三等，二等艙從香港直達倫敦約六十四鎊。法國船三等由香港到馬賽三十六鎊。

3 小賬：

小賬本來是役使人的人們想得到被役者的特別服侍的賄賂，久而久之，就幾乎

成了例，而不要小賬，倒是例外了。好像英國 Lyon's 之類不要小賬的飯館是特別爲招徠平民雇客而設的。小賬各人的給法不同，相差可以到幾十倍，但歐洲一般的計算，是按總賬十分之一的數目給。意大利船從上海到威尼斯的三等艙每人大約一鎊左右。在別國的船上，餐室的工人，浴室的工人，艙裏的工人，乃至於擦鞋子的工人，都得分別給。喫最後一餐飯時，把小賬擱在餐布底下，這是專給餐室的。意郵是有一個總收小賬處，你給了小賬，在簿子上寫上數目，簽一個名，一切都完了。

4 倫敦日用：

房租一鎊錢一星期，可住兩人。十四先令一星期的房子一個人很可以住，兩夫婦也免强擠得下。

喫約一天五先令，一個月約七鎊半。自己做飯，有時將就買點麵包生菜喫，五鎊錢左右就很够兩夫婦喫一個月了。

連學費交通費買書費兩人二十鎊一個月是恰好的數目。

自然還有喫苦的方法，住地下室，喫冷水麵包，兩夫婦八鎊十鎊錢一月也可閉門

讀書寫文章。

巴黎和倫敦差不多。柏林房子便宜些，伙食貴些。奧國比利時都比倫敦巴黎便宜，荷蘭瑞士都較貴些。

船上生活舉五

意大利船三等艙生活，也作一個很簡單的敍述，許可爲你們海程之助。

1 喫飯每天七時到九時喫早餐，下午一時午餐，四時半下午茶(Afternoon-tea)，七時半晚餐。意大利的麵最著名，天天有麵喫，離中國口味不遠。也有牛肉飯，在別國很少喫到。早餐前，你想喫早茶(Morning tea)時，先晚招呼茶房，清早就有一杯檸檬茶或牛奶茶幾片餅乾送在你的床前。

2 洗澡，隨時都行。初用海水洗，再開漏斗管用淡水冲。

3 每個房間有兩個到四個舖位。有大衣櫃，我把它當了書箱之職，帶來的二三十本書都陳列在裏面，好隨時順手取看。有寬大的飯廳，有茶室，茶室裏有鋼琴和留聲機。

甲板上椅子，隨便乘客取用，不收費這也是和別國的船不同的地方。

4 游戲有棋，甲板球(Deck tennis)，和游泳池之類設備。游泳池是用番布做的，過香港三天就布置起來。這是船上最有趣的游戲。電影每星期有一次。

5 此外還有醫室，照相館之類的設備。總之，在船上人生必需之現代設備差不多是應有盡有的。

二等和三等的設備相差不遠，只是二等的伙食好些，每餐多有幾色菜供給乘客挑選，其實三等菜也夠多了。頭等票價九十幾鎊。不過艙位在船中間，有波浪時安定些。房間裏面多一張書桌，此外不過多一些超乎必需的奢侈品而已。

書尾當跋

如果有朋友來歐洲的，這「五舉」也許可幫助他。

不過第一，我三次都是坐的意大利船，船上一切的情形，都是就意大利船說。第二，我是住在英國，費用是就英國說。第三這只是為窮人用的，至於有錢的人絕不需要這

些指南一類東西，錢就是指南。「有錢使得鬼推磨，」在這資本主義社會是可更廣大的適用。南洋某華僑曾經一個人把一個船的整個頭等艙包完了，中國不抵抗將軍，船上的小賬給到一百鎊。到這個境界，就語言道斷了。

今於 Conte Rosso 一九三四、二、一四

中0428(全)　23,7.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發行

海外雜筆（全一册）

實價肆圓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王搏今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九一三三）

註冊商標